

01
2026
总第189期

FUJIANHOMETOWN
MAGAZINE
福建乡土



◎ 陈奇摄影作品 ◎

鼓岭雪景



国内统一刊号 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6-074X
RMB5元 HK\$15元





◎ 苏友德

苏友德，民盟盟员，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毕业于福建省工艺美术学校、景德镇陶瓷大学，1993年开始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现任德化县苏清河艺瓷苑（原莹玉艺术陶瓷研究所）艺术总监。他潜心钻研佛像器皿等传统瓷雕创作，秉承瓷圣何朝宗及父亲苏清河的艺术风格。作品《女娲补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金奖；《坐岩大慈观音》《辣椒红浮雕金龙花瓶》《荷口浮雕花瓶》《玉莲狮子香薰》等作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金奖、银奖；《九龙宝石红釉》《节节高多环链香薰》《自在渡海如意观音》分别获得“百花杯”“中艺杯”“华茂杯”作品评比银奖。作品《龙鹿杯 梅花杯》《玉莲龙纹十环香薰炉》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过江弥勒》被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春满人间》被福建省博物院收藏；《坐莲观音》《辣椒红瓶》《浮雕牡丹缠枝花瓶》被福建省工艺美术珍品馆收藏；《坐岩持链珠弥勒》被四川博物院收藏；《坐岩自在观音》被宁波博物馆收藏；《释迦摩尼佛》《坐岩自在观音》等被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收藏。



童子拜观音



坐岩大慈观音



水月观音



送子观音



释迦牟尼佛



玉莲狮子香薰

卷首语

2025年11月10日，“缅怀文教先祖 赓续八闽文脉”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在榕举行。阮弥之是开闽地文教之先河的始祖，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5年）出任晋安（昌国）郡守。阮弥之入闽的1600年，是福建从“蛮荒之地”向“海滨邹鲁”华丽蜕变的1600年，是中原文明与闽越文化及世界先进文化交融共生、绽放异彩的1600年。本次大会旨在缅怀“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历史功绩，推动深入挖掘和弘扬阮弥之等福建先贤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持续助力福建开创文化文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注入更强劲的文化力量。

前期《福建乡土》杂志，我们循着“八闽古道”专辑的辙痕，触摸了山海间商旅往来、文化交融的历史温度。本期，我们将目光落向散落闽山闽水间的古厝民居，从闽中的闪庐到闽西的土楼，从闽南的七星土楼群到闽北的杨源古厝，每一座古厝都如一本摊开的厚重的书，翻页间皆是山海的温柔与闽人的风骨。

张茜的佳作《走过屏风门》描绘的闽清闪庐，是一曲独属于女性的建筑赞歌。这座耗时24年建成的庄寨，因清代女子郑梅英而生，屏风门的金漆祥云、女儿墙的花鸟彩绘、马鞍风火墙的瓦钉工艺，将一位小脚女性的坚韧、巧思与对家的期许，凝练成一砖一瓦的精致。文章以细腻如织的笔触，让百年前的建造者与今日的探访者隔空对话，将建筑细节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赋予古建筑以温热的生命体温与澎湃的情感力量。

江文明的力作《潮起土楼红》，文中被称作“土楼长城”的永定南溪土楼群，是客家精神的具象化表达。它们或圆或方，星罗棋布于青山溪流间，夯土为墙的厚重里，藏着客家先民筚路蓝缕的艰辛，也藏着抵御风雨的智慧。文章从历史过往，写到世遗加冕、乡村振兴后的游人如织，将土楼的蜕变娓娓道来。

林秀艺散文《七星土楼群》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土楼建筑特色，文章用天上的北斗七星做比喻，把坂仔镇林氏家族的七座土楼巧妙地串联起来，还将这些土楼和文学巨匠林语堂的故居联系在一起，让整个土楼群的文化 and 地理背景显得格外深厚。文中还连接着海峡两岸的亲缘关系，承载着不少历史故事，内容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化的凝聚力。

马灵散文《闽北杨源古厝》，通过叙写实地探访古厝的感受，将明末清初时期建造的杨源古厝生动地展现于读者眼前。文中描述了这座三合院式古民居简洁又结实的特点，还把古厝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紧密联系起来——英节庙里古戏台的楹联“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让古厝建筑和文化内涵深度融合，呈现古村落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四地古厝都留下了岁月流逝的痕迹，装着先人的生活智慧和真挚情感。它们的样子各有不同，风格各异，但都在诉说着福建乡村深厚、坚强又多彩的特质。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发展浪潮中，这些古老的厝宅也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主 编：刘丹艳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邮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定价：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 录

卷首语

◎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特辑◎

- 02 深化阮弥之研究 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在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主题发言
/ 阮诗玮
- 05 缅怀文教先祖 赓续八闽文脉
——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侧记

◎八闽古厝◎

- 09 走过屏风门 / 张 茜
- 11 潮起土楼红 / 江文明
- 13 七星土楼群 / 林秀艺
- 16 闽北杨源古厝 / 马 灵

◎山水清韵◎

- 18 枳壳花下 / 如 海
- 20 簪花海 / 谢佳彤
- 22 寻迹白马山 / 李新旺
- 24 花似锦 / 胡嫣嫣

◎海峡茶道◎

- 26 寻香问水的奇妙之旅 / 小 山

◎人物春秋◎

- 29 “公仆”的涵义
——谷文昌精神历久弥新 / 杨际岚
- 32 一灯精舍 / 叶 香

◎乡关忆语◎

- 35 田背村，那抹不散的乡愁 / 刘振春
- 37 古道漫谈 / 林宝华
- 40 海螺、沙滩和月牙湾 / 叶忠惠
- 42 母亲的银戒指 / 肖流金

2026年1期

- 43 老 屋 / 胡映泉
- 45 “七户半村”里的韧性奶奶 / 郭小丽

◎诗苑撷英◎

- 47 细雨中，我走进崇仁
——我为崇仁写首诗（外一首） / 筱 陈
- 47 冷月无声
——肃立吴石将军广场口（外一首） / 吴伟平
- 48 金山公园荷花 / 马 乔
- 48 我有青山 / 三 可
- 48 采茉莉的人 / 卓雨翔
- 49 泉州行吟 / 陈志泽
- 50 阮章宪《方广寺》诗韵中的禅意与崇敬 / 阮学件

◎闽江杂谭◎

- 52 闽刻本《传习录》寻迹 / 张山梁
- 54 追寻海坛古籍刻本：光绪本《胎产集要》 / 王 强
- 57 池王爷原型辨析 / 池津光
- 60 闽北民间歌谣拾遗 / 薛妤欣 邱沛瀚 林 琅

◎文踪纵横◎

- 62 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略谈长篇小说《陈家厝》的人物塑造
/ 徐 可
- 63 多重情感的书写
——评郑泽鸿诗集《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
/ 钱欣宇 任 毅

封面：闽清宏琳厝 / 陈益新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苏友德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陈伟
封底：陈奇摄影作品

深化阮弥之研究 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在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主题发言

● 阮诗玮

今天，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隆重举行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共同缅怀“七闽人师”阮弥之“开八闽文教之先，传华夏文明之光”的历史功绩。本次大会由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作为主办单位，民盟福建省委会、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为协办单位，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为承办单位。大家都为本次会议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刚才各位的发言也是作了深入研究，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内容实、意义深。一会儿，卢美松馆长还将作专题报告，相信将为我们更加深入理解阮弥之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提供思想启迪。在此，我谨向为本次大会付出辛勤努力、付出辛劳汗水和付出智慧学识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不仅唤起了我的回忆，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一是，阮弥之事迹的探究和整理、阮弥之精神的学习和弘扬影响深远，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关于阮弥之这位伟大先贤，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特别是文史领域的各位专家，都比我研究更深入、认识更深刻。纵观福建漫长的文明演进历程，阮弥之的贡献无疑是开创性的，他治闽功绩突出体现在“教化”上，他既“教稼穡”，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闽越土著；又“兴学校”，在乌石山麓开设学堂，传播儒家文化，而这两样正是

当时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急需的。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断言，阮弥之不仅是有史记载的阮氏最早入闽的开基祖，更是福建的“文教始祖”。多年前，我们就有意识地鼓励、组织文史专家们开展阮弥之研究，以期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去年4月19日我们发布了《七闽人师阮弥之》，这本书是包括卢美松馆长在内的多位文史大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内容的可读性，更有文化的感染力和历史的穿透力。这本书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位先贤，大家读后都谈到，他的文治和武功为之后数千年福建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的光辉事迹穿越千年历史烟云，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福建文教始祖”这一清晰的历史定位，正是我们今后开展阮弥之研究、构建“阮弥之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点。我想，他的事迹值得我们当代福建人去深入探究、系统整理，他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去用心学习、大力弘扬，让我们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开展更加深入、更高质量的阮弥之研究，为“福文化”“闽学文化”的历史长廊增添更多浓墨重彩，为助力福建延续八闽文脉、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二是，忠惠阮公祠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义重大，需要我们同心携手、通力协作。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忠惠阮公祠这座始建于乌石山、后迁于晋安前屿村的古老祠堂，是历代帝王肯定阮弥之功绩、享受春秋二

祭的历史见证，也是后世感念阮弥之德政、传承其文明教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我本人数次前往阮公祠参观调研，当时觉得欣慰的是，阮公祠被评为晋安区级文保单位后，有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保护工作开展，主要的文物、典籍基本保存完好。然而也有担忧，由于建筑年久失修、保护力量不足，忠惠阮公祠一度面临危机。为此，我先后三次组织民盟省委会政研室及有关领域专家前往阮公祠调研，同时组织撰写了两篇信息和一篇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忠惠阮公祠列入省级文保单位，加紧修缮、恢复祠堂及周边的历史风貌，并将其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这些提案和建议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批示肯定，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得以有效推进。如今，忠惠阮公祠已成功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主体建筑得到妥善修缮，周边环境也显著改善，其庄严典雅的历史风貌得以重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等也在有序推进中，阮弥之相关文物古迹的保护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都是各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大家还要继续深入探索，一方面，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不断延续；另一方面，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发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让阮弥之文化逐渐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众“隐学”，向着大众“显学”的方向发展。

三是，推动价值丰富的姓氏源流研究，需要我们深耕发掘、守正创新。姓氏源流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传承弘扬各个姓氏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中，就阐述阮弥之等阮氏名人的事迹和精神，萃取尊祖、睦族、守业、修生等优良家风家训，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天下一家”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韧性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些为传承姓氏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思路。特别是今后我们要探索推动海峡两岸共同开展

阮弥之等名人志士研究，持续深化闽台族谱对接和姓氏源流合作研究，相信这些工作将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助上一臂之力。

“缅怀文教先祖，赓续八闽文脉。”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缅怀先贤，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来者。站在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的历史节点，面对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我提三点建议，与大家共勉：

一是保护为本，活化利用，推动阮弥之相关史迹焕发新生、永续传承。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指示精神，持续推动阮弥之相关古迹，特别是忠惠阮公祠、乌石山办学旧址等核心遗址的保护开发工作。一方面，要加强与省市文保部门的沟通协作，探索将忠惠阮公祠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的可行路径，推动“十五五”期间阮公祠的保护层级与管理水平更上层楼。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通过融入现代文旅产业、打造青少年教育基地、营造特色社区文化空间等多种方式，让这些沉睡的历史遗迹真正“活”起来，成为连接古今、服务当代、教育后人的生动载体，焕发出新时代的新活力。

二是内聚众智，外引活水，推动阮弥之相关研究提质扩面、再上台阶。学术研究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阮弥之相关领域研究，夯实“阮弥之学”的学理基础。一方面，要聚集众智，充分调动包括炎黄文化研究会、民盟省委会、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等现有专家资源，共同推进下一部“阮弥之学”重点出版物——《阮弥之与闽文化研究》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力争使其成为继《七闽人师阮弥之》之后的又一文史力作。另一方面，要“引活水”，探索与福大、师大等省内高校及省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合作，让更多专家、“大师”参与进来，为“阮弥之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同时积极拓展传播渠道，在主



学”。阮弥之是八闽文教的始祖，也是“前闽学”的关键奠基人，理应在闽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今天我们开展阮弥之研究，要有“大闽学”的文化视野。一方面，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更翔实的论证，让阮弥之这个文化符号更加可知、可感，把他在“大闽学”中的应有地位体现出来、重要作用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要以阮弥之研究为牵引，更好地梳理福建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杰出人物和重要思想，充实完善以前闽学、闽学、后闽学、新闽学（现代闽学）为主线的“大闽学”研究框架，推动福建成为打造引领东南、辐射全国、对话世界的“福文化”思想高地，打造具有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区域标杆。

“述往事，思来者。”阮弥之入闽的1600年，是福建从“蛮荒之地”向“海滨邹鲁”华丽蜕变的1600年，是中原文明与闽越文化及世界先进文化交融共生、绽放异彩的1600年。纪念阮弥之功绩，我们深感光荣；传承福建文脉，我们责任重大。让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和弘扬阮弥之等福建先贤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持续助力福建开创文化文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注入更强劲的文化力量！

流媒体和网络平台上讲好阮弥之故事，并在促进海峡两岸及“一带一路”交流方面找到运用“阮弥之”文化的着力点，推动这位“文教始祖”走出小圈子，走进主流学界和大众视野。

三是立足福建，放眼世界，推动闽学研究系统深化、再攀高峰。福建文化枝繁叶茂，但主干十分清晰，就是闽学。从历史的眼光、全局的视角来看，完整的闽学体系不仅包含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的“朱子学”，还包含朱子之前数千年无数八闽先贤共同筑就的“前闽学”，以及朱子之后林则徐、严复等一大批闽籍文化名人共同缔造的“后闽



缅怀文教先祖 赓续八闽文脉

——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侧记

2025年11月10日，“缅怀文教先祖 赓续八闽文脉”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在榕举行。阮弥之是开闽地文教之先河的始祖，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5年）出任晋安（昌国）郡守，至今1600周年。本次大会旨在缅怀“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历史功绩，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文史领域专家学者、相关单位负责人等60余人。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

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阮诗玮出席并作主题发言，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作专题学术报告，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文化研究院院长马照南主持大会。部分领导致辞与代表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刘丹艳发言表示，民盟福建省委会与福建文教始祖、七闽人师阮弥之结缘可以追溯

到2011年。是年，民盟福建省委主办的《福建乡土》刊登了《“七闽人师”与忠惠阮公祠》一文，开启了民盟参与研究阮弥之文化、开展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2020年，在阮诗玮主委的带领下，民盟机关干部先后三次前往忠惠阮公祠调研座谈，并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撰写上报信息《应全面加强福建文教始祖阮弥之祠堂——忠惠阮公祠的保护开发力度》。该信息首次提出了阮弥之“福建文教始祖”的历史地位，并全面反映了当时忠惠阮公祠文保等级太低、人财物力捉襟见肘，保护力度不足、部分文物已遭损毁，有关部门认知不足、保护开发推进困难等现实问题。

该信息很快得到了时任福州市委主要领导的批示，并由市文物局、名城委、资源规划局等多个部门协同，推动信息中提出的，关于提高文物保护单位等级、加强抢救修缮、打造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等主要建议的办理落实。由此，忠惠阮公祠的保护开发开启了新纪元、驶入了快车道。

2022年至2024年，阮诗玮主委又多次组织省、市民盟机关及相关专家学者前往忠惠阮公祠调研，并针对保护开发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撰写社情民意信息2篇、提案1篇，均得到了省领导批示和福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保护开发各项具体工作有序开展、有效落地，助力忠惠阮公祠最终恢复庄严典雅的历史风貌。

此外，民盟省委还积极支持《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协助完成序言等篇目。2024年4月19日举办新书发布座谈会时，阮诗玮主委还带领民盟福建省委会副主委、福州市委会主委林群慧及民盟省委政研室多位同事参加，林群慧副主委代表民盟发言。

今年是“七闽人师”阮弥之入闽1600年，也是福建民盟与这位先贤结缘的第15年。作为以文化为主界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们非

常荣幸能在保护开发阮弥之相关历史文化遗产、推动阮弥之研究等方面尽一份心、出一份力。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将继续在阮诗玮主委的带领下，发挥民盟文化主界别的智力优势、资源优势，围绕阮弥之相关文物古迹的活化利用、阮弥之文化的学术研究 with 大众传播，以及福建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闽学新体系构建等，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努力在文史领域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更多担当和作为。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会长阮孝木在致辞中表示，1600年前，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弥之公自江左奉旨南渡，出任昌国郡（今福州）太守。彼时的闽地，尚处“七闽荒服、俗未知学”的蛮荒阶段，弥之公怀揣“兴邦利民”的初心，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在闽越大地，不仅为有史记载阮氏南迁入闽的奠基人，更在福建文明开发史上留下了不朽印记，是公认的“闽中文教之始祖”。

在闽期间，弥之公以行动诠释担当，用惠政书写传奇：其一，兴学教化，开闽地文明先河。见闽人“不知学、不守礼”，他于乌石山麓择地兴办学堂，邀江左名士授课，让琅琅书声首次响彻闽地。经其教化，闽地从“俗未知学”变为“家有诗书，市无斗器”的开化之地。其二，劝农耕作，奠民生富足之基。面对“刀耕火种”的落后现状，他亲自教民稼穡、垦荒造田，使荒芜之地变为阡陌良田，成为福建有史记载“首劝民农”之人，让百姓得以温饱。其三，绥靖安邦，护闽疆长久太平。针对“洞夷海寇为虐”的乱象，他先以方略平定动乱，后以“文德化人”化解各族积怨，招安岛民、化育夷越，为闽地换来长久安宁。最终，弥之公因同情社稷大臣枉杀、忧国忧民而积劳成疾，于元嘉十三年（436年）逝于任上。百姓痛哭相送，朝廷追赠“资政大夫”、赐谥“忠惠”，更钦赐春秋二季官

祭，使他成为福建历史上仅有的三位配享官祭者之一。这份殊荣，是对他一生“为民而官、为义而治”的最高褒奖。

“七闽人师”“闽甌师表”弥之公的精神，不仅是阮氏家族的“传家宝”，更是福建文化的重要符号。1600年来，阮氏后人秉承他“耕读传家、忠孝节义”的家风，各朝官爵辈出，至近代涌现阮山、阮英平、阮朝兴等抗日英烈，再到如今各领域人才济济，始终以家国情怀融入福建发展。而阮氏后裔也从福州开枝散叶，迁居台湾及海外，成为连接两岸与中外的血脉纽带。

纪念弥之公，旨在缅怀先祖功绩，更在传承精神、启迪未来。让我们以弥之公为榜样，传承他的教育情怀，深化阮氏文化与闽文化关联研究；延续他的务实精神，在各自领域建功立业；学习他的包容智慧，加强海内外阮氏宗亲联谊；践行他的担当意识，引导年轻一代将家族发展与国家复兴紧密结合，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俞杰发言表示，关于阮弥之的行状，据南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迹郡邑，小离人迹即虎豹猿猱之墟。”可见当年南朝陈朝期间，福州地区开发之迟。接着，《三山志》又载，因阮弥之的教化，使闽地从“俗未知学”做到“家有诗书，市无斗器”，开启了闽中的文明教化，闽中读书之风由此兴起，其所开创的文教传统，影响全闽且流传千年，至宋代，福建士子力学应考，中进士者居全国之冠。追根溯源，阮弥之作为闽中文教始祖，开“全闽之文章”居功至伟。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约1600年之前，阮弥之任昌国太守，教稼穡，兴学校，平洞夷海寇。阮弥之除了恪尽职守做好本职管理实务，还注重招安占据福建沿海岛屿之上的边民与疍民。据《福建省志·渔业志》记载：福建的疍民主要

分布在闽江下游，闽东沿海，漳州九龙江出海口附近。他们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船为家，生活条件恶劣，收入低微，生存极为艰辛，且因游离于江河、海边、岛屿，难以融入社会，饱受歧视。阮弥之入闽之后，非但没有歧视他们，还花费很大精力安抚以疍民为主的岛民，努力促使他们转变生活方式，走向安定祥和。

再看《福建通志》总卷二十一《福建风俗志》卷一福州府的记载：“晋永嘉中，衣冠多趋闽。自是畏乱，无复仕者。唐神龙中，州人薛令之始登上第。产惧薄以勤羨，用喜嗇以实华。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君子外鲁内文，小人谨事畏法，民以鱼盐为生。”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晋永嘉中，中原士族大量入闽，使得被称为“南蛮”的福建民风教化丕变。出身中原士族的阮弥之，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入闽后劝农兴学，教化百姓，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现存史籍中，关于阮弥之的资料十分匮乏，仅在《乌石山志》《闽县乡土志》《三山志》中略有记载，而《福建通志》名宦传中也是引用《三山志》和《道光旧志》。然而《三山志》为福建晋江人、状元出身的南宋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所修，该志采摭丰富，体例详备，精简古雅，文笔通畅，记述浑厚明白。此书资料丰富翔实，是研究福州古代历史的极重要文献。有鉴于此，《三山志》中对阮弥之的评价可谓客观准确、实至名归。

福建阮弥之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底蕴，阮弥之是福建省推广文化教育而被载入史册的第一人，堪称“文教始祖”，其辞世后，谥号忠惠，“郡人建祠祀之”，朝廷还定春秋二季官祭，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新时代打造“七闽人师”“闽甌师表”文化品牌，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的具体体现。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当以这次纪念大会为契机，今后加

大力度挖掘拓展、钩沉考证阮弥之文化，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为八闽历史文化宝库增光添彩。

福州市政协副主席林澄发言表示，作为阮弥之文教实践的核心区域，福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脉。1600年前，阮弥之以八闽文教拓荒者的姿态自中原入闽，播撒文明火种、广兴教化之举，为福建从“蛮荒之地”迈向“海滨邹鲁”筑牢了根基。正是在这份文脉滋养下，福州始终传承先生开创的文教传统，既孕育了“六子科甲”“五子登科”等科举佳话，更涌现出严复、林觉民、林徽因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和爱国志士，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名城、有福之州”。本次纪念大会的召开，既是对先贤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八闽文脉的赓续传承，对于凝聚文化共识、激发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福州市政协和文史委始终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职责，在深入挖掘福州历史文化资源、讲好福州故事的实践中，加强对阮弥之文化的研究，聚焦其崇文拓荒的精神内核，着力阐释其对当代教育的现实意义，让历史先贤的智慧照亮新时代前行之路。

文化传承离不开多方协作，凝聚合力方能行稳致远。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的联动协作，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汇聚各界智慧，让阮弥之的精神在协同合作中焕发新活力。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界人士继续携手，拓宽传承路径、创新传播方式，让阮弥之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以更强合力谱写文化传承发展新篇章，为建设文化强省、打造有福之州贡献政协力量！

福州市晋安区政协主席张忠健发言表示，晋安区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阮公祠所在地，今天有幸受邀参加阮弥之入闽1600周年纪念大会，共同缅怀这位

开启八闽文教先河的先贤宗师，传承弘扬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意义深远而厚重。

回望千年，阮弥之入闽，这是一场播撒文明火种、开启闽地教化的伟大壮举。一千六百年前，阮弥之奉政入闽后，面对蛮荒动乱、缺少文明教化的现实，他以超凡的远见卓识与矢志不渝的担当精神披荆斩棘。一方面，他“教稼穡”抓物质生产，教导闽越土著使用先进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他“兴学校”抓精神文明建设，开设学堂传播礼乐、教化万民，亲手点燃了福建文教的第一簇星火，为我们留下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经世致用”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份文脉基因，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在闽山闽水间生生不息、熠熠生辉，成为润泽晋安、滋养后人的文化根脉与精神源泉。

晋安区，自古便是闽地文化传承的重镇，与阮弥之所倡导的文教精神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辖区内遗存的古书院遗址、摩崖石刻、名人故居，每一处都镌刻着文脉传承的印记，让先贤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近年来，晋安区政协坚守“文化兴区”的初心使命，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课题，本人致力于“福”文化传播，多次参加给各界人士写福送福释福活动，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古厝保护、非遗传承、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两岸文化交流等建言献策，积极助力区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相关工作在省委政协工作会上作典型交流发言。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阮弥之先贤用一生践行了“以文化人、以教兴邦”的初心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贤、追忆历史，更要传承精神、续写新篇。让我们以此次纪念大会为契机，以更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让千年文脉在晋安大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走过屏风门

文 / 张 茜

200年了，郑梅英迈着一双小脚，亮堂堂地走过了屏风门。

屏风门是闽清闪庐的第三重门，平日里总关着，两扇门对合就是正院面向大门的一道屏风，发挥着类似照壁的作用，但比照壁精致得多，又处在不漏风雨的门楼里。大红漆底，上面飘飞金色祥云，三朵五朵一团，披着闪闪金箔衣，寓意风调雨顺，家和事兴，书声琅琅……以及当家女主人的满心向往和追求。

闪庐是女主人郑梅英的毕生杰作，建造这个作品，她花了整整24年功夫——从一头青发、裙衫飘飘，到满头霜白、形体丰腴。可即使她再能干，治家业绩再突出，也还是裹着小脚的清代女人，进出山寨不得走大门，只能走边门。边门，寨子左右两侧对称而设，相连横穿寨子，形成一条笔直走

廊，这无疑显示着隐忍和内在的霸气，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也许郑梅英那时走边门是心甘情愿的，但我在她建成闪庐两个世纪后的某一天，踩着一双健康大脚，来到她家，也就是她的山寨，顷刻间，就被她的坚韧、执着和满腹才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久久才道出一句：这是我数十年来，所见过的，最精致的，最注重细节和品质的——古民居。重要的是，这座古民居迄今还健康地“活着”，后人秩序井然地生活在里边。神奇的是，这座古民居的厅堂、神龛、刻在厅堂八个木柱上的楹联，以及正面主墙上高悬的郑梅英荣誉匾额，仍是百年前的样子。显赫的荣誉匾额，是清朝末年类似现在省教育厅厅长的官员，在郑梅英80岁寿辰时，亲笔签名授予的，内容是节孝。郑梅英似乎营造了一个小小的母系社会，铸就了闪庐之魂。



时光这个法老，似乎也被郑梅英惊讶得忘记了抬步。

郑梅英缜密、严苛的心思，竟然战胜了时间。200年，闪庐有如它的名字——一闪而过，这宛若一句预言。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仿佛郑梅英昨天还在这个家忙碌着。那个下午至晚上，我想象郑梅英太多，想她的面容，想她是否受过教育，想她怎能懂得深奥的建筑、艺术和相关材料的运用等等。因为想得太多，夜里从不做梦的我，梦见一个老太太，很老了，躺在床铺上，我坐在床边看书，起来要走时，老太太从床上一跃而起，扯住我的衣襟要跟着一起走，将我惊吓醒来，额上沁出一层冷汗。但没几天，我又独自驾车去了一趟闪庐，我需要再熟悉郑梅英和她的家，她的家除了叫闪庐，还叫冬畴寨。

郑梅英建庄寨取名叫闪庐，是因她丈夫名叫黄国闪，闪庐又叫冬畴寨，是因她长子名叫黄冬畴。其实，郑梅英主持建造闪庐时，丈夫已过世，或许是思念，或许按理应该那样叫罢，儿子名字自不用说。呕心沥血蚂蚁垒窝般建房24年的郑梅英，在这幢宅子里似乎毫无名分，但实质上，只要您走进闪庐，只要您往高阔而有着精致细节的厅堂里一坐，便背倚楠木供桌，透雕三国故事，人物景致纤毫毕现。供桌后面的高高神龛，仿造了一个袖珍的布达拉宫神龛，藏式镶玻璃龛门，实现了郑梅英的愿望，高效保护了可容两人的神龛里的珍贵壁画——金碧辉煌。我们头顶的木质拱形穹隆上，花鸟鱼虫，线雕、浮雕、镂雕……繁荣而华丽，厅口廊檐下，左右两根木柱高处，各自站着一个正发力的侏儒大力士，脚踩莲花，壮实无比，表情轻松地托举着粗壮的檩条，给人足够的安适与力量。放开视线去庭院，左右两大排侧屋均为书房，这声势浩大的书房的确如愿培养出了国子监太学生。书房与厅堂屋檐连接处称作女儿墙，这是厅堂视线最聚焦的要点。郑梅英在这方寸之地做足了功夫，可谓将一个

女人的心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女儿墙压在厅堂屋檐下，立在书房屋檐上，小小不足一平方米的墙面，对着厅堂，彩绘出一幅花鸟美图：华贵的牡丹，内敛的海棠，祥瑞的仙鹤，灵气的鹭鸶，小花园般烘托着——墙侧面及顶上的小品——一条肥硕弯腰载重鲤鱼。鲤鱼口吐祥云，缠绕一方湖水，缭绕向上，托举出一座楼阁，地基、层楼、顶尖，工艺直逼真楼，材料使用绝伦。湖蓝色温度计般的水银柱子，依然崭新靓丽，景泰蓝楼基，同样鲜艳如初。我细细品味这处天外天般的小景，仿佛听见，郑梅英轻轻呼出一口长气，再将心思抛向门楼的屋脊。她的屋脊没有飞向天际的弧线，只有暖暖的，贤淑的，婴孩饰物绣片般的彩色砖雕，雕线、色彩、图案极好。那是精美的孩子围嘴上的莲花瓣儿，是孩子虎头鞋上虎头帽上的虎面儿。在这充满浓厚母爱的屋面之下，是一百多间的房子，数进数环，一楼居住，二楼仓房。闪庐拥有数百亩良田，年收几千担稻谷呢。

门楼上的“绣片儿”，遥对着厅堂屋脊上的“百年大计”——郑梅英的马鞍风火墙，有着外装修，加固了一层芦苇席图案般的方形瓦片，每片瓦的中心都牢牢地钉着一颗粗瓦钉，这是罕见的一种工艺，这种工艺实现了郑梅英千秋万代的宏伟愿景。的确至今完好无损。

坐在闪庐里，犹如置身一座园林中，开满幸福花，结满幸福果，还有童声咿呀，书卷飘香……

站在闪庐外，整座庄寨形如一只巨大水果盆。四面墙壁拦腰内收，下半部砌石，上半部夯土。屋檐下来雨水，怎奈严丝合缝的砌石？两道卵石排水沟环绕庄寨，一大一小，内里连接，小雨大水，迅速排走，汇向滔滔向前的梅溪。

闪庐，闪耀着尽善尽美的大国工匠精神。

可它的建造者郑梅英，只是清代的一个船老板女儿，粗识文字，善做生意。丈夫黄国闪是她爹的工人，年龄大她20多岁，梅英为填房。

潮起土楼红

文 / 江文明

在永定，古朴壮观的土楼随处可见。

站在南溪观景台上，目力所及无不是土楼，准确地说，有村庄的地方就有土楼，土楼星罗棋布。高大雄伟的土楼与蓝天白云、巍巍青山、村道石桥、红桃绿柳及潺潺溪水组成了一幅生动的水墨丹青，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南溪多山，以丘陵为主，地形狭长，左有笔架山、九十九岵，右有仙洞奇峰，遥相呼应。一条十多米宽的溪流穿村而过，把实佳、南江、吴银、南中、新南和洋多六个行政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实佳凹口自然村到湖坑集镇长约10公里，土楼众多，有方形、圆形、畚箕形、D字形、八角形和水缸盖形，形态多样，不一而足。由于地窄且长，土楼数量多、规模大，南溪土楼群被誉为“土楼长城”。

俯瞰空中，南溪就像一个张开大嘴的巨蚌。土楼的一砖一瓦都刻着客家先民四处奔波、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辛、智慧与毅力。

在漫长岁月的风雨洗礼中，客家先民渐渐熟悉当地的情况，并且站稳脚跟。于是，寻找合适的处所，就地取材，砍来山上的竹木，在山麓的南面，或者是在溪流两岸，用遍地都是的石头、泥土和加工好的木材、竹片夯筑楼房。楼房的基础、门框都用石料，墙体用白砂泥或红泥土，梁柱就用木头。不管是方形、圆形，还是其他形状的土楼，屋檐基

本是架梁式结构，以歇山顶为主，全盖瓦片，瓦面用三道青砖压住。窗户大多内宽外窄，配有一个木门，既能保护小孩安全，又可有效抵挡寒风。

南溪土楼的风似乎最多情，她把自己来的消息最先告知炊烟，炊烟扭扭捏捏，似乎有些羞涩；小草和花见了，赶紧热情招呼致意；杨柳却风情万种，扭动腰肢。唯独小溪是风过从甚密的好友，一路追随，不离不弃。

走近土楼，大门以青石条为框，石条上镌刻着许多对联，如“振兴有庆瞻轮奂，福履同绥颂炽昌”“积德多蕃衍，藏书发古香”；木门厚重，多钉上铜铁皮。据老人说，当年“红毛”（太平天国一支残余队伍）路过南溪时火烧土楼，幸好大门有铜皮护住，楼里的人通过在二楼暗设的水槽把一桶桶井水淋下去，很快浇灭了火，让“红毛”无计可施；革命战争时期，地下党或者红军游击队在土楼里，反动民团枪击火攻，也徒劳无功，最后不得不悻悻撤走。

白云山高，南溪水长。大楼里，泥墙上挂着蓑衣、斗笠、犁耙，地上放着锄头、畚箕、担钩、镰刀和桶，伤痕累累的农具坐在时光深处，细嚼慢咽自己的前尘往事。春天到了，农人放下犁耙，用水仔细擦洗，从上至下，从里往外，左右贯穿，顿时，铁的锋芒毕现。农人与犁耙深情对视，浑浊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光。

曾经，土楼代表着闭塞、贫穷、落后，还有土里土气。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霜雨雪侵蚀后，它显得无比沧桑，风化、脱落、倒塌，无不透露着现实的困窘与无奈。原本烟火气十足的土楼就像尘世一朵寂寞的花。

然而，2008年7月，以永定客家土楼为主的福建土楼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古朴的土楼如凤凰涅槃般重生，受到海内外游客的追捧，每天游人如织。行走千百年的土楼，从一个尘芥中的词变成了诗词歌赋里的景致。

好几年前，著名学者余秋雨来到永定观看客家土楼，面对姿态万千、神奇迷人的建筑杰作，他情不自禁地慨叹：客家人聚族而居，土楼建筑独特，内涵丰富，它是一本书，一本厚重的书；土楼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感叹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土楼的奇特和奥秘，令人产生无穷遐想。

光影流连，潮起潮涌。南江村率先在南溪片发起美丽乡村建设，不久，农民公园、河堤、观景台、风景桥、村口牌楼等相继建成，又整治村道、溪河，拆危房建洋楼，兴建敬老院、立起景观塔灯，清洁卫生，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南江村容村貌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人口近万的南溪，将六个行政村联合起来，以地缘、人缘、产业为连接点，联合打造“十里长廊”旅游景区，建堤坝，植花草，连接村庄步道，实施夜景工程和十里景观绿道，打造农家书屋，在土楼墙壁描上立体彩绘：书塾、孝感图、红柿挂枝、桃李迎春、鹅鸭戏水、渔夫撑篙、农耕丰收、红色“小延安”……各种生活图景应有尽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美不胜收。村民犹如生活在画图中，赏心悦目。此外，还建起停车场、亭台、休闲长廊、文化广场；引入外来资金，打造土楼漂流、奇趣乐园探险、特色民宿，搭建烧烤摊。与此同时，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做餐饮兼住宿；有的在销售土特产，如柿子、芥菜干、萝卜干、芋荷干、土蜂蜜、白包烟等。于是，养殖、种植和电商等行业应运而生。为了扩大影响，村里举办了柿子采摘活动，政府有关部门还多次在此举行马拉松邀请赛。南溪片区渐渐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道，“土楼长城”也蜚声遐迩。作为“十里长廊”中心村的南江，利用自己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游和其他产业，成为了旅游网红村，慕名而来的外地游人纷纷前来打卡。

黄金坝，是土楼长城村落最美的地方，“一江

烟水照晴岚”，古木挺拔，虬龙攀援，怪石兀立，曲径通幽。游人一般无法抵御她的诱惑。看她的水，清澈、宁静、柔美，像一位娇羞的处子，镜面宽阔，天光倒影，偶尔风过，涟漪立起。溪中有一高处，立着一座圣母宫，香火旺盛；旁边大石之间，耸立着一棵棵参天大树，多为松树，树冠巨大，投下无数的阴凉。在周末，常见到从城里或附近乡镇驾车前来休闲的一家大小。此刻，面对山水画卷，松涛声是甜的，风是甜的，石跳是甜的，网红桥是甜的，就连溪水的每一道皱纹也是甜的。

月上东山后，一条条灯带流光溢彩。溪流两岸的霓虹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把经训楼、振阳楼和天一楼等几座高大的土楼映衬得更加雄壮、神秘；在树枝和叶子间，飘浮着青绿色的雾气，与栈道五颜六色的光影相映成趣，似给四周披上了一层奇幻的面纱。

夜色如水，蟋蟀歌唱。“哗哗”流淌的溪水，虽无浩淼烟波，却有一缕缕缥缈的仙气。更妙的是，土楼、树木、溪流、黑黢黢的远山和浩瀚的苍穹，与光怪陆离的灯火交织，显得一片迷离，朦胧，人在其中，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沉醉不知归路”。假若有二三好友，携一壶老酒、一碟花生米，在黄金坝平静的水面上“冯虚御风”，“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一边欣赏“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美景，一边吟啸金风玉露般的相逢，不知何其爽也。

南溪土楼长城的美，在山，在水，在土楼。她是梦和诗一般的存在，常常让住在城里的游子坐在一棵树下想念，想念昔日绿油油的故事，想念炊烟、犁耙、蓑衣、小溪、石拱桥、老黄狗，以及镰刀歌唱的岁月。

有人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倘若诸君有意，不管何时，我愿和你共赴南溪，在“溪鸟山花共我闲”中，与明月相伴，一起枕土楼入梦。



天上北斗七星也称“智慧之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形状像一个古代的舀酒斗，闪烁于天空的北半球，因此得名。据传，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壶山林氏一族，历经七百余年岁月，其子孙繁衍遍布海内外已达数万之众。据考，壶山林氏家族在明清时期分为“圆、直、文、北、烈”等五大房系后，每个房系的族人均以“耕读商”传家，有的读书学有所成，有的勤劳致富，有的生意兴家。功成名就的人们，不忘故里，纷纷在自己的家乡兴建起一座座可抵御外敌又可荫庇族人的壮美土楼，也就是保存至今的七星土楼群，它们分别是“五美楼、薰南楼、环溪楼、庆阳楼、宾阳楼、后厝楼、黄乾楼”。

巧合的是，1880年，24岁的牧师林至诚从漳州芗城五里沙来到坂仔传教，并就此定居下来，前后历时43年。1895年10月10日，牧师林至诚的第七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林语堂。现在的林语堂故居，从高空俯视，刚好处于七星土楼群的最上端，与七星土楼形成一个天然的北斗图形。

纵观七星土楼，现存年代最为久远的是五美

楼，位于七星土楼群天枢星的位置，兴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楼的圆公是个饱读诗书的有识之士，勤俭持家又经商多年，出于对子孙后代诗礼传家的期望，取孔子《论语》中的尊五美之意，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高风亮节，故取楼名为“五美楼”。其后五美楼可谓人才迭出，其中有荣获乾隆皇帝赠六品军功职衔的十七世簪公。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簪公携带弟锥公渡台谋生，勤奋拼搏，立业传家，枝繁叶茂，繁衍子孙后代近万人。林簪公后裔代代谨记祖先“根在平和”的家训，在两岸恢复三通后，1991年5月12日，簪公的六世裔孙林宝树宗长携台湾宗亲一行25人，首回坂仔镇寻根谒祖，开创两岸铜壶林氏交流先河，之后一直保持两岸宗亲往来。而五美楼铜壶林氏宗亲在2016年5月应邀前往台湾参加台中壶山祖祠举行的创祠100周年暨渡台祖簪公渡台270周年纪念活动时，获该学校1996年刊印的《树德创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书，意外发现刊内载有《林语堂博士专题演讲——谈孔子学说》一文。文中记载有林语堂在该学校演讲孔子

学说、阳明心学时提及台湾铜壶林氏与坂仔铜壶林氏本为一家渊源历史的文字。

据考，建筑规模最大的土楼是环溪楼，位于七星土楼群摇光星的位置，兴建于嘉庆丁丑年，即公元1817年，距今207年历史，为铜壶林氏十四祖乾隆四十年进士林世文其子林宽和、林宗慧联袂兴建而成。楼址选择据说是在风水大师指点的铜溪“三潭印月”宝穴处，土楼临溪而建，故取名环溪楼。这座楼顶投影占地面积达3300平方米，共计有113个房间，规模宏大壮观。其圆形拱门由整块花岗岩石砌成，尽显端庄大气的气派，一米多长的岩石横匾刻写“环溪楼”三个行楷大字，门两边两块大条青石板上镌刻楼联：“南山佳气护长垣规模豫大，北斗祥光辉画栋景象昭明”，行笔苍劲有力，文辞精美，对仗工整，落款为林世文的同科举人曾文粹拜题。而且土楼内部的石雕、木刻、楼台、窗花非常精致，尤其是木门上的石臼、门簪，暗藏八宝图案，十分罕见。整座土楼设施齐备，楼门顶部设有防火水槽，门边设还开凿了抵御外敌的射击孔，大门两侧三层，外墙又各有一个外挂銃棚，远可观察敌情，近可防守射击，外围又有裙楼围拱，内似八卦格局，裙楼与主楼之间均设有联系通道，联系通道入口两端还设有石制栏栅，形成左右双拱，俨然形成两道屏障，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土楼建筑工艺最为精致讲究的当数薰南楼，它位于七星土楼群天权星的位置，2006年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土楼兴建时间为乾隆十七年，完成于乾隆乙未年，距今有249年历史，整座楼面积约3000平方米，原有三层，现仅存两层，属于单元式圆形土楼，内外两环，共12个伞型单元。薰南楼的楼门是由清一色青麻子石精雕细琢而成，楼门华丽气派，楼门上刻写的“薰南楼”和楼联“嶂列屏开石扉祥云依卦极，风和日暖天炉宝气焕南山”，由乾隆十六年进士何子祥所题写。进入楼门，天井设置及中门屏风十分讲究，单元面阔三

间，由前后两进、两厢廊组成四合院。进入楼内可见明台、天井、庭院铺满打磨精致的石板条，不仅呈现巧妙的八卦图形，而且排水沟渠的设计先进合理，各处细节打造精巧。屋檐下穿梁斗拱，木瓜蝠爪，樟木屏风，漆金镂空等内容多样，处处展现匠人的精致工艺与高超水准。特别引人称赞的是祖祠横梁下两片镂空木雕金箔，尽管历经几百年风雨，颜色依旧漂亮夺目，祠堂还下设门当，上雕户对，彰显楼主人之尊贵。楼内书案造型、葫芦形出水口、可移动百叶窗、五彩壁画等均为石雕，做工上乘、错落有致，讲究无比。

令人刮目相看的土楼是宾阳楼，它位于七星土楼群开阳星。这座建于清朝嘉庆甲戌年（1814年）的圆形土楼，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残破，部分楼体已经倒塌，但它不同凡响的气势犹在，尤其是五米多高六米多宽的花岗岩石砌成的楼门至今仍旧完好无损，清朝吏部尚书蔡本俊曾亲笔题写的楼联：“通爽气乎西山地钟瑰宝铜壶宝鼎物华新，宾朝曦於阳谷天启文明凤髻鹅毛仪羽现”34个大字，依旧俊秀飘逸，大气豪迈。更可喜的是在2024年它获得修缮重建，在政府及多方努力下，现在的宾阳楼通过活化修复就像重现焕发光彩的美人，在七星土楼群里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并捧回高级奖项为七星土楼群增添光彩。

最具闽南土楼特色的是庆阳楼，它创建于1773年，是一座占地约1600平方米的方形土楼，处于七星土楼群玉衡星的位置，这座土楼外围全部用青砖砌成，所以还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叫“砖仔楼”。庆阳楼的楼门和楼联由乾隆58年进士曾兆鳌题写，楼联是：“钟毓凝辉为创垂光绣姻，明阳正丽卜年卜世焕层楼。”远处看，它宛若一座保家卫国的彪悍男子，近处看，它更像一位贤良淑德端庄得体的伟大女性。据说建楼的主人是一位中年丧夫的妇女，本是孤儿寡母，家道中落，却秉承闽南妇女吃苦耐劳、勤劳持家、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据说在

修建庆阳楼时，因敬重其人品德行和艰辛刻苦，宾阳楼、环溪楼、薰南楼等林氏宗亲均大力支持。他们自觉过来帮忙做抬石头、夯墙体、抬木料等重活，还参与设计、担任师傅，而且不计任何报酬，共同建起这座土楼。

最让人神奇的是位于七星土楼群天璇星位置的后厝楼。它建于清早期，投影面积约1500平方米，内外两层呈扇形，从上面拍摄而下，仿佛是一只正展翅欲飞的大鸟。据传这里就是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的出生地。林爽文出生于公元1756年，其父名为林勤，传说老实巴交的林勤误打误撞把祖宗尸骨埋在“人丁宝穴”上，让金鸡山上的金鸡复活，化身成玄鸟钻进曾氏妻子的肚子里，才老年得子，自然十分珍惜，请算命先生给儿子算命，得知此孩命带六秀，大有乐诗善文之才，就取名为“爽文”。谁知林爽文生得面黑手粗不爱读书，只喜欢舞枪弄棍，17岁到台湾垦荒，在严烟引荐下加入天地会，发动台湾农民起义，后来与同为平和籍的庄大田联手攻占了徐虎城（今台南市），并在丙午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彰化登基，创建年号顺天，自称“顺天皇帝”。尽管林爽文在位仅仅几个月，但因为其特殊的成就与地位，他被记录进中国的《辞海》，中国历史纪念表也因此有了“坂仔林爽文”的标注。

黄墘楼是一座没有楼门和楼联的土楼，位于铜溪之南，属于七星土楼群天玑星的位置，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左右。土楼建成时恰逢乾隆皇帝登基，即公元1736年爱新觉罗·弘历继位，年号乾隆，为了避讳，黄乾村民把原本楼名“黄乾”改为“黄墘”。在民国初年黄墘楼因为族人的不小心导致土楼失火，把黄墘楼烧了一大半，失火之后重建的黄墘楼就失去了楼门楼联，仅用简单的几个几块条石堆砌而成现在的楼门，尽管高大壮观的气势依然有迹可循，但没有了楼门和楼联，它的建造年份以及楼主人曾经的辉煌就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话题，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和探索的空间。

时光飞逝，流年如水，追溯坂仔铜壶林氏一族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探究保留至今相对完整的七星土楼群，或圆或方，风格迥异，其建筑共同点就是厚重与精致并存，凝视土楼沧桑斑驳却依然挺立的墙体，抚摸每一处手工打磨的巨石板条光滑规整，以及仔细打量每一处精雕细刻里的严丝合缝，不难想象当年每盖一座土楼的家族情怀与深刻含义，就像以前的人们，相爱结婚了就是要过一辈子，而每座土楼的建造者本意也是要使用几百年，以家族传承、守护温暖为己任。现在的七座土楼，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宛若七颗历经岁月洗礼的珠宝，更是焕发出璀璨动人的光彩，激励一代又一代林氏族人脚踏实地、勤奋进取；牢记土楼人家诗书文明、兴家立业的优良传统；秉承土楼团结精神，开启欣欣向荣的新发展。

来到这里，走进土楼，走进林语堂故居，既能汲取七星土楼群“祖德传芳”“诗礼传家”的优秀品德，也能感受到林语堂先生笔下美丽的乡愁记忆。在林语堂故居和文学馆，这里收藏有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六十几本，这个从坂仔小镇走向世界的文学巨匠，让我经常联想起童年及少年时代的林语堂，当年穿梭游玩在七星土楼群里的快乐模样——他远眺着环抱小镇的高山起伏，奔跑在清澈见底的西溪流水两岸，穿过碧波万顷的田间小路，踏着土楼坚实蜿蜒的鹅卵石小路，望着土楼上飞檐的流云，看土楼外花开蝶舞的美景，眼里写满好奇的探索和充满希望的想象。或许就是这样的家乡情结，才会让他在走向世界见过世间繁华之后，心里依然对家乡保持一份真挚的淳朴、一份厚重的眷念，难以磨灭。

林语堂与七星土楼群，或者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就像天上璀璨的北斗七星，注定要在坂仔小镇上相遇且一起熠熠生辉，吸引越来越多前来参观品鉴的脚步，让这里成为平和文旅地标性景区之一，既赋能乡村振兴，也造福一方百姓。

闽北杨源古厝

文 / 马 灵

乙巳年初冬，因了寻觅“非遗”古厝，慕名前往闽北的政和县杨源古村探访。乡间田野湿润多情，飘逸着白茶的清香，置身其中，让人五腑通畅、心旷神怡。

杨源离县城不远，只需30分钟车程。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便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古朴简约的村庄，乡间农家，竹篱茅屋，临水成村。村里两千多张姓村民，几乎都居住在明末清初时期建造的古民居内。漫步在杨源古街上，穿行在小巷的灰墙之间，抚摸那一栋栋保存完好的民宅古居，感受到浸透着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悠久。

杨源村拥有120余栋完整的古民居，整体布局保存完整。民居建筑比例协调，构造细节考究，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缓缓而行，一路考察下来，杨源的古民居基本为闽北民居三合院式布局，呈一进三开间或两进三开间，部分古民居呈三进三开间，或两进三栋，或两进四栋。古民居建造从前到后依次为：大门、门厅、天井及两侧厢房、厅堂及两侧四间正房、后阁及两侧厨房。厅堂两侧山墙形式属于典型的闽北风格，或是平行阶梯形，或是马鞍形，抑或是两者混合式的硬山马头墙（封火墙），防火而筑。大门口均为青砖或长条形花岗岩砌筑。墙基毛石砌筑，外墙夯土，与内木构架结构分离，内部

多采用木板及竹片、芦苇杆编制成片，外抹草泥，作为内分隔墙。室内地面主要为三合土，亦有水泥铺地，个别古民居为毛石铺地。天井四周阶沿均以长条形花岗岩铺砌，使得古民居独具地方特色。

杨源的古民居与其他地方相比，显得简洁坚固，经久耐用，因此有“墙倒屋不塌”之美誉。比较典型的如杨源村河滨路4号、5号等民宅都为2层穿斗式结构，屋顶一色黑色板瓦。这些位于鲤鱼溪边上的民居群坐东朝西，大门、厅堂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呈一进三开间结构，前为门厅，两侧厢房，中有厅堂，并设有阳台。大门青砖砌就，门上方有砖雕饰样。内墙采用木板及竹片、芦苇编制成片，作为内分隔墙，木梁架、樨接处有镂空雕花样。

在溪头弄的12号、15号、18号等一批民宅则为三合院式布局，前有门厅、厢房，中有天井，明间为厅堂，两侧为四间工房；结构上以穿斗式为主的木构架，屋面铺黑色板瓦；大门青砖砌就，门槛及门墩以长条形花岗岩砌筑。我注意到杨源古民居十分注重选址与居住环境的营造，房屋多建造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同时能够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特有的材料进行建造。

杨源村最值得考究的是英节庙。据证，此庙始建于北宋崇宁年间。青石基脚，天井厅廊，水磨

青砖门面，门楼砖刻细密精美。梁枋斗拱、雀替脊饰、门楣、窗棂上刻满了鸟兽花草、人物造型，透着浓郁的时代印记。

英节庙是庙宇，亦是四平戏剧场。进门正厅搭建的古戏台台柱上，写着“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聊把今人做古人，常将旧事重新演”的楹联，耐人寻味，引人浮想联翩。如果说古民居是杨源的基础骨骼，流淌在杨源人血液里的四平戏便是精神支柱。杨源的村史与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四平戏有关，当年黄巢十万大军攻打福州，途中路过关隶（今政和），朝廷派福建招讨使张谨在铁山布下了天罗地网，要把黄巢这支农民军消灭在闽北大山之中。但双方激战九天九夜之后，张谨不敌黄巢大军，兵败身亡，葬于铁山脚下。事后朝廷赐封他为“英杰侯”。

第二年，张谨的长子张世豪领着妻子从河南到

铁山扫墓，路过杨源村时，见这里千峰凝翠，万峦吐霞；百花含蓄，千枝泛绿。张世豪随手拔下一棵小杉树，倒插在泥地里，又命人抓来两条鲤鱼，置放在路边的小溪中，心中祈愿道：父亲大人在天有灵，如若来年倒插的小杉树能成活，鲤鱼能成群，此地便是张家的风水宝地。

翌年清明，张世豪复来杨源村扫墓，惊喜地看到去年倒插下去的小杉树不但成活，而且绿色葱翠，生机盎然。再看溪中的鲤鱼已成群，嬉戏于清水之中。张世豪见之大喜，当即举家南迁于杨源村定居。也因此杨源有了如今的120余座古民居。

现今的杨源村显得十分的安逸，大有一种风云过后不惹尘的淡定与从容。杨源村守住了记忆里最美风景，守住了古厝中的多彩历史。我想，杨源村有如此精美的古厝建筑，厚重的历史文化，将越来越受到前来追寻历史情怀游客们的青睐。



余明传 / 摄

枳壳花下

文 / 如 海

1950年，台湾。铁窗之下，聂曦执起笔，在自白书的名字下方，一笔一画写下“闽清人”三字。笔尖沉凝顿挫，像是留给故土最朴素的告白。故土的峰峦溪川、古驿炊烟尽数潜在最深的意识里，像最坚硬的铠甲，像最柔软的肋骨。

10月初，随福建炎黄研究会徐副会长、文友亦舟及下祝乡贤马腾云赴闽清东部分下祝乡采访。行进三洋。三洋村在下祝西北，与前洋、洋尾村相接，自古便是闽瓯往来的咽喉驿站，千年驿道穿境而过，曾见证过商旅络绎、信使奔忙，更藏着山水间的家国密码。

车子抵达群山环抱的三洋的“旧厝里”。“旧厝里”坐落于名叫“厚仁里”的山坳，站在坪前四望，田垌平旷，矮屋土墙的民居隐于小径尽头，一派宁静祥和。路旁茶园、果园与田园错落铺展，叠翠流芳。旧厝里的红柱漆门上，“纪念聂曦烈士”的横幅庄严肃穆，这里是聂家宗祠，依着后山茂林古朴而立，仿佛在静静守护一段尘封的忠魂。此行，我们便是为寻访这位写下“闽清人”的烈士而来。自《沉默的荣耀》问世，从网上到网下，纪念在宝岛牺牲的潜伏英雄——吴石、聂曦、陈宝仓、朱堪之，已成这个十月最厚重的话题。

车行下祝时，我格外留意枳壳树——漫山的素白花早敛入秋光，只剩一树树无叶的枝丫，覆着薄霜般，以奇崛之姿傲然生发，如无数双手擎出一颗颗黄澄澄的珠玉，在苍劲中透着执拗的生机。

犹记4月5日清明那天，我曾随热爱乡邦的“花友”青色为追花造访下祝。“枳花明驿墙”“石磴

枳花飞”“枳花得落雪纷纷”……那些我特地从网上搜的诗句如此写照我眼中的景象。枳花素净纤小，却不孤芳自赏，千百朵簇拥枝头，漫山遍野连成香雪海，衬着驿墙，便生出震撼人心的磅礴气象。下祝平均海拔近800米，是隐匿于青山中的凉地，这条闽瓯古道曾车马不绝，平日里少了喧嚣，因为这花季，那日来往的车子和人群并不少。我们时行时停，只为依次对不同村落、不同黄土墙或老木屋、苔痕石阶做背景的大小枳壳花行个注目礼或者干脆与之合照，并留下我们憨憨的“城里人的惊叹”。穿行于白茫茫的“香云雪海”，坐于石阶之上，春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如雪花铺满草地，沾衣欲湿，沁香满怀。那日无意间拍下的一张照片，甚是得意：盛开的枳壳花掩映着蜿蜒石板路，石缝间绿草萋萋，远处一位头戴斗笠的农人，一手扶着挑蔬果的扁担，一手轻捻锄头，从远径悠悠走来，踏碎漫天花雨。他身后侧，小小隆起的山坡上，红砖小平房的瓦楞隐于花影，岁月静好无以有辞。这场景，令我突然想起一句书上的话，把它抄下来，当作配文，即刻发到朋友圈：“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

彼时，我尚不知晓，这片暮春时漫天枳壳花的土地，曾孕育过聂曦这样以身许国的英雄。

聂曦，这位生于闽清下祝的子弟，自小浸润着闽山闽水的清刚之气，更受闽瓯驿站“通联四方、守望相助”的文脉滋养。在三坊七巷成长，少年失怙而从军。抗战时期成为吴石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后随吴石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兼任总务组组长，全程守护吴石与共产党人的秘密接触，从未有过半分纰漏。吴石未曾对他明示组织关系，却凭多年默契托付重任，而聂曦始终不多问、不迟疑，恰如闽瓯驿站的守护者，以“通联”为职、以“坚守”为责，于无声处践行使命，将每一项隐秘任务都处

置得干净利落。如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奉吴石命，将其中298箱核心档案秘密转移至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等。

同年8月，他随吴石赴台潜伏，经吴石举荐担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这个职业，令人想起《虎胆英雄》中那句著名的台词：“阿兰小姐，来个伦巴”以及那些从从容容地获取情报、全身而退的地下革命党人。的确，他外表英俊、处事精干，在国民党军中广结人脉，为吴石搜集情报搭建起无形桥梁，更两次“跨海峡通联”，冒死赴港，将重要军事情报转交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因叛徒出卖，聂曦于1950年2月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仅对经手之事坦然供认，未吐露核心机密。

“闽清人”，是自白，也是回答——他是闽清的儿子，是故土的赤子。

6月10日，33岁的聂曦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临刑前身穿白衬衫、脚蹬马靴，两手反绑却身姿挺拔，嘴角噙着从容的笑意，这张“最具震慑力的就义照”，成了他对信仰最坦荡的相视一笑。

如果不是解密档案的公开，这位赤子将埋在六张犁的地下沉默一世——他的大陆亲人后代黄怡然说，直到1992年，在寻找自己的爷爷聂磊时，才知道有个大爷爷聂曦。聂磊，与兄聂曦都参加过抗日队伍，据称，聂磊也是地下工作者。

无名。因无名而更感人。

在闽清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借闽瓯驿站的地理之便，以平凡身份为掩护，书写着不朽传奇。早些年，我曾读到过一个史料，闽清白樟一个老奶奶，解放战争时期将自家老木屋辟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生于和平年代的我，曾浪漫地设想，她将如何挎着装满枳花的竹篮，沿古驿道支线穿梭各村传递消息。甚至情报如何藏进枳壳果的中

空果壳……我还读到过，闽清“鼠船”船工在抗战中，摸黑夜航梅溪，绕过暗礁浅滩，闯过岗哨关卡，撑持起闽北水运；我还读到过，抗战至解放期间，一群闽清挑夫沿着闽瓯古道，挑着藏有弹药、粮食的担子，在枳花掩映的深山里往返穿梭。“驿道挑夫”们，用他们的肩，荷当了千年驿站通联守望家国的使命。

联想这一切，那些身影，与聂曦、聂磊一同，分明构成了历史上闽清大地动人的英雄群像。他们如枳壳花，不争艳、不张扬，却以点点素白汇聚成香雪海；又如代代果，青黄交替、生生不息，将“家国”二字深植于闽清的山水与古道之间……

这一段时间，翻阅相关文献，总会把资料和聂曦暗暗联系起来。

我读到吴仲禧与吴石在白洋淀上的一段对话。这是新出保定学校的两个学子的对话。

风清月朗，苇影婆娑，那场关于理想与归宿的对话这样说：

“不知将来有没有戴笋皮笠子，穿荷叶衣服的时候？”/“范蠡归湖，诗酒生涯，好个潇洒！”/“倘若一夜风来，吹散了我们，又当如何？”/“一叶孤舟，随波逐流。”/“它会去哪里？”/“从相同的地方来，必是要去相同的地方。”/“最终会泊在一处看同一的风景。”……

白洋淀上的太平向往，穿越岁月，已经落在家国许久了，也落在闽清下祝许久了。今天乡人们的纪念中，聂曦会不会踏着古驿道的石板，拾级而上，回到“厚仁里”的山坳，看宗祠的红柱依旧，闻漫山枳花香如故？他会不会在枳花树下静坐，听风穿过林叶，听乡音低语朗笑，看田垌间稻浪翻滚，看家国安宁，甚至，到驿道古树下的开阔处，泡上一壶茶，与亲人们共赏夕阳之醉——他用生命守护的“同一风景”，他笔下“闽清人”三字承载的全部期许。

蘼兮，枳壳。聂曦，归来！

簪花海

文 / 谢佳彤

在泉州，美是动词，是“簪花”。花枝摇曳，是生命在风浪之上，最柔韧的旗帜。

“梳头头髻圆，爱水螞埔姨，阔裤大裾衫，头花插欹欹。”在这泉州的童谣里和网络热门文案“一念簪花，一世无忧；今生簪花，世世漂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螞埔渔女的发髻花，是一种生活的姿态。那些细碎的花，层层叠叠地簪着，任潮涨潮落，日晒风吹，那顶在头上的小小花园，是她们向岁月宣告的、永不妥协的春天。

花枝碰着花枝，海风拂着花瓣。螞埔女习俗之一的“簪花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赵丽颖等明星传播效应，看到网络平台上各种“出圈”的美照，不由得让人心动，让我对簪花这一表现闽南传统文化的美学充满了向往。螞埔村，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喧嚷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平日里人头攒动，每逢节假日更是人声鼎沸，两侧店铺林立，多有打出“螞埔簪花体验”的招牌。那些店铺窗明几净，各色绢花、绒花、鲜花堆积在明亮的玻璃柜台里，琳琅满目，艳丽得有些晃眼。年轻的女孩子们穿着租来的花俏衣裳，有传统的大裾衫、宽脚裤，也有改良版的旗袍汉服等等。她们坐在高脚凳上，由店里手脚麻利的阿婆给她们盘发、簪花。一会儿，发髻上便开满了喧腾热闹的“繁花”。

看着导航寻找已经提前预约过的店铺，其实早在一周前，我才预约到店铺合适的档期，足以见得簪花是泉州城的“顶流”了。等到我进去了店铺里，我便被墙壁上各样风格的照片吸引了，店员热情地跟我介绍着：“现在各位顾客的需求不一样了，我们传统和改良的簪花都可以做，我们有簪花配马面裙的穿法，也可以簪花配着旗袍，还有最新流行的明制汉服。”但我还是坚定着内心开始的想法，我要穿一套最传统最原汁原味的衣服，也许大裾衫、宽脚裤并没有其他的款式看起来华丽，但是它却是螞埔簪花最地道的服饰。选好款式，店员姐姐为我解开头发，她先将我浓密的头发梳理整齐，握成一束，螺旋绕成一个圆髻在脑后，用象牙筷子横插牢牢固定发髻，金簪银花去点缀。接着，她取出一条长长的、缀满各色鲜艳花朵的簪花围带，一圈一圈缠绕在发髻的底部。姐姐说：“比较大朵的花放在中间，小朵的花放在两侧，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便会随着你的头温，从中间开始依次开放，这些鲜花让你的头顶始终带有香气。”到这里，再加上一点小花朵，也就是螞埔女日常的装扮了。但是今天我为了美美地拍照留下回忆，选择的是螞埔女在重大节日和仪式上才装扮的簪花围，店员姐姐捧来一把单枝的花朵，素馨、含笑、粗糠花、四季花、茉莉花……各色花朵任由我们选择，挑好和衣

服相协调的颜色。她手指翻飞，极其灵巧地将这些花朵一枝接一枝地插进花带与发髻间的空隙里。一枝、两枝、十枝……花枝越插越密，簪花围带渐渐被花朵所覆盖。最后，发髻的周围便形成了一圈繁花似锦、高低错落的“花垣”。那花垣挤挤挨挨，蓬勃地向上生长着，几乎要将整个发髻淹没在花海之中了。簪花完毕，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浓密的乌发被花朵完全覆盖、托举，花枝蓬勃向上，宛如一座行走的、流动的小小花圃。

我顶着一头“花园”，步出小院，跟着摄影师在螞埔村里穿街走巷。头上花朵的香气似乎格外浓郁，头顶花枝颤动，发出细微的簌簌声。轻抚着层层叠叠牡蛎壳堆砌成的墙壁，倚靠着红砖瓦厝，坐在海边的石凳旁，身后的小渔船做背景。尽管当天太阳毒辣，村落里游客火热打卡，但是我的心情还是激动兴奋的，这样一种表现着渔家精神的美丽，正在被更多人传递和知晓。巷子深处，我看见了丰泽螞埔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老师的店铺，他正向游客介绍着簪花的历史，有种说法，古人习惯于长衣、长裤子、长头发，将头发盘起来利于劳作，后来勤劳的人们为了更加方便，便不断改进，将衣服变短，成为七分袖八分裤这一较为固定的形式。看着游客在簪花店里进进出出，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体验和了解这个美丽的非遗，簪花围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踱步至码头，我撑着围栏吹着海风，尽管渔获的腥气浓烈，可我还是闻得到头顶上“倔强”的暗香。出海归来的男人们吆喝着，将沉重的渔筐拖拽上岸，把维持生计的渔船牢牢锁在岸边。女人们的身影也在码头上穿梭，帮着抬筐、分拣、清理渔网。有的也蹲在尖利的牡蛎壳堆旁，双手戴着棉手套，灵活用着小铁撬，剥出肥美新鲜的蚝肉，用清水洗净，吆喝着称重贩卖给岸边的游客，我感叹于她们的麻利手脚，一边剥着蚝肉，一边与顾客讲价，不一会儿那两大筐篮子的生蚝就见了底，她

们一刻也不停歇又提着泡沫箱子，在滩涂里寻找海货，来丰富家里的食材。她们弯腰弓背，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汗水沿着额角、脖颈滚落，润湿了衣衫。偶尔直起腰，抬手擦拭额头的汗珠，她们发髻上的鲜花在咸腥的海风里摇荡，有些东倒西歪，远远没有我头顶上拍照打卡的造型精致，但颜色却依旧鲜活，映衬着脚下深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渔船。

我回想起一则泉州关于螞埔村的采访，黄阿婆说：“我是螞埔女，海风和花是我的日常，簪花插在发间，不只是好看，它能守护家人平安，能守护我们靠海吃饭的人有条活路，螞埔女忙着、笑着都和花一样，这簪花的美是我们守下的日子，是我们的平凡，也是我们的福气。”簪花是中国闽南地区特有的女性头饰习俗，起源于泉州螞埔，该习俗汉代已有记载，历经魏晋至唐逐渐流行，宋代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演变延续，近现代仍保留于特定情境。簪花既体现女性的柔美与生活情调，也彰显以海为生的渔家精神，还蕴含驱邪纳福的民间信仰。

日影悄然西斜，我头顶的“花园”也显出些微的凌乱，远没有之前的精致美观。几片花瓣不堪风日的侵袭，悄然飘落。我的头颈也承受不住了，我并没有劳作，背脊也快弯曲成一张弓了。我小心翼翼地拆解发髻，在拉扯下，头皮带着细微的疼痛，花枝被一一取下，当最后一朵花离开发髻，头上顿时一轻，仿佛卸下一座无形的山峦。然而，那沉甸甸的、被花朵托举过的感觉，那一缕一缕的香气，却始终环绕着我。

这簪花的习俗，哪里仅仅是头上添彩？我忍不住想，那是世代螞埔女子用生命书写的生存姿态。当又一个黎明被海风唤醒，螞埔渔村的女人们，依旧会顶着她们的花髻，走向海浪喧嚣的滩涂，希望海上的风浪小一些，能有个好收获，家人平安归来。

螞埔女头上的簪花，是咸风苦雨里的春天。

寻迹白马山

文 / 李新旺

白狐修炼成仙，早已远去，一湖碧水荡漾着，留下亘古的传说在山水间回响。

在晴朗的春日，行至三明市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九龙湖畔，看着层层涌动的波澜，心便被席卷而来的碧绿所牵引，就想迅疾奔向那段邈远而浩瀚的航程。搭一艘渔家小船吧，劈开古往和春色，乘风破浪，去追寻心潮泊靠的码头。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砂水库建成后，生活在高处的库区的人们想起童年的村庄，那些触手可及的时光履痕却显得那么遥远。

旅途的彼岸在白马山，渡过九龙湖，抛锚登岸。上山有两条路，一是穿越狐狸洞，二是攀越燕子岩，两处相距不到500米。遗憾的是，向导未带入门的钥匙，不能深入探究古老的生存密码。好在可以由狐狸洞近旁的小道进山，却完美错过洞穴中的风景。狐狸洞坐北朝南，在距水面垂直高度约30米的半山腰，那里经过1988年和1989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采集到五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哺乳类古动物化石，把福建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一万年

前，这些古人类被命名为“清流人”，狐狸洞因此获得“闽人之源”的荣耀。

经过狐狸洞时仍不免纠结，好奇地往洞口看了一眼，一扇锈迹斑斑的小铁门紧锁着，洞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迎面吹来一股风，阴凉、清爽，带着腐质物的腥臊味。

白马山是狐狸洞的后山，我在林海中穿行，移步换景，步步惊艳。蜂窝状的石头漫山遍布，有的巨大如磐石，有的小巧如嫩芽，没有突出的尖锐背脊，都盘卧着，扎根在地下，与肥沃的土壤伴生，刚柔相济。这些灰质沉积岩因长期受地表水的冲刷侵蚀，形成各种姿态，如狮、如虎、如蛙、如牛、如珊瑚、如蚁穴，散落在丛林下，变幻万千。有些被水流击穿的岩石形成天然门洞，穿越远古的涛声，山风吹过，掀起沧浪阵阵。我想，如果可以把时间往前无限推移，大概两亿年前，古生代二叠纪早期，白马山还是海洋的一部分。这海是何时变成了陆地，继而在闽西山区呈现喀斯特地貌的奇妙景观，也许只有沉睡在岩砾间的贝壳才能知晓千古的谜底。

九龙湖景区属于清流国家温泉地质公园的一部分，走在山道上，地下流淌的暗河叮咚作响。不经意间，在身旁某处隐秘的石缝，突然就从眼前冒出一股蒸腾的云雾，袅袅婷婷弥漫、升腾开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何不在石上坐一坐，认真聆听来自地球内部的美妙交响，仙境般的遇见需要缘分。

沧海桑田的变化经历了多少年，没人数得清。时至今日，岩壁四周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灌木，一律葱郁着，或尽情舒展，或低调委身，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适者生存，白马山的树因此个性鲜明，

松树、楮树、枫树及各种不知名的杂木都在努力突围，挺直了腰杆一个劲地向上生长，争抢着迎候头顶的阳光，由此练就了修长俊俏的身形。我把目光定格在几株枫树上，这些枫树腰粗体壮，分布广泛，与白马山的松树可谓两雄并立，它们活出的精彩便是自己想要的模样。“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了枫树的庇护，众多苔藓、花草和藤蔓植物寄生在它身上，最普遍的当数常春藤。这种高大茁壮的一年生藤本植物，生命力强大，粗如碗口，细若纤绳，尽数攀沿而上，缠绕着通达树顶的树枝。入秋，近一尺长的豆荚成串成串地结在藤条上，累累垂垂。除了藤豆还有豆梨，仲春开花，暮秋结果。古人栖居白马山，想来是野果立了大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材。

和藤豆相比，白马山的野生茶林略显孤寂。在一片平地上，被遗弃的几百棵老茶树安静地站着，树下堆积的厚厚的落叶表明，它荒芜很久了。每至清明节前后，当地就会有村民渡水过来采摘嫩叶，用传统工艺制茶，而天然野生茶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等功效，被村民视作红菇一样的山珍。

茶林右侧山坡有条小路直达石达开部众的古兵寨。小路宽不足半米，掩匿在重叠的灌木下，蒲草、牛筋草和铁线蕨几乎覆盖了整个路面。200余年了，还有谁会忆起这段纷乱的岁月？倒是路旁的六月雪、杜鹃花和绣花针不仅长得茂盛，还零星开出或素雅或艳丽的花朵，为深山排遣了寂寞。小路并不长，估算七八百米，逶迤延向山寨。途中遇到几棵横卧的枯松，这挡不了道，跨越过去就是。寨门并无想象中的威武，比人高出一头，石砌极厚实，旁边五六米高的寨墙尤其险峻，与地面垂直九十度，若无工具和他人协助，绝难攀登。在这海拔463米的悬崖上，全是裸露的岩石和荆棘，东西向各有一座小山包，西面可俯瞰九龙湖和洞口村，视野极佳，据说当时在多个方向设立了岗哨。从咸丰七年至同治元年，石达开部众陆续进抵清流，攻

城掠寨，其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民国《清流县志》有简要的记载。

白马山共有九个溶洞，西南山腰燕子岩下的九龙洞是最大的一个，作为石达开部众的屯兵洞，和古兵寨互为犄角，互相呼应。村民们推测，古人类居住在燕子岩，而非狐狸洞，此说法有据可查。我到过燕子岩多次，九龙洞入口仅容一人通过，洞内大小支洞近30个，主洞面积约2500平方米，十几米高，岩壁上的钟乳、石笋、石幔等历经千万年仍保存完整，还有天窗，采光和通风条件良好，可轻松容纳上千人。听，哪里传来嘀嘀嗒嗒的流水声？随手电的灯光望去，水声有的源自身旁的圳沟，有的源自滴落的水珠。灰岩溶解质顺着崖壁重重堆叠，光滑细腻，纹理清晰。穿过洞厅曲折幽暗的小路，沿石阶上行，一缕阳光暖暖照在头顶，出口即隘口，前方可见石砌瞭望台一座，四周绿意盈盈，古木森森。这是进入白马山的另一条通道，与狐狸洞相连，曲径通幽。

五六年前，我抵达白马山的更高处，专程寻找被遗弃的千年古道。古道接近山顶，宽约2米，由卵石或青石砌成，是旧时清流、宁化、长汀等县通往永安的必经之路，因此称“沙安古道”，全程二十公里。古道上曾有个大岭村，200多人口，处在清流与永安两县交界处。大岭村民在道旁设立了多个歇脚点，为来往的商人、学生、旅客提供茶水，仔细辨认，仍可见残存的墙基和碎瓦。洞口码头为明清时期的水陆交通要冲，如今路的起点淹没在水下，或多或少的往事在村民口中世代流传。清流首任县令刘叙或许想不到，他主持规划并参与修建的驿道如一缕风，见证繁华，也经历衰败，最终消散于历史烟云。时代的脚步一直向前迈进。

“九龙十八滩，一滩高一丈，回头望，宁化清流在天上。”吟诵着古人留下的诗篇，从白马山上眺望，九龙溪变身九龙湖，波澜不惊。把宁静还给森林。下山，我带走啾啾的鸟鸣。

花似锦

文 / 胡嫣嫣

连日来，大雨倾盆，让我不禁担心起阳台的花，我是什么时候对花有了此等心思？

之前，我并不喜欢养花，但是我喜欢花，觉得在家里的花瓶插上鲜花，能使整个房间有盎然生机，因此，我少不了在花店买花，那些花店里争艳的群芳，我因喜爱和好奇，反复让我摆弄在家里，日日惦记着给花换水剪枝，为此，花费了我不少心思，心情好时，我买花；心情不好时，我也买花，买什么花，由当时在花店的“见色起意”而定。只是，有一日，让我突然下定决心，改掉这一习惯。

花店的老板在我每次买花时，都会为我细心地讲解怎么照顾那些花朵，让它们开得更持久更绚丽。我十分贪恋花的美丽，如果一朵花能长久地开着，而你只需要偶尔换水，那岂不是一件省心力且赏心悦目的美事。一开始我依照花店老板的方法养花，但是瓶子里不同种类的花，陆陆续续地绽放而又凋零，这从花开到花败的过程在夏天炎热的南方显得十分短促。后来，我开始流连于各种手机软件，搜索鲜花保鲜的方法，最后还是觉得使用鲜花保鲜液最靠谱。我记得第一次使用鲜花保鲜剂，我的那些鲜花足足存活了二十多天，在我要清理掉的那些花时，我突然觉得那些花朵真可怜。我细细地观察，我将第一天它们到家里时的样貌和现在对比，发现那些花虽然一直保持着花的模样，但是它们的花枝已经随着修剪变得很短，花瓣也耷拉了。

这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刽子手，我将属于鲜花应该享受的生命之旅自私地延长，它本应痛快地绽放，随之完成使命般绚烂而逝，而我用一些高科技的液体，莫名地将它的美拉扯在瓶子里，我想，它一定苦不堪言，或许日日挣扎回味自由生长的时光，但人类对它的美丽的占有像一张蛛网，让它动弹不得。

回想起花朵还在含苞之时，整个花骨朵饱胀无比，花蕊呼之欲出，期待与这素未谋面的屋舍会面，它将在这度过它最美的一生，这生命的序幕本就令人充满期盼，后来，它慢慢地张开，在某一瞬间，绽放，让我为之欣喜。这时，为了给花“续命保鲜”，我开始往水里加入了鲜花保鲜剂，这些高科技的液体，像是冰箱的冷冻柜，让鲜花也能与时间对抗赛跑，可是我分明没有了之前对花开花落这一过程的感念：一束鲜花插在水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先前几日从花骨朵到绽开的过程，其他的时间都一直维持着一种欲谢未凋的状态。这些鲜花在我往水里滴下保鲜液的时候，已然凋零，现在存在的只是苟延残喘的虚无的美。我突然对这样索然无味又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产生了怜悯。

我再也没有用鲜花保鲜液了，也不再寻思着以心情的变化来买花。直到一年的春天，公婆住所的阳台上那几十株的白百合陆陆续续地绽放，成片的白是那样地大张旗鼓，成群的香是那样地恣意洒脱，一朵朵白百合，无所顾忌地探出防护网，热闹喧嚣地擂鼓欢送春天。这让我想起每年百合花开的时候总会下那么几场声势浩大的春雨，而花朵们却丝毫不受影响。在春雨的洗礼中，我仿佛看到一场盛宴，春天挽着裙角，优雅里踏着时光的红毯，缓缓地往台下走去，还不时地与从容而来的夏天挥手相迎，在无言地诉说着那些只可意会的光阴故事，而百合花们夹道起舞，是送别也是迎接，百合花的开放是对时序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致敬。

我向公婆要了几株百合花，今年它们如期在春

雨中绽放，令我爱不释手。可是，当我疑惑为何百合花的枝叶上布满了白斑而靠近查看时，发现百合花长虫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虫，令我毛骨悚然。我随即把这些百合花又搬到了公婆住所的阳台，我一直提议将花朵及花枝剪掉，但是他们不以为然，过后几天，我再去看那几株被我搬上来的百合花，它们和之前其他的百合花倚靠在一起，迎风摇曳，枝叶上的白点只是零星可见。经过公婆的救治，这几株“生病”的百合花已经“痊愈”。我不禁苦笑，我还是太小瞧一株植物的生长，它们也是需要被尊重的生命，它们跟人一样，会生病、会有情绪、会怕晒等等，而这些，它们也会通过一些外显的形式告诉人类，它们也如小猫小狗一样，是人类的“宠物朋友”。

今天，我趁着大雨初歇的间隙，帮助阳台上的灯笼花修剪枝叶。说起这盆灯笼花，也是有一段奇遇。由于小城的习俗传统，每年临近春节，都会有很多商贩临街卖花，琳琅满目的花中，以水仙花为最。从我有记忆起，每年春节，家里总有一盆水仙花，现在我也一直保持着春节置办水仙花的习惯。然而，水仙花只献礼春节，元宵过后，花期一般就结束了。为此，为了延续水仙花美好的寄寓，我在满街缭乱的花群中相中了灯笼花。买的时候，整盆灯笼花被修整得圆圆的，矮矮的，但是已经开了不少花，我憧憬着春节时就能拥有一盆挤挤挨挨的“灯笼”，可惜，好景不长，没过两天，灯笼花就像打了霜的茄子一样，整盆都蔫了，令我措手不及，反而自怜起来，觉得自己没有挑到好苗子。后来，网上一查，这灯笼花花期极长，是很多人心中的“报恩花”。只要好好照料，除了夏季，其他季节花开不断，现在之所以会蔫，是因为我的养法不对以及灯笼花在适应新环境，不管是不是这些原因，后来不过几日，灯笼花便像是感知了节日的喜庆，紧锣密鼓地绽放，为这年节增添了很多美好的气氛。天气渐热，为了让它安然度夏，我便拿起剪

子将它的枝叶修饰了一番，看着它有点稀拉的枝叶，我忍俊不禁，它像是刚被理了毛发的小狗，但是没有关系，等它蓄孕一夏，到秋天，它又繁花挂满，毕竟，去年同样被剪光“毛发”的茉莉花，在这初夏，枝繁叶茂，先以三朵洁白的茉莉花为饵，用扑鼻的香气挠人心弦，让人迫不及待要它的花朵们约契成茶，如同洛阳四月的牡丹从未失约。

繁茂的吊兰、看“心情”开花的沙漠玫瑰、不懈攀登的绿萝、郁郁葱葱的发财树……这些或大或小的植物装饰着阳台一隅，那是充满生机的一隅。当我仰头观望黄花风铃木满树的黄花，当我低头细看蓝花楹下遍地的蓝焰，当我闻到百合清新纯净的香味，当我动容于参天大树的高耸……我知道我在体会生命，大自然的钟声，被植物们及时地敲响，让我明白生命的从容与可贵。每当我用铲子轻撬花盆中的泥土时，我先是小心翼翼而后又坦然自如，那孕育生命之初的地方，已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年复一年地享受着生命的馈赠。后来，我再也不把人生比作酿酒，因为那样的说辞使生命有了不能承受之重，仿佛在某一节点的失误，就让那本是一缸的佳酿却成了糟粕。我觉得人生应像一株植物的生长，它们允许自己随时地枯萎，允许自己坠茵落溷的境遇，同时也允许自己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允许自己的莫使金樽空对月。人要像植物一样，从容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人生使命，不管有无意义，都似树的年轮，每一圈都是时光的手笔，用心血刻下命运史诗，那是，来时的路。

望着窗外越来越大的雨，我试图将阳台的那些花盆搬入屋内，但是转念一想，在屋檐下的大雨瓢泼不过点滴之迹，如果它们此时置身旷野，它们该如何自处呢？雨叩窗台撩心绪，让我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句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踽踽独行的深吟。在雨中，等雨停，命运的蛰伏，只不过是等一朵花开，在泥土里，在废墟上，在虚幻中。

寻香问水的奇妙之旅

文 / 小 山

“一袭大红袍，千里闻异香”

喝茶，并不那么简单。这是我在武夷山才领悟到的特别滋味。

东南电视台组织两岸文艺工作者参加“茶香两岸·文脉相连”采风活动，我得以再一次进入武夷山深处，仔细察看和倾听，受益颇多。英国作家伍尔夫说过：“除非我们能领略一朵花的迷人美，否则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潜能。”一片叶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启迪我们呢？尤其是茶树的叶子，更尤其是武夷山茶树的叶子。

2025年11月15日晨光中，两岸采风作家练建安、林朝晖、朱振藩与夫人、张玉明和我缓缓走在溪边的一条“茶足径”上，清澈哗哗的溪流就在耳畔，身旁是星村大坪州生态茶园。引领我们前行的罗爱文老师告诉我们这条溪水是九曲溪的上游。群山环抱茶园，透明的光线穿过大树的枝杈，直射在茶树的叶尖上柔光闪闪……

我真的注意到茶树的花儿了，在这里，我专注地凝视一朵花。这花儿的五个花瓣洁白如雪，晶莹像玉，花瓣围绕着大团密集的花蕊、花丝，呈金黄色，放香，让我忍不住近前嗅其芬芳。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女性走到我身边，主动给我讲起了茶树叶子的差异，帮我分辨是哪种茶的原材料。看着她

穿着中式对襟儿上衣，手指之处流利地讲出一棵棵茶树的品性，脸上露出朴实无华的笑容，我便看出她是茶人了。果然，身边的人说给我：她是“大红袍非遗传承人游玉琼”。我们身在的茶园，就是她家的产业。然后，我们鱼贯而入“戏球非遗体验馆”小院。我迷惘“戏球”两个字和这片茶园的联系时，答案已在大家的话语中，原来戏球是狮子戏球的意思，茶园距离九曲溪第一个风景点双狮岩很近，翻过雄狮峰岩，便是游家的“永生茶叶有限公司有机茶基地”。这个上午，我便过得十分有趣了，不但喝到了难得一见的戏球茶名品，我还第一次参与到茶叶摇青、炒青、揉捻的工序过程中，作为一个中国东北人，正像大作家莫言先生来此地感慨留言的那样，“一袭大红袍，千里闻异香”。我也终于零距离接触到茶叶本身的香质，而且切身体验一片绿叶制作成茶叶的不易，懂得了大红袍何以“称王”茶界的奥秘。低头闻茶树花儿的清芬之气，采摘茶树的叶子拿在指尖，捧起在手箩筐里萎凋的茶叶，看着茶叶在摇青中“跳舞”，亲自用力揉捻茶叶成形。这趟茶园之行，茶水于我而言不再仅仅是唇齿之间的解渴之物，从此以后，饮茶时，我会想到很多场景和事物的源远流长。“理解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潜能”，也更包括对茶人的辛劳和甘苦，有了深刻的体会。进一步惊讶的是，游玉琼居然是北宋理学名家游酢的后人。十一年前，我在南平建阳采风后，写过一篇《崇山峻岭上的游酢》，对这位思想史上的先贤，可以说我甚为仰视，如今见到他的二十七代裔孙游永生（游玉琼的父亲）在武夷山中有如此可观的茶园产业，真是倍加欣慰。我见过琼花，也是纯洁的白色花儿，游玉琼为我们斟上一杯花香浓郁的“玉琼茶”，入口后我感受到了她作为大红袍非遗唯一女传承人的成就名副其实，同时，我激赏这位星村长大的淳朴女性，对制茶事业的投入之爱是那么身体力行，以至为武夷茶的茶香增添新味，使得茶叶世家的贡献佳绩频出。

在九曲溪做一滴水，也是幸运的

这是我第三次在九曲溪上坐竹筏顺流而下。赶上了个初冬时节的大晴天，而且是海峡两岸作家同行，乐趣也多了一些。刘康毅有诗云：“青峰作杯水当酒，醉我童心溪中游。”就当是一次轻松的游玩吧！更不用说，朱熹的《九曲棹歌》被竹筏上的人反复提及吟诵，我想不享受九曲溪的美妙，那都是不可能的了。心随溪流，情感自然安静下来。

从第九曲登上竹筏，码头就在星村。我一直在想，这个地名太好了啊，是的，金色的星星照耀村庄！可为什么自古以来就叫星村呢？我看到了一幅古画，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斗茶图》，描绘武夷山民间风尚。画中的茶人们洒脱地以斗茶为乐，欢喜的场面，能从画里感染到我。是不是喝了武夷茶，我在九曲溪上畅游，更会有一番好心情呢？

水清见底，时而有鱼群跃出，竹筏上的人欢声笑语，两岸的峰岩一个个掠过。九曲，八曲，七曲，六曲，撑篙人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经过的胜景。我突然想起了早年看过的“云窝”，问了问，登时有人指给我看，我们正在经过五曲，“云窝”就在那儿——没见到白云升起，我也怀想了一下当时初遇“云窝”时的讶异，这种命名，只有武夷山景区里才有吧。于是，我神思远游——

两宋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先秦老庄哲学引领了国人进入思考天地人间最重要的何为“道”叩问，孔孟墨子等诸子百家，让我们懂得敬畏天道拥有“仁爱”之心；那么，理学的出现，再一次把我们带入形而上的哲思——问天的对“理”的求索。虽然历史课本给了我一些相关知识，但我没有想到，历史专业毕业三十多年后，我在福建地域遇到游酢、朱熹、张载这样的思想史人物，实实在在地懂得了他们的哲学价值。游酢晚年从建阳来到武夷山，就在九曲溪的五曲这

儿留驻脚步。为了安静地读书著述，他在接笋峰左边建了个水边小屋，叫“水云寮”。小屋既让游酢身心得到休养，也给了他思考理学新的角度。他半生为官，呼吁革除积弊，不满朝政腐败，心血煎熬太多。最后，他归到南国山水中。在这儿，他还可以邀请理学同好来溪边小屋切磋交流，甚至后来，他教授生徒也使用这个空间，意外地扩大了理学影响。游酢被后世赞誉“开八闽理学先河”“闽学（理学南迁后称之为闽学）第一人”，水云寮是理学南迁的第一站。到了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虽然他出生在福建尤溪县，但是，童年失去父亲，他和妹妹被母亲带到了武夷山五夫镇长大，娶妻生子，他在九曲溪上也留下历史的浓墨重彩一笔。今天依然矗立在五曲溪边的“紫阳书院”为证，朱熹讲学的堂堂洪钟之声似乎还在。当年朱熹盛赞先辈游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他自己在五曲溪旁传播理学，更是声名大振，如皓月当空，辉光盈满了脚前的溪流。“天空之上是什么？”如今人们反复回望朱熹的天问，对他提出的“天理”与“人欲”问题考量琢磨。为厘清汉民族的精神依托，从北宋到南宋，理学大家们的这些幽深哲思，给后面的朝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启迪作用。游酢后代兴盛，朱熹三个儿子留下数不清的后裔人数，和我们一起采风的台湾作家朱振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理学闽学都在继续影响着我们，武夷宫记之，九曲溪畔的崖石上铭刻。



我猛然想到，在九曲溪里做一滴水，也是很幸运的。这滴活水，从黄冈山近处的桐木关附近出发，流经星村后，进入九曲溪——它看见的风光，多么奇崛旖旎！而它竟能聆听到理学大家们的思想碰撞与和谐之音，观望到峰岩之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确确实实是心灵饱满的一滴水！它置身于天赐美景的九曲溪中，活泼泼向前，永不枯竭。

“玉女”送茶远行

武夷山的地理标志“玉女峰”，在九曲溪的二曲水域中迎接顺流而下的我们，竹筏到了这里，我们看见九曲溪峰岩的最优景色了。造型奇特的玉女峰和大王峰映入眼帘时，游人领略武夷山景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声誉，无不为物华天宝的精妙惊艳了！竹筏带着我们漂流九曲溪，即将接近尾声。

但我内心的目光却逆流而上，这一刻开始回望星村。

我想起了那幅地形图——出自1843年英国人福琼的绘制，地图就叫《星村九曲》，古雅的绘图令我叹服。众所周知，武夷茶对欧美人的吸引力，跨越时空历经百余年。星村镇的桐木关红茶早在清末就成了英国人口味的偏爱。不仅红茶正山小种，好像武夷茶的种种美妙滋味，都在吸引全世界的口腔和舌尖，品茶的风习从武夷山地区蔓延开来，星村就是武夷茶的心脏部位，从那时起，产茶的核心地位再也没有改变过。是为了星村茶叶运输到海外，才有九曲溪被如此精心绘制的必要吧？九曲溪在武夷宫汇入崇阳溪，崇阳溪汇入闽江上游最大支流建溪，闽江在福州的“中国塔”（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称呼，即马尾罗星塔）下马尾港奔入大海，这曲曲弯弯的水道，也是“万里茶路”和“海上茶路”的起点。

“武夷茶唐宋以来即为贡茶”的资料记载，可见星村作为茶市的兴旺之地历史悠久，古已有之。大才子赵孟頫兴之所至作画《斗茶图》，茶市的热

闹已在宋末元初传播。然而，武夷茶有一天飘香远行，流传到国门之外，这是始料未及的。但是，高耸的玉女峰曾经举起双臂，礼貌地送运茶船缓缓离开了故园，让中国的茶叶抵达异国他乡。当然了，武夷茶驰名中外，也是从那时起，便有了十足的气象，人们口口相传的“茶不到星村不香”，仿佛是个预言。而世人纷纷对武夷茶青睐，自然也给古老的星村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时至今天，武夷茶的盛誉进一步扩大，伴随着茶种的不断添新。我们都知道，不仅有大红袍夺冠天下，还有岩茶肉桂、水仙等声名显赫。红茶正山小种为国内外熟知，金骏眉也被喝茶的人捧为“上宾”。茶叶制作高手游玉琼，作为非遗传承人，她四十年埋头茶叶事业，研发茶叶新品，且不断更新制作茶叶技艺，让我们看到她也是武夷山中的“玉女”，正在把武夷茶的优异发扬光大。我很惊喜的是，她能应邀登上大有名声的瑞典“哥德堡号”，参加纪念活动，再一次把中国茶叶远销海外的历史给予传扬。在大坪州生态茶园里，我还非常高兴认识了一位很年轻的“戏球”茶后生，名字叫方舟的90后青年，游家第三代茶人。方舟留学英国八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岗位更为诱人的大城市，而是回归星村茶园，把自己所学的大数据专业技能应用到制茶技术中，新科技给制茶事业插上了强有力的翅膀。前不久，星村的武夷茶，被青春年龄的方舟推荐到欧洲论坛上。

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茶叶经济需要走向世界各地，这不仅是茶农、茶人的心愿。茶树上冰清玉洁的小白花，也要体现出“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潜能”——茶树上的片片绿叶，定当实现这花儿的梦想。奇峰耸立的武夷山，已被命名为“国家公园”，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名录上的佼佼者。

清澈秀美的九曲溪和卓然而立的玉女峰，仍然在送茶远行。

“公仆”的涵义

——谷文昌精神历久弥新

文 / 杨际岚

这天，在福建东山，参观谷文昌纪念馆。

纪念馆整体布局分为八个部分：序厅，饱经苦难的昔日东山，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为民担当的公仆情怀，造福一方的责任意识，清正廉洁的从政品格，精神永驻的绿色丰碑，今日东山。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场景，谷文昌生前使用的实物，内容翔实的文字，深深打动了观众。

从纪念馆出来，上了游览车，这时，有位文友喃喃说道：“有时，因为一个人，会对一个地方增添了好感。”显然，这说的是谷文昌和东山。

虽只是一句闲谈，却引起同行者的共情。俗话说，人死如灯灭。谷文昌走了这么多年，人们却依然念他的好。闲谈显真情。无怪乎，岛上竟然出现“三公”新说，“谷公”，谷文昌，“黄公”，黄道周，“关公”，关云长。无怪乎，谷文昌墓园，悄无声息地多了只香炉，雕刻着“谷公 人民敬仰”。无怪乎，“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在东山渐渐相沿成习。

此中自有一番缘由。

冷热之间：处事有韧度

谷文昌的“热”，是众所皆知的。

初到东山，眼见风沙肆虐，百姓流离，谷文昌便发了狠心，定要治住这沙。“制服不了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十四年任上，他领着全县百姓，种下木麻黄七万多亩。这数字看似平常，却是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树苗死了，再种；再死，再种。他竟像着了魔似的，与这风沙较上了劲。“屡败屡战”，坚韧不拔。

为治理风沙，谷文昌带着沙荒调研队踏遍全岛412座沙丘。

见过一张老照片，谷文昌蹲在沙地里，捧着木麻黄，欣喜若狂。仿佛捧的不是树苗，而是初生的婴儿。在一处沙滩，当年种了不少树，仅存活9株。他朗声告诉在场群众：“有九棵，就有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就能绿化全东山。”

在临时搭建的育苗棚里，谷文昌和技术员趴在煤油灯下记录数据，从一次次实验中总结了“顺风斜栽”“深沟栽种”“带土移栽”等“诀窍”，付诸于植树治沙持久战的漫长征程。久久为功，滴水穿石。数十公里海岸线，终于筑起了“绿色长城”。

此次采风，穿行于蝶岛葱郁的林带，脚下是细软洁净的沙径。高大的木麻黄在风中沙沙作响，林间草木清香沁入心脾，94%的森林覆盖率让每一次呼吸都饱含氧离子的清甜，这片“东海绿洲”的每一枚绿叶都在诉说此间演绎的人间奇迹。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最朴素的谚语，寄寓了最深刻的真理。

他的冷，同样教人难忘。

1958年，“浮夸风”“共产风”盛极一时。那时

节，盛行水稻密植并丘风。谷文昌冷静应对，先搞试验田，让事实说话，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大炼钢铁”浪潮卷来。在东山，既缺铁矿，又缺燃料，“大炼钢铁”岂非劳民伤财？！于是，未在全县全面铺开。省里点名批评。上面来人督查。甚至有人提议，某处有两棵古榕，砍下烧成木炭可以炼钢。谷文昌“执拗”劲又来了。东山绿化来之不易，何况这两棵大榕树是东山难得的古树，砍掉又能烧出几斤炭，炼出几斤钢？在他一再坚持之下，古榕树终于保存下来。

这般冷静，返置那岁月，近乎不识时务。但他宁可丢官，也不肯说假话。这般脾性，倒与那木麻黄相似——耐得旱，抗得风，坚韧不拔，在瘠薄的沙地里，也要扎下根去。

宽严之间：处人有温度

谷文昌对己严，严到“不近人情”。

1964年，谷文昌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从东山带往福州的一家子全部家当，只有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咸菜，几麻袋杂物。那木箱是木工厂找一些下脚料做的，谷文昌一五一十付了材料钱和工钱。

调离前夕，有关部门提出让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调省城工作。谷文昌一口拒绝：“组织上调

的是我，不是我女儿，还是让她留在东山。”就这样，谷哲慧在临时工岗位一干就是5年。直到1967年，她通过自身努力参加招工考试被录取，才成为正式职工。

这般作派，在今天看来，简直“迂腐”得可笑。但他待人宽，宽到“匪夷所思”。

翻开《谷文昌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有这样的记载：1950年7月—8月，经常有城乡民众，尤其是铜钵村的群众来区工委、区政府诉苦，寻求解决壮丁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后存在的家庭问题。城关区被抓壮丁最多，有2100余名。1950年5月11日，即东山解放前夜，人口仅1300多的铜钵村，就有147名男子被掳走，成了“寡妇村”。仅有12597户人家的东山岛，被抓走4792名青壮年。

一夜之间，这些壮丁家属成了“敌伪家属”，甚至成了“反动敌伪家属”，成为被监视、孤立、打击的对象。谷文昌经过进一步核查，发现对“敌伪家属”的歧视甚至株连到亲戚，受牵连人数多达6312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83%。每一项数据，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呀！

谷文昌随即向县领导班子提议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他认为：“这些被国民党抓走的壮丁，都是本分的、贫苦的农民，他们是被国民党用刺刀强行掳走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家人正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敢于对人民负责。国民党造灾，共产党就要为民众救灾。”班子成员终于形成共识，不再称“敌伪家属”或“反动敌伪家属”，改称“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一项德政，万千民心。从“敌伪家属”到“兵灾家属”，一词之差，救了多少人！有老人回忆，改名那天，全村人哭作一团。这般胆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实属“胆大妄为”。

“救灾”行为的效应，在1953年的东山保卫战中迅速显现出来了。许多“兵灾家属”踊跃上前线，有三分之一成了英模。

假如说，改称“兵灾家属”，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实质上是在社会生活中解除了“兵灾”之痛，“为民众救灾”；植树造林，固沙防风，则是面对自然灾害，同样是“为民众救灾”。这两项“救灾”，充分诠释了这位共产党人如何全心全意“为东山人民造福”。

来去之间：处世有亮度

1981年1月中旬，项南到福建走马上任。下旬，赴闽南调研。来到东山，听到关于谷文昌的感人事迹。得知谷文昌患病，项南当即决定赶往漳州医院探望。家属告知，谷文昌当晚情况还比较稳定，现在天色已晚，又下着雨，建议项南书记隔天再来。

1月30日，凌晨3点多，谷文昌去世。天一亮，项南一行来到医院，惊悉谷文昌逝世。他沉痛地向谷文昌的遗体告别，并亲切慰问谷文昌的家属。项南对史英萍说：“这次到东山调研，看到了谷文昌在东山留下的功绩，我们都很感动。谷文昌同志南下福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东山人民和福建人民，人民会永远怀念他的。搞‘四化’建设需要这样有事业心的好干部。”

项南亲自安排《福建日报》刊发谷文昌逝世消息，亲自为拟发消息稿改定标题，把原题“龙溪地区副专员谷文昌同志去世”，改为“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去世”。

这次，在展馆中看到扩大的报纸版样，此条消息副标题为“省委领导同志亲切慰问他的家属”。后尚有一句，“项南同志说：福建人民会永远怀念

他的”，被项南划掉了。显然，这样的处理，意在淡化个人色彩，强调组织行为。

“为东山人民造福”，寥寥七个字，浓缩了谷文昌的一生，字字重千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言易行难。家人清理谷文昌遗物时，发现抽屉里放着700元钱，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按民俗，需给逝者换上新衣服，可是谷文昌没有新衣服，家人只好把他珍藏的那套军装给他穿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意为人民”，人们在谷文昌笔记里发现了这句箴言。它宛如“铁律”，贯串其一生，死而后已。

常言道，人走茶凉。1915—1981，短短66岁生涯。谷文昌已去世四十多年，名声非但没消散，反愈传愈久远。谷文昌纪念馆位于赤山林场，正是谷文昌倾注心血植树造林的基地之一，2004年开馆至今，参观总人数220万人次，其中，2024年参观人数达18.6万。

细究起来，无非“民心”二字。造林，百姓得了绿荫；治沙，百姓得了良田；改名分，百姓得了尊严。谷文昌“一心意为人民”，这便是“公仆”的真实涵义。他所做的，都是百姓最需要的；他所给的，都是百姓最缺乏的。百姓最是实在，谁对他们好，他们就记着谁。

环岛林带绵延141公里。毗邻谷文昌纪念馆的谷文昌墓园，140级台阶。从太行山来到东山岛，谷文昌艰苦奋斗14年。几个数字，似乎有着某种关联。这些或许纯属巧合。说实话，我喜欢这样的巧合。让人们对于谷公的怀念，多了一种世代物化的承载。

夏夜，漫步马銮湾，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湿润拂过面颊。新月般的海湾在夜幕下铺展，远处渔火如星子坠落，在墨绸般的海面上摇曳出流动的光痕。海涛声声，绿色长城蜿蜒至星空尽头。犹如造福者以心血浇灌的人间星河，熠熠生辉。

一灯精舍

文 / 叶 香

他是鼓浪屿的世家子弟，父兄都随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来又转往美国。他厚积薄发，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进入复旦大学深造，一举扭转命运，从工人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

他受过许多冤屈，本也可以移民美国，但他坚持了下来，要为传承弘扬地方文化竭尽全力。

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诲人不倦，以史教化，曾任厦门博物馆副馆长，他就是被誉为“闽南国宝”的文史大家何丙仲先生。

“是先祖开创的美好家风熏染陶冶了我，家国大义啊！”鹭岛的深秋，天朗气清，微风不燥。因筹拍大型文献纪录片《民族英雄陈化成》，我前往一灯精舍登门求教何丙仲先生。一灯精舍，是他的斋名。窗外兰菊芬芳，竹影摇曳。谈罢陈化成，何丙仲感叹了一声，“陈化成，还有郑成功、陈嘉庚、林可胜，这都是我们闽南爱国抗敌的英雄啊！我的家世也传承着这样的血脉”。他沏上一壶武夷老枞，与我娓娓道来，“祖父是晚清最后一科秀才，因受聘任禾山乐安学校校长，故而从泉州惠安举家来厦。”“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一阵清风拂过，水墨丹青卷轴轻轻磕打粉墙，发出微微的声响。“我几回迁新居，必悬挂书画。这幅山水挂轴是父亲在台湾的作品，他晚年退休后，师从张大千弟子孙云生先生习山水，把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都书写在了

这些山水画中。”托清风为引信，何丙仲缓缓地打开了话匣子，犹如打开了一幅时光的卷轴。

一架战机飞向云空，云空里硝烟密布，厦门机场、武汉机场、武威机场、西昌机场、恩施机场，何启人，中国抗日战争飞行员，一次次投入空中鏖战……何丙仲父亲是家中独子，在其祖父的教育下英勇从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其祖父给何丙仲父亲写家书道：“当今风云际会，男儿报国之时，汝宜凌霜雪而弥坚，方无负何氏族人之期望也”。说到这，何丙仲起身拿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默默凝视，此际，只闻清风轻轻磕打画轴声响，仿佛作画之人——何老师的父亲在和我们轻声低语。

江山鼎革。后来，父母带着四个兄长去了台湾，年仅3岁的何丙仲被送到鼓浪屿和祖父母一同生活。没想到这一别，便是大江大海，神州换了人间，从此父母亲再也没有踏足大陆故园，海峡对岸的台湾成为何丙仲一生的牵挂。一株桂花树，五十余年了，枝干壮实苍劲，满目苍翠，淡黄淡黄的桂花散发出幽幽的香气。2004年，何丙仲赴台的夙愿终于实现。他来到台北的空南眷村探访，一进小院即看到父亲生前手植的桂树，触到树干的那一刹那，何丙仲眼泪夺眶而出，那是父亲的余温啊！逗留半日之后，何丙仲随二哥前往木栅的墓园祭拜。墓园里，那一排排墓碑都面朝大陆方向，二哥告诉何丙仲，这里安葬的都是来自大陆的空军旧袍啊，瞬间他泪目了：那岂止是一座座冰冷的石碑，更是

一颗颗炙热的赤子之心。在父亲墓前，何丙仲久久不愿离去，与其父亲隔界对话，半个世纪的思念顿时化作泪眼婆娑。此刻，在何丙仲的书房里，我注意到，几案上紫砂茶壶升腾起缕缕轻烟，仿佛呼应着淡淡的忧伤，悄悄地流淌。

数十年来，何丙仲潜心研究，做出许多创造性的探索。他的一部部论著，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评价。他成为地方文史研究的领军大师，参与主编的《厦门文库》《泉州文库》《沧江文库》，总览了闽南历史文献，为闽南人增强文化自信奠定了底气。他以专家名义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开台王颜思齐》《海洋之子周起元》中频频出境，精彩讲述，这两部纪录片获得了中国纪录片的最高奖。他考证了明代中期创建于闽南月港的金沙书院，认定这是在全球大航海时代，中国地方官员和理学名家利用欧洲商人原商务会馆改建而成，由此，中国书院文化别开生面地具有了海洋性。

何丙仲的书房中两列书墙对峙，整齐有序地存放着上万册图书。他每天都在这个书房里辛勤耕耘，灯光彻夜通明，因此，他将这个书房命名为“一灯精舍”。在全国首届书香之家评选活动中，他的“一灯精舍”被票选为九十八家之一。数十年的勤奋学习与研究，他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身体健康。在田野调查中，他两度摔成重伤，即使腿部打着石膏夹板，他仍手不释卷。2022年盛夏，新冠病毒肆虐，在核酸检测频繁、时冷时热来回的折腾，特别是室内室外强冷强热的交替中，他病倒了。而此时，他正在担纲点校明代崇祯六年版的《海澄县志》，这部县志唯一的原版藏于日本东京市，是闽南历史文化领域比较重要的古代文献。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何丙仲带领助手王科武费尽了心力，点校本终于成功付梓了。唐翼明，国学大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披览20卷近千页的《海澄县志》书稿后，看到700多处校正，连声感叹不已，他在跋

中写道：“丙仲先生受命以来，旁搜远绍，校讎比对，至为严谨。虽沉痾在身，犹不辞烦难，倾心勉力，寒暑相继。又有海沧文史专家王科武先生从旁协助，殚精竭虑，日夜披览，细致推敲。《海澄县志》校勘工作之圆满完成，实为海沧文化建设又一盛事，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何丙仲将一摞书稿拿给我看，我不禁感叹道：“您真是燃烧自己，点亮闽南的文化灯火！”他微笑着说：“我的书房叫作一灯精舍嘛。”

何丙仲向着一位长者频频拱手，一步一步倒行着，虔诚地告辞……台北，罗斯福路，一座日式老宅，这是台湾海洋史大家曹永和先生的府邸。曹先生学识渊博，尤其在郑成功及闽台关系史上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成果和巨大的影响。何丙仲与曹永和先生神交已久，并虔诚地尊他为师。2007年，终于得到了登门请教的机会。告辞时，他就这样拱着手，一步一步倒行着，曹先生见状，甚为惊讶，连忙走出门去，扶着何丙仲的手臂说：“先生如此厚礼，不才岂敢岂敢。”何丙仲满脸都是谦恭：“晚辈才疏学浅，今日得先生教诲，受益良多，应该应该。”曹永和问道：“此种古礼，台湾几近失传，想来大陆也概莫能外，先生何以奉行？”何丙仲慨然一声：“家教也。”于是，台北街头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剪影，学生拱手退去，先生挥手致谢……

讲完向曹永和先生行礼的往事，何丙仲哈哈笑了，他告诉我，这件往事常常被在厦门海沧参与社区营造的台湾青年提起。从2014年起，海沧陆续招聘了四五十位台湾青年，来到乡村从事社区营造。他们参照台湾经验，办起了社区书院，传承家风家训，挖掘在地文史，着意让乡民们知书达理。宋思纬在鳌冠村的古民居提督府里，发现了一块“宽惠福桓”巨型匾额，他立即向何丙仲先生请教，何丙仲曾在田野调查中对这匾做过初步研究，经宋思纬这么再次提起，他在宋思纬的协助下，经过认真地考证确认这是康熙皇帝赐予浙江提督吴淦的一块匾

额，隆重表彰这位提督巡守南海群岛的功绩。苏子睿、许孝存、曾雅琦、陈静怡等几位台湾青年，在乡村寻访中发现了一座石坝，何丙仲和厦门博物馆副馆长郑东闻讯后赶到现场，经过深入考察，认定这是明代的一处水利工程，最大的价值是陆海共治。

何丙仲还指导了符坤龙、张德玮、林倩如、高硕亨等台湾青年，经过广泛地寻访和调查，编著出一本《铭记海沧——海沧楹联碑刻汇编》。

当这部上下两册的精装本正式出版发行之，在一灯精舍里，何丙仲和台湾青年捧着这套书一起欣慰地笑了。



田背村， 那抹不散的乡愁

文 / 刘振春

踏上故乡的土地，每一步都踩在记忆的脉络上。这个上杭县南部中都镇的小山村，依然保持着它七百多年来不变的从容。村口的古树还是那样蓊郁，只是比记忆中更加苍劲了些。村中的长辈眯着眼打量我，皱纹里藏着熟悉的乡音：“转来哩啊。”

是啊，转来了。从1981年离家到县城读高中再后来大学毕业后工作奔波，即将退休，四十多年的光阴如水流逝，可田背村始终是我心灵的归宿。

云霄阁的守望

一入村口，云霄阁便映入眼帘。这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古塔，是田背村最引人注目的身影。童年时，我总和小伙伴们在塔下仰着头数它的层数：七层，高二十米，下三层泥木结构，呈四方形，从第三层起转八角形，全用木头搭建。大人们常说，这座塔有个神奇的奥秘——外斜内正，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塔身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四百多年来无人能解。记得小时候，有位长者指着云霄阁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塔就像田背的读书人，外表看似倾斜，内心却始终端正。”这句话，好似我一辈子的精神灯塔，指引我抱朴守正，行稳致远。

如今细看，塔门石柱上的楹联依然清晰：“黄鹤归来带得松花香丈室，白云飞去放开明月照禅心。”另一副“佛地有尘风自扫，禅寺无锁月常关”更是道出了田背人洒脱的心境。每层供奉的儒道佛各家神明，正是客家人信仰包容的体现。

宏文馆的书声

从云霄阁往北走几十米便是宏文馆。这座占地一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是田背文脉的源泉。

清乾隆年间，田背的先贤们倡议筹建宏文馆。不到三年，这座三堂出水、十六个厅堂、二十二个房间、七个天井的宏伟建筑便落成了。门额上“宏文馆”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而中堂那副“道德经纶，统备一身十七世；礼乐教化，流传九有亿万年”的楹联，更是田背人崇文重教精神的写照。

光绪三十年，丘逢甲倡导在宏文馆办忠恕小学，成为田背第一所新式学堂。每次经过宏文馆，仿佛都穿越时空，响起先辈们从宏文馆传出的琅琅书声。据族谱记载，从明嘉靖至清末，田背村有举人十二人，贡士十七人，各类生员数百人。而今，村中又出了四十多位博士、硕士。这片土地人才辈出，正是因了那深植于血脉中的崇文重教之风。

堂号声声：镌刻于门楣的祖训

村中一座座古民居，矗立于村子的不同方位，且大都保存完好或是修旧如旧，留存着岁月的痕迹，实在难能可贵。正训堂、守愚堂、立本堂、致和堂、耕沁堂、藜光堂、务实堂、郎官第、大夫第……这些古民居名称或刻石于门楣，或刻匾于厅堂，真可谓字字生辉、堂堂焕彩。这些名号各有风骨，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不同的家训，或崇德尚仁，或正人正心，或为人处世，体现了主人妥妥的“三观”，彰显着满满的正能量。

“守愚堂”的名字最耐人寻味。如今在外闯荡多年，才懂得这“守愚”二字蕴含的人生智慧——这“愚”不是真愚，而是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

“立本堂”的名字直白——做人不能忘本。中堂屏风刻着的“铁石梅花存气概，山川香草见风流”，寓意品若梅花香在骨，心怀有志如山川。另一楹联“立贤门而居祥光常照，本质朴之处明德惟馨”，提醒后人：守质朴之本真，方显美德馨香。

“耕沁堂”，堂名取“耕读沁心”之意，田背人深信“耕可养身，读可明心”。“致和堂”与“和睦堂”，一个讲究“致中和”的处世哲学，一个直指“家和万事兴”的朴素道理。田背村的先人们用

这些堂号，为后世立下了做人处世的准则。还有那“重熙堂”，取光明相续之意；“云程发轫堂”，象征事业初启；“藜光堂”，暗含夜读之苦；“务实堂”，倡导脚踏实地。

在这一座座古堂屋里，我读懂了田背人的精神密码：既要有梅花般的铮铮铁骨，也要有香草似的风流雅致，更不能丢失质朴的本色。

楼第巍巍：功名与德行的印记

“棲凤楼”的飞檐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这座三层木楼曾是村中的私塾，培育了无数英才。楼名取“凤栖梧桐”之雅意，寄托着对子弟成才的殷切期望。

“谦益楼”，楼号出自《尚书》“谦受益”。楼主人世代以教书为业，最鼎盛时，同时有三十多名学童在此就读。楼中的楹联“谦恭处世乾坤大，益智修身日月长”，至今仍是村里孩子们启蒙时必学的格言。

“大夫第”和“郎官第”，这两座气势恢宏的第宅，记录着田背村曾经的荣耀。“大夫第”对应高阶文官，“郎官第”则多指中枢近臣。虽然当年的官袍早已褪色，但“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精神，却通过这一砖一瓦传承下来。

关帝庙的忠义

田背村的关帝庙虽不大，却是村民精神的寄托。庙门楹联“三人三姓三兄弟，一龙一虎一圣贤”，道尽了桃园结义的千古佳话。殿内“忠心昭日月，浩气溢乾坤”的匾额，则是田背人对忠义二字最朴素的理解。

童年时，最爱听老人讲三国故事。关羽的忠勇、张飞的豪爽、刘备的的故事，不仅娱乐了我们的童年，更在不知不觉中，将忠义仁勇的种子播撒在我们心间。

善行流芳

在田背村通往县城的村口，立着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建于清道光年间的石坊，背后藏着

田背人的德善基因。

十五世子任公，在道光甲午年于闽省兴修贡院，其儿以父名捐银一千两，朝廷因此奉旨建坊表彰。更早的乡贤刘惟质，捐田筑水口横堤并植树，订立乡规民约，严禁砍伐。他为了教育族人，故意让家人去砍树枝违约而严加处罚，责令家人鸣锣通报全村，自己亲到全村各户送罚豆腐两块。这种身体力行的教化，至今仍在田背流传。

文脉新传

如今的田背村，既守护着古老的传统，也拥抱着崭新的时代。

2016年，田背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一认可，让田背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村民们自发组织，修缮古建筑，整理族谱，保护民俗，让田背的文脉得以延续。

村里刘科芬老人，87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他一笔一画刻蜡版印刷，留下了《刘氏族谱》《田背村志》等珍贵资料。村里出版的《田背风采》一大半是他的文字。这种智者，才是田背村的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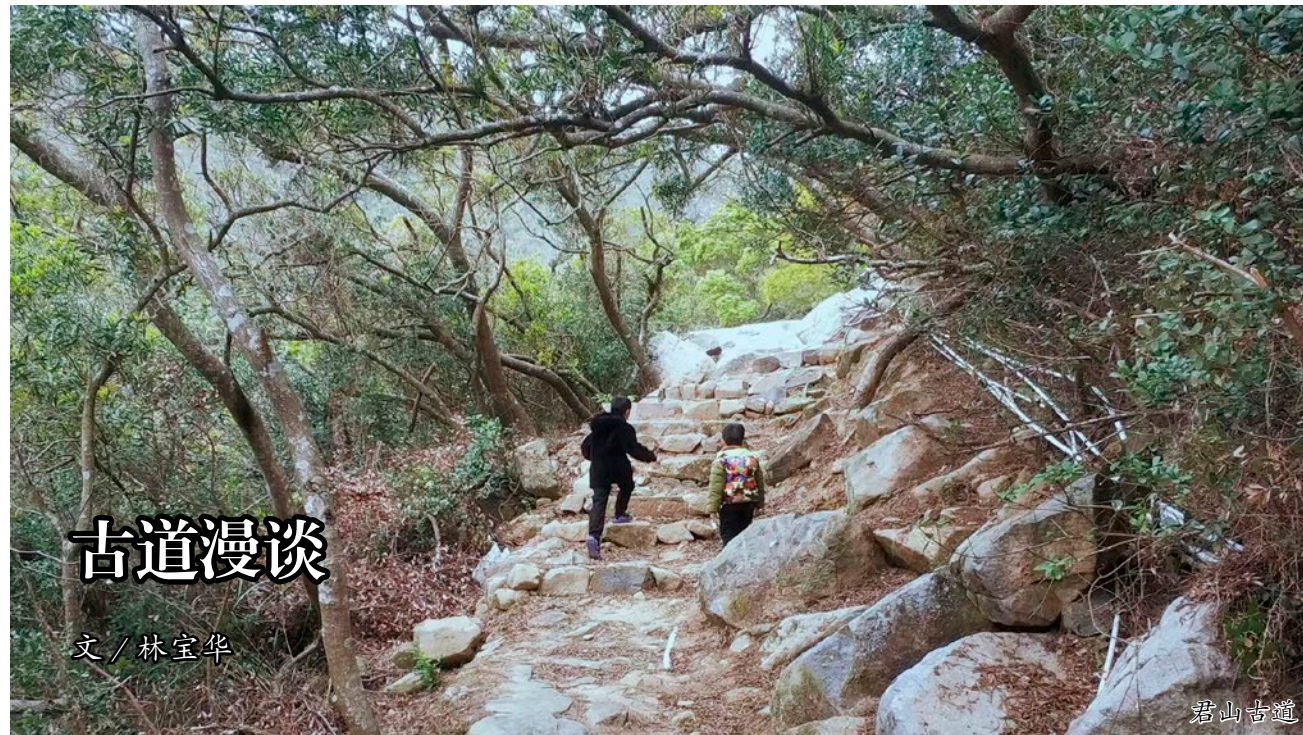
走在如今的田背村，云霄阁周边铺上了步道，种植了花卉树木，在灯光映衬下，古塔与绿树、花海相映成趣，每天吸引许多村民在此休闲散步。孩子们的读书声、欢笑声，年轻人的歌声，老人们的谈笑声……这些声音，与七百多年的历史回响交织在一起，奏出了田背村新的乐章。

我心依旧

朝阳初升，我又要告别故乡。站在村口的同庚榕下——这棵由老支书刘致龙与几位同龄人于1989年种植的榕树，如今已枝繁叶茂。

回望田背，云霄阁秀丽耸立，宏文馆的书香仿佛还在萦绕，关帝庙的忠义故事仍在流传，古堂屋里的家训铭刻心间。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田背村独特的人文景观。

这片土地，这群人，这种精神，将永远在我血脉中流淌。



平潭君山古道，我登过不止一次。最好是在秋冬，在霜晨，山林有些寂寥的时候。清人林琪树《登君山绝顶》诗云：石乱有泉皆见隙，地寒无雁不知秋。我们这位福清老乡是懂山的，秋气高爽之时，一派林寒涧肃、泉冷石白，最是令人坐忘息心。

类此古道，旧时海坛有很多。

凡青山隔阻处，人们一般会在低平的“岭”上辟出道路，方便四境之民。比较出名的，有苏澳崎石岭、中楼龙兴岭、钟门梯云岭、敖东西院岭，以及龙北的梯猫岭。这几个岭上的故道，我大多走过。

崎石岭，在今天苏澳崎石自然村东边山上，长约里许，是旧时军路底、白沙垄村通往苏澳街的捷径。崎石村，为清末海坛名士陈玉山、陈方策父子的故里。

龙海村西院岭，在敖东六桥水库边的牛脊山上。清咸丰年间，由天山美林云衢领头，募资铺设了二百多级石蹬，方便行人来往。林云衢，家有薄产，在门前造了一个“竹鸣园”，此园也成为当时

海坛南北文士雅集之所，留下许多儒林佳话。

还有龙兴岭，自古便是流水与城关之间的咽喉要道。在平潭光复、村庄械斗、大刀会暴动等诸多事件中，都有它的身影。当时这一带，左是燕下埔沙地，右是韩厝楼盐坎。君山上，有古道多条。景致最好的，有三条。以现在的君山顶水库为中点，朝东到流水镇山门前村，是水磨岭古道；往西去中楼乡、芦洋埔一带，有东郑溪古道；向北到磹水七村，也有一条山路。数百年来，山南山北之民，频繁往来其间，交织成一幅幅五味杂陈的人间百态图。

他们当中，有凌晨四点的中楼乡渔民，迎着曦光，结队翻过君山，去往流水码头集合，准时开船出海捕鱼。走得快的话，四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当时，全县像样的避风港没几个，所以只能把船泊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渔船归港后，这些汉子还要挑着一两百斤重的海货，原路返回。

有平潭北部的竹编艺人，为了卖个好价钱，从家里出发，顶着风沙，高一脚低一脚蹬过芦洋埔的沙海，再翻过君山，到流水镇上售卖。

还有嫁到山那边的新娘子，敲着牛角的算命先生，挑担的货郎，赴馆的私塾先生……往来而不绝，历史悠久的水磨岭古道散发着勃勃生气。

一直到上世纪末，村村通公路的时候，这些古道才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消隐于自然之中而不为人知。如此算来，它们的荒寂，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光。

2000年左右，我在流水中学念书。班上不少寄宿生是礅水村一带人。星期天下午，他们背上一周的口粮，相互结伴，从白鹤山南出发，踩着石板路，翻过山头，取道君山水库，经水磨岭古道，直下山门前村，再穿过海滩，才能到流水中学。单程三个小时，每周往返两趟，坚持三年。彼时，环君山水泥路已经修好，但沿途要经过十几个村落，相当于绕上一大圈。有些同学坐着“天目山”或“龙马车”等简陋的农具车来回，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舍得花钱，还是以走山路为主。

水磨岭，得名于水磨溪，水磨溪得名于山门前村的水磨坊。

在平潭，像山门前村这样的风水宝地是不多的。有山有海，有水有田，称得上鱼米之乡，出过很多读书人。先民们在溪水上面建起磨坊，不仅满足本村之用，而且附近五乡八里的，也把地里出产的小麦大米，送到这里磨成面粉米粉。

水磨溪，源出君山插云峰下，涓涓细流汇聚于山坳，转而向东，顺着马头山与白马坛岭之间的山谷而下，或急或缓，或隐或现，时而潜行于草丛之中，时而喧腾于巨岩之上，与山风一同浅唱低吟，与草木相互缠绵悱恻，穿过相思树林，穿过满是青石厝的山村，流向大海。

村里人临溪辟路，省却了开山辟石的艰辛，又有美景一路相伴，溪水还能解行人渴乏，真是一举三得。这条古道究竟修筑于何时，没人说得清楚，但其雏形大概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南宋故臣林

惟浩，也就是林扬的先祖，在南宋灭亡后，拒绝在元朝为官，遁入海坛山，隐居在东海边上、君山脚下，过着晴耕雨读、种桑植麻的生活。古道，也许就是从那时起出现的。

古道的较近一次铺砌，是在土地革命前夕，由山门村乡贤林水旺捐资修建。此公为人勤劳尚俭，有一副古道热肠。

他家以做面、卖面为业，每天四更起床，挑上线面，翻过君山到中楼去叫卖，几乎风雨无阻。因常年跋涉山路，深感年久失修，多有不便。

林公心里向菩萨立下宏愿，发誓将来有成，定要把这几里山路重新铺上石蹬，为乡里做些事情。由于为人踏实能干，几年下来，陆陆续续置了几亩地，家境慢慢殷实起来。眼看机缘成熟，他果然请来几个匠人，从山脚往上整修，把残败不堪的山道整葺一番。

这是一个大工程，但他坚持了下来，把路铺过了君山顶，铺向了山那边。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他让小女儿给山上的修路师傅送饭。小姑娘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回到家之后却得了急症，没了。真是晴天霹雳！后来，有人推测说那天天气炎热，也许是中暑了。也有人说，小姑娘赶路口渴，回到家后，把灶台上的半壶低度白酒当成凉白开，一口气喝了，没有缓过来。总之，众说纷纭，没有结论。今天看来，可能是心疾，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许多突发疾病往往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古人说，修桥补路，功德无量。从那以后，受到巨大刺激的林水旺，似乎也不再相信好人有好报。无论如何，路是不再往下修了。再后来，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旧乡绅的体面难以为继，林水旺家道愈发衰败，风中飘絮，身不由己，结局让人唏嘘。

几十年后的今天，听村里老人讲起这些陈年旧事，我的心里也只是平静。但真正置身山中，重走这条被历史遗忘的古道，面对戛然而止的石阶，面

对林公未竟的善业，却又分明感受到些许伤感无奈。

微雨中，石阶、青苔、古樟仿佛被水洗过，闪着幽暗的光。君山古道啊，你就像历尽沧桑、宠辱不惊的老者，究竟深藏了多少秘密？承载着几多悲喜？

我的先祖亦在君山脚下住，堂姑是个苦命人，四岁丧父，十三岁丧母。生活所迫，要送给君山西边的一户张姓木匠，当童养媳。那天一大早，族叔领着她，从南社山脚下出发，向北穿过田野，越过溪流，取道水磨岭，要从那里翻过君山到东岚村。一大一小，一前一后，那天山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知道小姑娘的心事。一想到要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她心里慌乱又不安，眼泪就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微弱地啜泣，在松风海涛间，无人看见，也无人听见。

半年后，也是从这条古道，堂姑逃回了老家，死活不愿意再去东岚了。她说木匠儿子待她挺好，只是双腿残疾。想到以后要跟他拜堂成亲，共度一生，就觉得难以接受，人生地不熟的，夜夜躲在被窝里哭。家里大人听她这么说，不再勉强，退了二百元聘礼，也就算了。几年后，姑姑就嫁了后来的姑丈，生了四个儿子，日子过得波澜不惊，没有人再记得这档子事……

一条古道，见证着百样人生，千般滋味。许多年前，当林水旺挑着线面，当我的堂姑哭着离开家门，当我的同学结伴穿过相思树林，是否想过将来要过怎样的生活？后来又是否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切大概都没有答案。无论世事如何变幻，古道从来不言不语。

这几年，岛上的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好。每当驾车在大路上疾驰而过，看到车窗外的君山时，我总会想到那隐秘的角落，想到百折千回的水磨溪，依然不知疲倦地歌唱；想到那临溪的野生青梨树，熟透的果实，在山风中空自掉落。



海螺、沙滩和月牙湾

文 / 叶忠惠

一

邻居夏道士家有一只大海螺，那是一只只有故事的螺，是夏道士祖上传下来的“驱鬼”法器。夏道士祖上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风水师，兼做吹鼓手，会念经、择日、算命、看阴阳。据他说，那只螺来自“东海龙王水晶宫”，吹出的声音呜呜咽咽，虽不悦耳，但能“避邪”。我不关心它是否真能“避邪”，只想近距离看看这来自东海龙宫的宝贝。

我们那一带，若有老人驾鹤西去，必请夏道士挑头，招呼斋公到家里敲敲打打、吹拉弹唱。夏道士每次出场，必带上那只螺，在祭祀死人的道场上吹奏。大概因为这螺总在死人的地方出现，村里人觉得它晦气，不肯轻易接近，对“吃死人饭”的夏道士也敬而远之。

小孩才不管它晦不晦气，都想近距离看看它，将它握在手里把玩把玩，若能亲自吹响它，再好不过。对死人的畏惧，使孩子们打消了看螺的念头。我们村里猎户多，秋冬农闲季节，是村民上山捕猎的旺季。每当猎人有收获，我们总要围到猎户家看热闹，离开的时候，又总能分得一点令人惊喜的礼物，有时是鹿角、雉尾，有时是野猪獠牙或豪猪刺之类，大伙不再执着那只晦气的海螺。

有一年，移民到我们村的“老惠安”回闽南探亲，给“小惠安”带回一只小海螺。这只螺虽然也能吹出呜呜咽咽的声响，但比起夏道士的“法器”，不论声音还是个头，都差远了。但我依旧喜欢，愿意用吊在脖子上的野猪獠牙去交换，“小惠

安”死活不干。

海螺激起我对大海莫名的好奇。

此前，我从未见过大海，对大海向往之极。到石狮后，我常常往那个叫“黄金海岸”的海湾跑。海湾有片金黄的沙滩，嵌在蓝莹莹的水边，被木麻黄林子包裹着，形如一弯新月，金黄的色泽使沙滩看起来更像一块刚出炉的蛋糕！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描绘过这个海湾，还给它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叫“月牙湾”。

那时，我去“月牙湾”是想找寻“夏道士的法器”。20世纪90年代，经常有像我这样的“淘金者”光顾那片美得要命的海滩，沙滩上，就连“小惠安”把玩的那种小螺也不易找到，更不用说“道士的法器”了。

二

毕业分配前夕，我被同学领去参观一个关于海的画展，海的湛蓝和宽广深深吸引着我。那时，我的月工资不足三百，竟勒紧裤腰东拼西凑四千多元钱，买来一台日本产专业相机。这种勇气和果敢，这种“玩物丧志”的疯狂举动，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我常常怀念过去的自己：没有畏惧、敢想敢干，浑身上下充满激情。

那个时候，数码摄影还不普及，照相效果要等照片冲洗出来才知道。有时，为了拍出理想的色彩，要不断变换光圈和快门的组合，不计成本地尝试——拍一张照片的钱能在永宁街头买4个海砺饼子。那些年，为了拍好“月牙湾”，我浪费的海砺

饼子难以计数。

摄影是大学问，学会控制快门和光圈，只是入门而已，想要驾驭好胶片并不容易。不同品牌的胶片，宽容度和感光灵敏度不同，即使同一品牌的胶片，常规片和反转片、彩色片和全色片对光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同一品牌的胶片在不同时段摄影，受光照和色温影响，拍出来的照片色彩差别巨大。

“月牙湾”美得要命，淡淡雾霭笼罩下的夕阳，朦胧且富有诗意，若突然吹来一阵风，蓝莹莹的海面被礁石碰撞成洁白细碎的浪花，美如积雪。在这诗意的海边，诗人心里难免要生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我特别喜欢夏日黄昏的“月牙湾”，海面上，鸥鹭追赶着打渔船，大货轮拖着长长的汽笛从天际划过，小舢板迎着风浪摇曳，我看到了海洋版“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举起相机，将它凝固在胶片，发现这些灵动的景致成了僵硬的雕塑，和美没有丝毫关系。若真想领略“月牙湾”的美，请你来到石狮，得来这个迷人的海湾。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成为这美丽风景的一部分，才能切身感受。

我常常在有夕阳的傍晚带着相机步入“月牙湾”，在这里看海，在蛋糕似的沙滩上踩一串长长的脚印，再找一个制高点拍下这些脚印。

有时，我披星戴月来到海边，被湿冷的海风吹得瑟瑟发抖，我咬牙坚持，直到等来姗姗来迟的日出，看过被它抹成橘红的大海，才肯离开。经过无数次努力和尝试，糟蹋了无数个“海蛎饼子”，终究没有拍出画册里那样的、剪影似的“海上日出”，我把遗憾留在“月牙湾”。因为这点遗憾，虽然我已离开“黄金海岸”十多年，又总会找各种理由回到那个海湾，想要弥补当年留下的遗憾。

三

每当渔船返港，海边的水码头立即热闹起来，

到处是鱼贩忙碌的身影。掺杂着鱼腥味的海风迎面袭来，这味儿，只要闻过一次，便终生不忘。

我骨子里潜伏着农村孩子才有的那种放荡不羁的野性，坐不住，特别喜欢户外徒步，经常往海边跑。20世纪90年代，“黄金海岸”的名声已经很响，“月牙湾”却依然低调，知道的人很少，专程来这里旅游的人更少，偶尔能碰到来写生的画家和体验生活的作家，有时也会碰到在这里取景的剧组。

如果就让这片沙滩这么静静地美丽着，多好！

房产商来了以后，这片沙滩不再平静，盗采海沙、炸毁礁石、砍伐木麻黄的事时有发生，人们在海滩上大兴土木，宾馆、跑马场、游乐园、培训中心、别墅会所在这里落成，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当年建好的那些宾馆、游乐园、培训中心、别墅会所就被一一推倒……

木麻黄林子没了，也许再也无法恢复。没有木麻黄衬托的沙滩，缺少自然之美和生态气息的海湾，就不配再叫“月牙湾”这个诗意的名字。我常常这样想：人们这些年在海边大兴土木，又建设，又拆毁，好像很忙碌的样子，他们的行为究竟是建设，还是破坏？

被冠以“黄金海岸”美誉之前，“月牙湾”极其宁静，生态也好。那时，目之所及郁郁葱葱，苍翠的林木、金黄的沙滩映衬着碧波荡漾的大海，美得叫人激动。

涨潮的时候，潮水袭来，成群的招潮蟹在沙滩上欢腾跳跃，有生命的衬托，沙滩才美。光脚踩在细沙上，软软的，麻麻的，那种感觉美妙至极！在这种境界里独处，在木麻黄林子里面海而坐，放空心里的烦恼，什么也不想，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海面上的潮起潮落，听海潮温柔的轰鸣，这是对生命最好的慰藉！

“黄金海岸”开工建设后，这一切已然不在。

母亲的银戒指

文 / 肖流金

重阳节我接九旬母亲到身边小聚一段时间，给母亲买了一只新疆和田的羊脂玉镯，帮母亲左手戴上玉镯时，母亲右手中指的银戒指被我轻轻褪下，看到母亲惊讶诧异的表情，我用手掌抚摸着她的手背，告诉母亲这只已陪伴她72年的银戒指，我想要留在身边。

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总有一些物件，宛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于我而言，母亲的银戒指便是这样的存在。看似平凡无奇，却每一道纹理都诉说着母亲往昔的点点滴滴。

记忆中，母亲的银戒指总是散发着淡淡银辉，柔和的光泽如同她的爱，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戒指的样式极为简约，没有繁复的雕琢，没有华丽的装饰，就只是一个光滑的银圈，质朴而纯粹。

母亲告诉我，这枚戒指是她出嫁时外婆亲手为她戴上的。那时的母亲，面容姣好，身姿婀娜，满心欢喜地踏入了新的生活。银戒指便成了她身份转变的见证，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在那些清苦的日子里，这枚戒指是母亲为数不多的珍贵之物。它陪着母亲在晨曦微露时起身忙碌，洗衣做饭、喂鸡养猪；它陪着母亲在烈日炎炎下走向田间劳作；它陪着母亲在黄昏的余晖中等待父亲归来，操持家务。戒指在母亲的手指上渐渐有了划痕，有了磨损，却也因此而更具韵味，如同母亲的人生，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醇厚。

犹记儿时，每至寒冬腊月，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似要将世间的温暖席卷殆尽。我体质虚寒，手脚总是冰凉。母亲见状，心疼不已。她总会在忙碌完一天的家务后，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握住我的小手。那枚银戒指触碰着我的手背，带着母亲的体温，驱散些许寒意。母亲先将我的小手呵上几

口热气，然后用她那粗糙却温暖的双手，紧紧包裹住我的手，反复揉搓，从指尖到掌心，再到手腕，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无尽的温柔与关爱。在母亲双手持续地摩挲与呵护下，我的小手渐渐恢复了温度，而母亲却常常累得额头布满汗珠。那汗珠在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晶莹的光，与她手指上的银戒指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充满母爱的画面。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的银戒指也是一味治愈疾病的良药，幼时身体无论受了惊吓，还是中暑受寒，母亲的银戒指总能派上用场，煮一枚鸡蛋剥出蛋白，用手绢装好熟蛋白，将银戒指置于熟蛋白内撮成一团，母亲拿起手绢轻轻在我的额头左右滚动着，稍后摊开手绢，看到蛋白中银戒指变成古铜色，就是风寒侵身了，如果银戒指是紫红色，便知道身体是暑热症状。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长大，离开了母亲的身边，去远方追寻自己的梦想。每次离家，母亲都会站在村口默默地为我送行。我回头望去，总能看到她那瘦弱的身影和那枚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的银戒指。那枚戒指仿佛是母亲无声的牵挂，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都能感受到它的牵引，让我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有母亲在盼望着我归来。

如今，母亲已不再年轻，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双手也变得粗糙干裂。但那枚银戒指依然静静地戴在她的手指上，不离不弃。它见证了母亲的青春岁月，见证了她为家庭付出的辛勤努力，也见证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在我心中，母亲的银戒指早已不是一件简单的饰品，它是母爱的象征，是家的温暖，是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珍贵记忆。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枚银戒指会被传承下去，成为我们家族中一份独特的情感纽带，继续诉说着那些关于爱、关于家的动人故事。这枚银戒指不仅仅是器物的馈赠，更是母亲给予我生命岁月里的温暖与力量。



文 / 胡映泉

我的家乡在闽江口外沿海一带的山上。以前乡下的房子大都是老屋，是木结构的，屋顶盖着瓦片。有的是一层，有的是两层，有的也是一层，但盖得高一些，人字形的屋顶下还留出较大的空间，铺上楼板后楼上中间高两头低，也可以当半层使用。老屋的窗户小，采光条件差，里面显得有些阴暗，隔热效果却比较好，夏天时外面烈日炎炎的，进屋后就会感到阴凉起来，冬天时外面寒风呼啸的，进屋后只要把门窗关紧，就把严寒挡在了外面，心里就会感到一种踏实。

老屋的木门都没有上漆，时间久后木板就会显出一道道的皱褶来，像是人老了脸上长出了皱纹。门上安着搭扣，外出时把扣搭扣上，搭扣眼或者用一根短棍拴着，或者用一把锁头锁着。门推开时会发出吱呀的一声响。里面左边门框上安着一个木栓，晚上人都进屋后就把栓板转过来，把门拴紧了。

用上电灯之前点洋油灯，有时也点蜡烛。到了夜晚，灯点上了，发出了昏黄的灯光，会把人影投到墙上。母亲做活要做到很晚，然后才有空给我喂饭。喂饭时，墙上就出现了我们母子俩的影子，她

手一口一口地喂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地吃着。我边吃边看着这墙上的影子，被一股淡淡的温馨笼罩着。有时，母亲在灯光下做着什么事情，边做边给我们说些什么，既是在讲些轻松的故事或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对我们进行着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也算寓教于乐吧。夜深了，我们要上床睡觉了，但夜话还在继续着。外面或者黑咕隆咚的，或者皎洁的月光从窗户泻了进来，无论如何都挡不住我们夜话的热情。我们天南海北地说着，或者说说白天的见闻，或者说说听到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往往会跟窗外的氛围契合起来：当外面黑咕隆咚时，我们会说到一些恐怖惊悚的事情；当外面月光如水时，我们会说到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老屋的厨房里都有一台老灶，烧着柴火。每到烧饭的时分，炊烟就会从突出瓦顶的烟囱袅袅地升起。淡青的炊烟笼罩在淡黑的瓦顶上，这幅乡村的图景最是难忘。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都有炊烟升起，说明生活在正常进行着，无论吃好吃坏，反正都有一口吃的。看到了炊烟，都会让人感到一种踏实和温暖。

雨下来时，雨点砸在瓦面上会发出哒哒的脆

响，听起来十分带劲，并在屋顶上溅起了一片烟。一阵风吹过，水烟四下弥漫开来，天地间变得更加迷蒙了。下雨时，我常常会走到楼上，从窗口望出去，静静地观赏这雨中的景致。雨水顺着一道道的瓦槽哗哗地泻下来，远处别人家屋顶的水烟在飘荡着，弥漫着，风声、雨声、水流声，交织成了一首美妙动听的交响曲。

老屋陈旧，但由于人们都在住着里面，就会经常收拾，也挺干净整洁的。每年端午这一天，母亲都会把坛坛罐罐和箱箱笼笼搬出来，把屋里所有的角落都清理过去，把各种器物都擦洗一遍，并把房前屋后所有的旮旯都清扫一遍。然后，她会端出一罐雄黄酒，含上一口，往各个地方喷洒过去。这说是为了避邪，其实也相当于做了一次大扫除。在我的印象中，端午总是与做卫生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冬至时节的一天，更是要对老屋来一次彻底的清扫。一年没有清扫了，许多地方都积满了灰尘。母亲把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不能搬的就用塑料布罩住，然后将一把新扫把绑在一根竹竿上，先从屋顶的檩条和椽子开始，从上往下把那些灰尘扫下来。接下来，再把盖着的塑料布拿掉，东西一件件地擦洗。经过一天的清扫，房间慢慢恢复了原样，却干净清爽多了，变得焕然一新。

以前生活普遍都比较拮据，人们买不起太多东西，市面上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买，因而老屋里杂物就比较少，显得比较干净整洁。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纷纷住进了新房，但由于不断地把东西买回来，房间被各种杂物塞得满满当当的，反而失去了原来的干净整洁。

以前生活水平低下，菜也吃得很简单，没有太多的煎炒，因而厨房里油烟就比较少。以前也没有自来水，都是把井水挑回来，装在一口大水缸里。水缸摆在灶台前靠墙的位置。底部比较小，这样会放得更加稳当，人站在旁边脚也不容易碰到；腹部却很大，这样可以装下更多的水；而口部又缩小一

些，这样就容易用盖子盖住。由于屋内比较阴暗，水缸的盖子揭开后，就会露出一块圆圆的水面，清亮得就像一面镜子似的，可以清晰地映出人的倒影。这水缸虽然土里土气的，却很实用，清洗起来也方便。灶也是土灶，灶台上铺着一层红色的薄砖，看上去十分简陋，却更有乡土的气息，人们对它更能产生一种亲近。后来人们都住上了敞亮的新房，厨房里煎炒不断，就变得十分油腻起来，水池和灶也都是用水泥砌成的，外面再贴上一层白色的瓷砖，虽也显得十分干净整洁，却变得毫无美感，毫无生气了。

老屋虽然阴暗，但睡在里面却会感到很踏实。母亲每天很早就要起来做活了，炊煮洒扫，还要把水缸里的水挑满，供全家一天之用。她在外面忙活，我们还在被窝里睡得朦朦胧胧的。她在水井把水挑回来时，铁皮的水桶碰到路边的墙上，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我在半睡半醒之中听到了这种声响，就会感到一种温馨和踏实。

人们收入提高之后，就想到了盖新房。盖新房、住新房成了一种潮流，人们都在弃旧图新着。新房都是砖混结构，都是清一色的模样，这家与那家并无什么区别，都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种怪物，接不上地气。不像以前的老屋，乍一看都是木结构和瓦屋顶，其实都是各个不同的，房子的结构、造型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风格，从而呈现出了一种美感。有新宅基地的就把新房建在新宅基地上，没有新宅基地的就把老屋拆掉建新房。

新房宽敞明亮，住上新房是过上新生活的最重要一步。以前，人们长期在老屋住着，也都住得很习惯了，甚至还会感到一种踏实。然而，在这种新潮流之下，人们都纷纷弃之唯恐不及了。那些留下来的老屋由于无人住在里面了，就容易腐朽起来。多年后，我有一天从山上往下一看，发现老屋已经所剩不多了。它们蜷缩在一座座高大的新房之间，像是一个个被遗弃的老人。

“七户半村”里的韧性奶奶

文 / 郭小丽

我的奶奶名叫林细汉妹，1934年生，“细汉”海坛方言里是小个、矮个的意思，这是家人惯叫的小名，也许只抚养她五年的原生家庭并未曾为她取过相对正式的大名，登记户籍时就以这个名字上了户口。奶奶童年不幸，年幼便失去母亲，因家贫无法养育，5岁被生父送到敖东镇巡检司村一个以“讨海”为生的渔家。

巡检司村傍将军山北麓而建，直面大福湾澳口。村庄向来是聚族而居，那时村里仅有两只手数得出来的零丁几户，后因火灾整个家族自此迁出。小时候我去过好几次旧址，从那个仅余几块断石残垣的“遗迹”放眼望去，四周围徒有田垄没有人家，它就这样孤零零，又略显突兀，背靠在巨石滚落堆叠的山坳处，颇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极小的村庄，据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历年村里都只能有七户半人家，如果超过八户，定会有一户人家中有人过世，因而又被称为“七户半人家一个村”。在乡邻认知里的“未解之谜”，却是我们家族苦难的历史。似乎应着这样不幸的“传言”，爷爷的五个哥哥在那个生活贫苦、医疗条件低劣的年代先后因病身亡。

在只为生计奔忙的年月，也在那几间笼罩着沉重氛围的老屋里，奶奶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女时期。乡里的寺庙——玉堂寺，是私塾旧址。那时村里稍有余裕的家庭会把家里男孩送去念书，奶奶很是羡慕，就时不时偷偷地躲在门外听先生用方言讲《百家姓》《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她到了八九十岁还会记诵。奶奶嘴边常说“不识字就是平潭话讲的‘瞎眼的牛’”，没有受

过教育，是她心里隐隐的遗憾。

1951年，曾祖父病重，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才17岁的爷爷肩上。18岁那年，爷爷奶奶结婚（两人同龄），他们感情深厚，婚后共生养10个子女。爷爷善良忠厚、心胸宽阔，奶奶外向热情、细致周全，性格互补的他们相互扶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爷爷奶奶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劳作，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尝遍。在这个他们一起构筑、合力支撑起来的家里，生命诞生、活下来、活得更好，除此之外没有更重要的事了。但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常的命运并不会缺席。他们的两个女儿同样因为生病医治无效早早夭亡，奶奶痛失爱女、日日以泪洗面，然而留给悲伤的时间不会太长，如同以往，哀伤的死很快被挣扎的生所覆盖。搬家、起建新房、把儿女送去读书、为他们张罗嫁娶……时间一晃而过，到我出生的90年代，叔叔姑姑们都已成家立业，家里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是奶奶带大的，还没回到我家前，我的小程序里好像只有爷爷奶奶。奶奶坐在门口跟婶婆们聊些家长里短，我突然从大厅飞奔出来扑进婶婆的怀里，那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把婶婆错认成奶奶，羞惭到无地自容，只好将错就错这一霎，然后躲开——这人生第一次遭遇尴尬场面的时刻几乎就是我年幼记事的起点。

小时农忙，常跟着爷爷奶奶种地，爷爷挑着担子、奶奶扛个锄头，我则提个桶、拿个袋子跟在后面。干不了重的活计，只是帮着撒一撒花生种子，或者把丰收的地瓜装袋，也能获得游戏般的快乐。

爷爷天微微亮就会把牛牵出去放养在山间，黄昏了，常常是奶奶带着我们一起把牛牵回来。去的路上，小孩们蹦蹦跳跳，过个小坡，爬半座小山，树木在夕阳里，夕阳落在左手边，被落在后面、要赶到前头去的我大哭“怎么把我落下了，我不要在后面”，奶奶便安慰说，“以后都让丽丽走在前面”。

“走在后面迷路了怎么办呢，我跟不上呀”“天上的鸟是什么鸟呀，一直在盘旋呢”……我问奶奶，她随口答：“那是老鹰啊，迷路的时候抬头看见鹰，你就记得怎么回家了。”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生长的海岛上有没有鹰，但奶奶向年幼的我描述了一个浪漫的、深刻的场景，长大后，这句她只是随口说的话总是在我很低落的时候想起来。它像是指引，提醒我有个更高更完善的存在能够化解所有的迷途、茫然，安抚我于许多不由径路、恸哭而返的时刻。

大概是她幼时饥饿记忆的延伸——小时候奶奶对我们的关心，是一粥一饭都怕我们会饿着的关心，再到后来自然地延续到对我们成家、立业的关心。不识字的她存着一个电话簿，明明连数字也不认识，她还是硬把每个人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把这些数字组合的形状“画”下来，对着手机按键的数字“图形”，一个一个给我们打电话……她去凤山寺问神明、掷筊杯，无数次无数次，那些人间的琐碎事务，神明怎么会知道呢，她却想要它许诺我们平安顺利的一生。从小到大，她见到我们都不太叫名字，总是叫“阿命、阿命”，把我们当作“命”的奶奶，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也想让神明把最好的东西赐予我们。

姑姑说奶奶最想要“好”，不单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还有处事细节上的“完美主义”。我能想象她年轻时，小小的个子，充沛的能量，周旋于这个家族的人情关系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场面”“客套”的事，她从来是仔细地为别人考虑着想，做得怎么样、心就是怎么样，所以人人都说她

好，这“好”是贯彻了一辈子的无差评的好。在我们小辈的记忆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奶奶 / 外婆最疼爱、最喜欢的那个，对所有人平等地“偏爱”，听起来多么矛盾，但她就是做到了这么难的事情。因为心软，所以博爱，虽然有点抽象——但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接近爱的本质的存在。

“你削两个地瓜，盛一杯米，给我煮碗地瓜粥”，中风醒转过来，精神格外好的那个晚上，小叔负责看护，她一整夜讲着话，念着身边的远方的亲人，说她肚子饿了，想喝一碗地瓜粥，说能不能不再受这些机器设备 and 治疗的折磨，小叔像哄孩子一样劝慰她“你还想要看世界，多看几年的话，就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对世界充满好奇、对亲人朋友真切关怀，疼惜儿女、孙辈，所以我们也疼惜她，我们也舍不得她……

奶奶走后，我常会想起诗人伊路的《至亲的关系》：“我把放在阳光里的棉线袜子 / 穿在冰冷的脚上 / 立刻就有了被慈爱双手拥住的温暖 / 你散在一切里让我感到你 / 使我与无限有着至亲的关系。”有日傍晚，在奶奶家门前看到远山夕阳金色辉煌的光影，山坡上的茼花也被照耀得簇簇紫嫣，点点灿烂，倏而黯然地察觉到这已经是她看不见的世界了，但转而又想到，山、海、草、花、明月和飞鸟，她已散在这一切里，她与这世间的一切是同在的，莫名感到了安慰。我想到她是如此喜爱、眷恋这个世界，想到她是怀着怎样一份痴心撑持、领受着她的那份生活，这仿佛也给了我投入生活，把日子过得沉甸、扎实的不止息的力量。

奶奶，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无限的海域上，“海浪重复地拍打岸边，那么重，那么轻，生活是这样如礁石般在浪花与巨响中日渐磨灭”。很高兴又很幸运，在这个世间，我是您的一个支系，是您看似微渺却深阔如海的人生，迸溅的一朵浪花。

细雨中，我走进崇仁 ——我为崇仁写首诗（外一首）

文 / 筱 陈

清晨，古巷里的灯闪烁
灯影，打在蒙蒙细雨
一根根金色丝线在流动
灯影，映在岁月磨的青石板上
仿佛看见抹着茶油梳着油光发髻
穿着青衫的妇人身影
三寸金莲的蹒跚脚步，从幽巷深处传来
我仿佛穿过时光遂道
吮吸着幽巷古街韵味

淅淅沥沥的，晨雾罩着北溪
望着在朦胧中依旧穿流的溪水
仿佛看见一条载满货物的船穿过
云雾
靠岸哟，一个男子的雄浑声音
撕破了天际，幽巷里的烟火已在
等待

漫步在长长的溪岸上，溪石垒起的短墙
美荡漾心中
一股淡淡的草香沁入心田，
一位妙龄女子，专注地描述着一
张蓝图
听着、听着，心涌起憧憬
稚嫩的童声，从幽巷传来
自然与幽巷老宅的契合
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生发着让人期待的气象

杉 关 ——我为止马乡写首诗

想到“关”这个字，便会想到
一扇门、一道卡、一条界
便会想到与“关”相关的许多词语
过关、通关、关口……
想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关的开与合中体察风与雨

站在闽赣交界的杉关前，
抚摸着长满青苔的老城墙
马啼声从远而近
过了关，舍马乘舟融进了八闽山水
又仿佛听到码头边依依不舍的相送声
骑着马，过“关”去了远方
甚至京城

耳帘仿佛萦绕着隆隆枪炮声
杉关一场战斗的胜利
在历史的年轮中抹上了一道血红印迹
注目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樟树
枝干，如张开的手掌擎住苍穹。

正是春天，山花开的浪漫
来来往往的车辆，驶向远方
一条界，宛如两只手紧紧相握
携手向着美好
“关”不是阻隔，而是联通

冷月无声 ——肃立吴石将军广场口 （外一首）

文 / 吴伟平

帝封江涌，历史的白皮书
呼唤英灵的沉默
一座丰碑从螺洲发出了苍然

向先烈深情的告白
攥住我的手心，微微的烫
燧石取火般——
我轻轻钩沉石雕上的碑文
那藏于吴石
吾族辈笔挺的腰杆
无形的摩尔斯码垒成
吾国吾疆，眼前一座泰山

烈士一身的血痂，要多少的疼
才能如此，苍弘碧血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嗟堪对我翁”
我一双手轻轻滑落
像北斗，叩问漫漫长空

多想用失色的臂膀
再次抬起你高昂的头颅
不在沉默中湮灭
闽水泱泱
再一次回荡祖国宝岛
你心中
不变的恋想

暗洞里的一团火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观后感

生命密室藏有一团火
为民执的薪火，想把它点燃
再微弱的光
也是刺向黑暗的剑
星星之火。腐朽的世界
一旦被它引燃，将摧枯拉朽
漫长的暗隧里
他洞若观火，隧石的火种
只能被胜利看得见
被一个接一个的黎明看得见
他活在自己的心中
活在自己的燃烧中
必要时，随时都将引火上身
除了在烈火中永生
像无数个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
穿越在长夜漆黑的暗道
他们从不因为自己点亮

金山公园荷花

文 / 马 乔

无论你怎么低调再低调
把自己隐秘于绿叶深处
人们也总能一眼发现你

婀娜多姿固然吸睛
沉迷于千姿百媚的人

其实并不真正懂你

最卑微的露
你都可以高高托起
直到高度超过你

有机会进入镜头
被定格成花魁
也不忘带上绿叶

于己有恩的一切
都被放大再放大
如同明月与阳光

荷箭瞄准了流花溪
便如雷达锁定目标
咬住美便永不放松

我有青山

文 / 三 可

从前，人不负青山
更深的契约，是我有青山
一伸手，便接清风
一伸手，握紧天地苍茫

以山为体，见水长流
以山为本，根脉相连

青山应允
有人细辨林叶的脉络
那是大地的倾诉

刻着母亲气度

当风过雨过
青山加深了苍茫
月光浸透，林下精灵
那么近，又那么远

采茉莉的人

文 / 卓雨翔

碑刻、小屋、采茉莉的农人
消失于羊肠小径。盛夏的花田
机械与手工的交响乐仍在上演。
后来的时间里

星星爬上乌龙江，一天的劳作
结束于日归西山
我尝试扛起装载芳香的网袋，轻盈又沉重
——像芸芸众生，看着生活从田里熟透

然后用黝黑的肩头负担它们
独一无二的田埂上
我看到更多采茉莉的人向市场聚集
他们佝偻的背上，藏着我丢失的半生

泉州行吟

文 / 陈志泽

泉州是一艘航船
东西塔是它的双桅，清源山是它的风帆。晋江是它一长串高亢的号子。
一座座红砖厝是它的一个个船舱。
九日山是它的启航，刺桐港是它的码头。

惠安女的银链是它缆绳的图腾，灿若云霞的刺桐花是它航程的象征。

泉州的子民是这艘航船的船工水手。六胜塔、姑嫂塔……是这艘航船的航标。四序开放的花朵、冬日的春雷是这艘航船的旗语。

满载着“天下共宝之”的德化瓷、五洲四海飘香的安溪茶、献给世界人民的深情祝福，这艘航船已驶过宋元的惊涛骇浪，抵达今天的碧波万顷，即将驶向明天的波澜壮阔，一路凯歌不断，南音袅袅……

泉州提线木偶
全部表演都靠那些丝线拉扯。八个指头挑、拨、提、勾，表演武打戏，剑影刀光，打得难分难解；表演文戏，并肩携手、举杯共酌、秋波传送。木头雕刻的“木头人”竟能荷锄耕耘播

种，又能抚琴高歌，舒袖起舞。明代相国李九吾曾为当时的提线木偶题下诗句“顷刻驱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宵中”，点明了泉州木偶艺术的长处与特点。

泉州提线木偶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唐代，被称作“悬丝傀儡戏”。历史长河漂洗得它光芒四射。

“悬丝”操作，让木偶活了。但那么多丝线的纠缠，不也让它的艺术表演备受阻碍？殊不知，正是这个“短处”的化解让它格外活灵活现。泉州提线木偶这才成为一种独特的变形艺术，“笨拙、诙谐、夸张”的艺术。

观看木偶表演，男女老少总是以忍俊不禁的阵阵笑声回报。

泉州宋江戏
提起泉州宋江戏，令人霎时眼前闪现出蝴蝶纷飞的“蝴蝶阵”、长蛇蜿蜒的“长蛇阵”，与狮共舞的“创狮”，梨园戏的“七步颠”“舢舨行”“相公爷摸”，傀儡戏“跑马”——吸取了提线木偶“傀儡”的笨拙、滑稽之美，举世艺苑独一无二。
提起泉州宋江戏，令人如闻大锣大鼓震天响，“红甲吹”“十音”的喧闹，南音的天籁，锦歌的明丽欢快，傀儡调的起伏跌宕……

这种热腾腾的表演竟然出于宋元那时的迎神赛会。一些“游闲子弟”，“以方丈木板，搭成

台案，索以绮绘、周翼扶栏，置几于中，加幔于上，而以姣童妆扮故事”，进而装扮梁山好汉，做各种各样有情节的表演，进而突破宋江故事的局限，异彩纷呈。

提起泉州宋江戏，它的草根性犹如野花盛开于山岭，散发的奇特野味，立时从明万历年间，从那本《泉南杂志》，从白胡子的民间老艺人口中，从村镇间，从广场上，接踵而来飘荡到我们心中。

泉州“古早味”
它无形无影却实实在在渗透在各式各样的泉州美食里，回旋在泉州的民俗习尚、风土人情之中。

它是经受行业奔腾的波浪陶洗、火速时光熬炼的一种弥久愈新的风味。

它从红砖古厝飘出，在老街小巷里流溢，是泉州人一边畅饮南音雅韵，一边品尝的泉州特有美食的悠然自得，是外地客沐浴在“温陵”之地暖暖、润润的阳光中，一边咀嚼浓郁的烟火，一边放飞不绝思绪的惬意，是晋人衣冠南渡跟随的魏晋之风、宋元“市井十洲人”、归侨番客携来的丰美与绚丽，是融汇山珍海味、寻常菜蔬，自成一脉的独特与亲近……

泉州“古早味”隽永在海内外人们的往昔与今朝！

阮章宪《方广寺》诗韵中的禅意与崇敬

文 / 阮学件

“丹山落彩凤，方广存飞龙；鞠躬三进步，壮礼入金銮。”清代贡生阮章宪先生这首仅二十字的短诗，以凝练笔触勾勒出周宁方广寺的圣洁气象与信众的虔敬之心，意境深远、字字珠玑。

周宁方广寺，坐落于福建省周宁县玛坑乡首章村北面2公里处，隐匿在层峦叠嶂、林木参天之间，宛如一颗遗世独立的明珠。它的历史脉络清晰而厚重，由平麓祖师亲手开创，于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建立道场，后至元五年（1339年）扩建成方广寺，寺名便因诵读《大方广佛华严经》有感而得；

明万历年间进一步扩建，清雍正、嘉庆年间又经历两次重修，岁月的更迭赋予了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

寺内景致与内涵兼具，大雄宝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保持着元代建筑风格，上挂明代成化年间尚书林聪题匾“慈云广被”，寺中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碑刻，承载着往昔的记忆。而关于平麓祖师的传说，更让寺院添了几分神圣色彩——平麓祖师敬慎斋戒，艰苦修行，终成正果，于元朝至正元年正月初一子时坐化，其肉身被供奉在大雄宝殿龛左，达

287年不坏且形态自如，寺中众弟子遵从师父遗命，每10年为其更换一次法服。因祖师常显圣庇佑万民、指点迷津且有求必应，世人便称其为活佛、方广佛；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刑部尚书林聪将其事迹表奏朝廷，翌年宪宗皇帝册封为“大圣平麓祖师活佛菩萨”。

在闽东佛教界，方广寺地位尊崇，“一龟（赤溪龟山寺）、二凤（玛坑方广寺）、三支提（霍童支提寺）”的说法流传甚广。其“祈梦文化”独具特色，被列入宁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信众们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在寺中祈梦，渴望得到指引，使得这里充满了神秘而迷人的色彩。更值得一提的是，方广寺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承载着红色记忆——它是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活动地旧址，也是周宁县重要革命纪念地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宁是闽东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章村地处福安、宁德和周宁三县交界地带的深山密林之中，环境隐蔽且山间小路四通八达，适宜革命队伍集散，成为当地工农游击队和闽东红军独立师的活动据点，闽东红军独立师和地方游击队常集中于方广寺开展革命活动，让这座古寺在禅意之外，多了一份英雄气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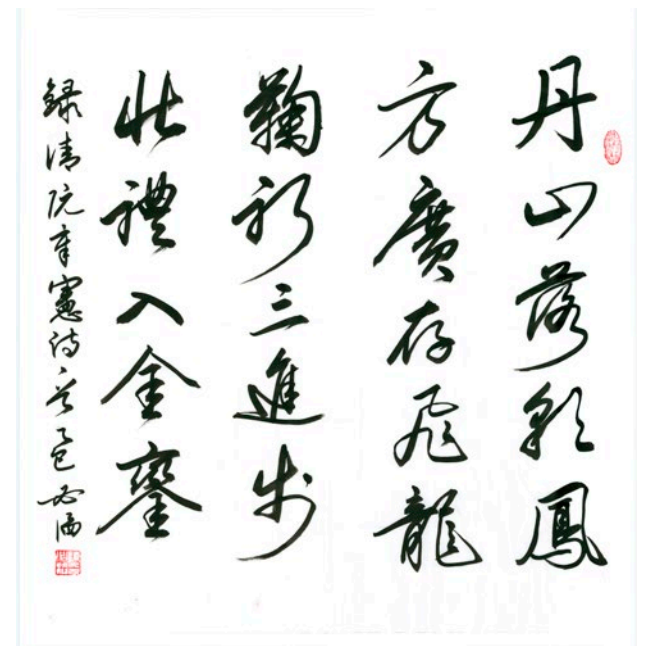
回到阮章宪的诗作，开篇“丹山落彩凤，方广存飞龙”，诗人运用了极为精妙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丹山”在传统文化中常象征着祥瑞之地，而“彩凤”更是吉祥、美好与高贵的象征，说丹山落彩凤，实则是在赞美方广寺所处之地是祥瑞汇聚之处。“飞龙”在华夏文化里，是神圣、强大与超凡力量的代表，“方广存飞龙”寓意着方广寺内藏有非凡的神圣力量或高僧大德，如同飞龙潜藏。这两句诗从侧面烘托出方广寺作为佛教圣地，充满了灵性与神秘色彩，它是超脱尘世的修行佳处，也是信众心灵的归宿，奠定了整首诗对寺院神圣庄严的赞美基调。

后两句“鞠躬三进步，壮礼入金銮”，则将镜

头转向了虔诚的信众。“鞠躬三进步”，生动地描绘出信众前往方广寺朝拜时的模样，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敬畏之心，每走三步便鞠躬一次，缓慢而庄重地前行，这一动作体现出他们对佛法的尊崇和对信仰的执着。“壮礼入金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庄重感，“金銮”原指帝王宫殿，这里将方广寺比作金銮殿，形象地表达出在信众心中，方广寺就像皇宫金銮殿一样庄严神圣，令人心生敬畏。他们以最隆重的礼仪走进寺院，仿佛在进行一场与神灵对话的神圣仪式，充分展现出佛教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人们对精神寄托的不懈追求。

阮章宪这首诗虽简短，却内涵丰富。在结构上，前两句描绘方广寺的非凡气质，后两句刻画信众的虔诚，二者相互映衬，完美地展现了方广寺作为佛教圣地的独特魅力和在信众心中的神圣地位。从艺术手法看，比喻、象征和类比的运用，使诗句充满了艺术感染力，让读者虽未亲临方广寺，却能透过文字感受到它的庄严、神秘与厚重。

这首诗不仅是对周宁方广寺的生动写照，更是对佛教文化、红色历史与信仰力量的深刻礼赞，让后世得以通过寥寥数语，领略到方广寺的千年风华与信众的拳拳之心。



闽刻本《传习录》寻迹

文 / 张山梁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历经多年的不懈努力，2025年1月7日，几乎同时收到宁波财经学院邹建锋副教授、湖北大学童飞博士发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疑是明嘉靖七年（1528年）聂豹、陈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的《传习录》电子版。经有关专家学者鉴定，认为此版本即为明嘉靖七年闽刻本的《传习录》。这是一部几近被世人遗忘的阳明学重要文献。

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是继正德十三年（1518年）薛侃在江西赣州初刻、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在浙江绍兴续刻之后，而在福建由聂豹、陈九川再予刊刻的《传习录》。尽管嘉靖七年的阳明先生征战两广，年底病卒于江西大余，但闽刻本《传习录》是阳明弟子于其在世时刊刻的第三部《传习录》。对于阳明学在福建这一朱子学重镇的传播，尤其是对于粤闽王门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标志性意义。著名阳明学者、恩师吴光研究员认为“发现、编校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有着重要意义，为阳明文献增加了新内容”。

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的刊刻者是聂豹、陈九川。聂豹（1487—1563年），字文蔚，号双江，世称双江先生。江西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初授华亭县知县。后历任巡按福建道监察御史，宁波、苏州、平阳府知府，累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顺天巡抚，又进兵部右、左侍郎，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卒赠少保，谥贞襄。先是嘉靖五年（1526年）夏，聂豹渡钱塘赴越而拜见阳明先生，服膺称赞，同时获赠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的《传习录》；别后致书问学，阳明先生复信而答，详见通行本《传习录》卷中《答聂文蔚书（一）》。

嘉靖七年，聂豹入闽巡按。无论是徐阶《聂公墓志铭》所载“建养正书院，刻《传习录》《二业合一论》，以示学者”；还是宋仪望《聂公行状》所言“既又建养正书院射圃于会城，重刻《传习录》《道一编》《二业合一论》《大学古本》以训迪诸生”；或是何乔远《闽书》所记“建养心书院，刻王文成《传习录》《二业合一论》以示学者”，无不表明聂豹在巡按福建期间，在福州重刻了《传习录》。

陈九川是聂豹在闽重刻《传习录》的重要参与者。陈九川（1494—1562年），字惟溶，又字惟浚，号竹亭，后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正德九年（1514年）中进士，观政礼部。正德十年，在南京拜阳明先生为师。嘉靖五年，因事被廷杖后谪戍福建镇海卫（今漳州市龙海区隆教乡镇海村），直到嘉靖八年得解戍还。在流放福建期间，正值同为阳明学信徒的聂豹巡按福建，得以共同切磋良知之学，共谋重刻《传习录》，“以广（阳明）先生之觉”。正如聂豹为陈九川撰写碑文所言重新在闽刊刻的事宜。

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分为上、下册，共六卷。上册有南大吉、徐爱的两篇序文，卷一“徐爱录”，卷二“陆澄录”；下册有卷三“薛侃录”，卷四《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卷五《答罗整庵少宰书》，卷六《答人论学书》。

相较于嘉靖三年南大吉绍兴刻本《传习录》而言，闽刻本《传习录》并不是足本，而是删减版。也就是聂豹在《重刻传习录序》文中所言“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主要是删除了徐爱的1篇后序文、“陆澄录”中的39个条目、“薛侃录”的11个条目，以及论学书中的《答徐成之书》《答

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等，同时对绍兴刻本《传习录》中的词句重加校正。

聂豹、陈九川对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传习录》“重加校正，删复纂要”的删减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陆澄录”的39个条目以及“论学书”中的两通《答陆原静书》。陆澄（1485—1563年），字原静、清伯，湖州归安人，阳明早年弟子。

《传习录》自徐爱发端，其次即为陆澄所记，总计80则，保存了其与同门徐爱、薛侃、孟源、马明衡、王嘉秀、冀元亨、唐诩等阳明先生在南京为官期间的讲学场景。正德十二年，陆澄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议“大礼”不合，罢归。后悔前议之非，诏复原官。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毕，明世宗翻阅陆澄之前所上之奏疏，恶其反复，“谪高州通判以去”，遂斥不用。或因陆澄为世宗皇帝所恶之故，故而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删减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传习录》所录的39个条目以及论学书中的两通《答陆原静书》，这也符合时局。二是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传习录》“论学书”中的两通《答徐成之书》。根据钱德洪在通行本《传习录》卷中所言“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福建是朱子学重地，聂豹、陈九川在闽重刻《传习录》，自然要顾及福建朱子学的学风，故而将《答徐成之书》即阳明先生阐述“朱陆之辩”的文章删减，符合福建的地缘学术传统。

今存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未见聂豹所撰的《重刻传习录序》。经对比，该传世刻本序言起始页码是“三”，而非通常之“一”，如此便可判定该传世刻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遗漏了2页的序言内容。又经对比，该传世刻本版式为每页20行，每行18字，每页360字，而聂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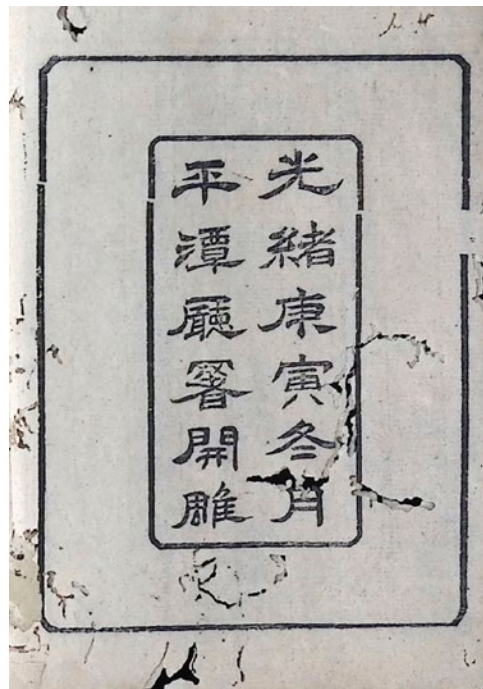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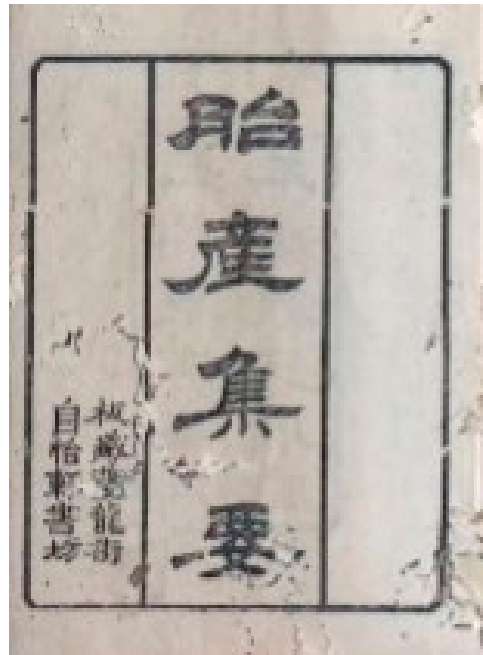
所作的《重刻传习录序》（收录于《聂豹集》），正文部分485字，恰好需要2页的版面。这正好对应传世刻本序言起始页码是“三”。

这一阳明学重要文献的发现，是福建阳明文化传承的载体，意义非凡。漳州有幸成为其编辑地，为海滨邹鲁、历史文化名城再添光彩。于是，我以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嘉靖七年闽刻本《传习录》为底本进行整理、点校，除明显错误之处进行修改外，基本保持刻本原貌，不妄改字，不轻易增减。初校完稿之后，考虑到该版本乃是对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的“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有必要与之进行勘校。是故，以藏于“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为勘校本，进行勘校，二者差异之处。该点校本有望得以出版。

长期以来，人们对阳明学在福建的传承、发展存有偏见，认为阳明学在闽地没有立足之地，其实不然。目前，笔者发现在福建刊刻的阳明学文献，除了上述的闽刻本《传习录》外，尚有以下四部：一是嘉靖三十年，阳明后学朱衡、沈宠在闽地履职期间，取《传习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手订付梓，在诸学宫弟子员中传播阳明学，嘉惠地方士人。二是隆庆五年（1571年），福建巡抚宋仪望，摘取诸先辈集中语关理学者刻之，在福建刊刻《阳明先生文萃》。三是隆庆六年，建宁知府邵廉翻刻《阳明先生文录》（明嘉靖三十二年宋仪望刻本）。四是明天启、崇祯年间，阳明后学施邦曜在漳州知府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并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明明学社铅印再版《阳明先生集要三种》，严复作序，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在福建地区如此大量刊刻阳明学文献，至少可以说明福建是阳明学文献的重要刊刻地；同时，阳明学文献在福建有着广阔的市场，换言之，有众多福建学子对阳明学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

追寻海坛古籍刻本：光绪本《胎产集要》

文 / 王 强



2015年，我带领采薇阁的编辑队伍，开始陆续整理出版《海坛文丛》。编辑工作头绪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到处找资料，我也一直留意收集平潭相关文献。有一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记录中发现了署平潭厅开雕的《胎产集要》，通过原书的牌记以及卷首的序言，我确定这是平潭的刻本古籍。《海坛文丛》几乎不涉及古籍文献，这当然是缺陷，但是无可奈何，因为资料实在太少了。看到这本《胎产集要》，我隐约地感觉到这是平潭地方文化史上的重要文本。我根据拍卖记录联系了买家，向他说明本书对我的重大意义。他倒是不十分吝惜，同意转让，但因为多年前拍的书，需要翻找一下，等了三个月，我才拿到原书。当时想做一套《平潭古籍文献丛刊》（影印版），最终还是资料太少，没有做成。2017年，我们举办了《海坛文丛》发布会，画上该项目的休止符。2018年随着古籍数字化浪潮的推进，采薇阁从北京搬到成都，计划编撰一系列涉及重大学术选题和区域文献的丛书。2020年，疫情蔓延，市场萎靡，企业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多次的调整搬家中，这本书竟然找不到了。因为忙碌各种事情，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

我自2001年去北京上学起，很少和家人在一起。2024年，父亲病故，母亲独居。所以我也想经常回福州看望母亲，于是和朋友们商议围绕平潭文化继续做一些工作。2025年初，与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达成合作协议，经过3个多月筹备，2025年4月29日，岚台历史古籍文献馆正式成立。重新回

到平潭文献的工作领域，像是故地重游，感觉很温暖。也是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失去这本《胎产集要》是多么重大的损失。于是我多方检索打探，想要重新得到它，折腾了很久，毫无进展。在书籍史上，有很多文献佚失造成重大损失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而复得、激动人心的例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俗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25年6月底，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一个熟悉的扉页，卖家并没有标注平潭厅刻书，不过我感觉就是。我将10多张商品图片认真看过，在最后一页发现了扉页背面的照片，印着平潭厅刻书的字样。卖家是江苏镇江的东东书屋，老板莫俊东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于是当晚我就和他联系，确认了情况。那时凌晨2点半，窗外凉风习习。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出去跑了一圈。

据莫老板说，这个书原来是一位老中医的藏书。本来两本一套，但是整理的时候分散了，他的手里只有上、中卷，下卷还在另一个书商那里。我当即要求他帮我问问，结果下卷不知道卖给谁了。失而复得，但不能完整地得到，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我说这个书对我非常重要，价格都不是问题，麻烦再请朋友认真找一下，但是最终还是无果。现在这本书躺在岚台历史古籍文献馆的展柜里，作为平潭历史文化的见证，这才是它该在的地方。虽然缺了下卷，不过标注“平潭厅开雕”的那页在书的上卷，能够完整地把这个历史信息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

对个人或者社会整体来说，生育繁衍无疑是一项重要职能。古代格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传统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中国的文化能保持长久的延续，和这些基础观念未尝没有深刻的联系。在传统中医领域，现存最早的“产科”文献是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在北宋时期，中医产科已经成为独立的科目。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与积累，传统中医保存了很

多宝贵的产科经验。《胎产集要》是流行于清代中晚期的中医产科文献。原书三卷，上卷为保胎宜忌以及验方，中卷为临产宜忌以及验方，下卷为产后宜忌以及验方。书末附“种子诀”“戒溺女说”等文献。因其实用性，《集要》在清代中后期广为流传。现在可见的版本有二十多种，多刊行于浙江、湖北、福建等地区。平潭厅刻本《胎产集要》以及其他平潭厅刻书，因为实物较为罕见，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等权威工具书，存世的清代平潭厅古籍只有《胎产集要》《平潭厅乡土志略》两部。《平潭厅乡土志略》，清宋廷模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铅印本。2019年，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任恢宗先生的整理本。《胎产集要》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留存的平潭厅古籍刻本实物，正有待发掘整理以及深入研究。

算上失去的那本，我一共见过两本平潭厅刻《胎产集要》。两本牌记相同，都署“光绪庚寅冬月平潭厅署开雕”。原书卷首为平潭同知钱稼秋序，落款光绪辛卯上元节，又下为正文。光绪庚寅为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辛卯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据此推测，原书刊刻于1890年年底。我所见的两本《集要》内容大致相同，而扉页左下一署：板藏鼓楼前陈文鸣刻坊，一署：板藏夔龙街自怡轩书坊。陈文鸣刻坊，是福州著名的印书坊，位于福州鼓楼附近。刊行过《鼠疫汇编》光绪辛丑年版、《验方别录四卷》《续验方别录四卷》《福建省会城市全图》等书。自怡轩书坊稍显隐晦，相关出版物较为罕见。根据字体风格推断，此两本当是出自同一批刻工。古代福州是雕版印刷的重镇，两种《胎产集要》都是从福州刻版刷印，推论是翻版。陈文鸣本的印刷质量比自怡轩本好，陈本无缺页，版面完整；自怡轩本有漏页，还有版面刷印不完整的情况。

平潭厅刻本《胎产集要》是平潭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我查阅了有关目录，该书版本的馆藏情况

大体如下：

1.《胎产集要》（三卷附幼科摘要一卷）（清）黄惕斋辑，清光绪十六年平潭厅署刻本。（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目录）

2.《胎产集要》（三卷附幼科摘要一卷）（清）黄惕斋辑，清光绪十六年平潭厅署刻本（南京苏州中医院）

3.《胎产集要方》三卷，（清）黄惕斋辑，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文鸣刻本（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此版本备注了陈文鸣刻本，应当也是平潭厅刻书。

平潭地理位置特殊，它是历代王朝海防的前哨，也时常沦为海寇的据点。清代以前，平潭没有独立的行政设置。康熙末年，平潭设海坛营，有千总督理巡防事宜。雍正八年，福清县丞移驻平潭。县丞是县令的佐贰官，其职能与县令相似。县丞移驻平潭之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平潭作为军事据点的意义，平潭兴文书院即兴建于雍正年间。嘉庆三年二月，设置平潭厅，平潭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建制。清代沿海厅的创立是清朝为了适应海洋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制度实践。作为地方基层的行政组织，“厅”产生于明、清之际，行政级别与传统的府、县处于同一地位。沿海诸厅的行政职能，最初仍然是军事防御。后来由于文职官员的加入，兴办学校、移风易俗等文教事业才逐渐受到重视。

光绪十三年，浙江山阴人钱稼秋出任平潭同知。其履任之初，即重修了兴文书院。在民国版的《平潭县志》中，还收录了钱氏为书院题写的楹联，以及“修明四教”匾跋。在任职的末期，钱氏刊行《胎产集要》，改善地方的医疗卫生状况。作为官方刊行的医学文献，《集要》除了普及医学知识，治病救人等实用目的，同时也有移风易俗等文化动机的意图。原书末尾附录“戒溺女说”“劝稳婆说”“延龄种子诀”等三篇。在各地刊行的《集

要》中，大概都附刊有类似的文献。在古代，溺女大概是普遍现象，最初或是出于经济原因，即所谓的“赔钱”，至于习以成俗，甚至官方禁谕而不能止。《平潭县志》“礼俗志”就提到古代平潭“溺女”的风俗，可见《集要》附录并非无的放矢。抚今追昔，我们庆幸生活在新时代，远离了古代的恶俗。对古代民生维艰的记忆，将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现在平潭已知的历史文献的最早刻本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黄履思刊刻《平潭县志》，光绪本《胎产集要》的发现将平潭刻书的时间上限提早到1890年，提前了32年，这对于深化我们的历史记忆，提升平潭的文化底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录：《胎产集要》序

吾浙称善治胎产者，莫过于越中钱氏，然其施治方药，秘为家传世宝，虽亲故不得观。余家隶越，又与同族，未尝一见，而余姚翁氏不知何以得其原本，又不于乡党间刊传，游歷三湘，始付剞劂，于是越无其书，而楚先有其书矣。迨翁兰畦观察仕闽，又广其传。余来闽得是书，详观始末，窃谓产科至宝，无过是也。惟书中所论及者，有常产而无异产，有良方而无奇方，胎产一症，霎时变化，设遇横生逆产，仓促无以应，亦是书之犹有缺憾也。余偶于湘南余协戎处见《胎产集要》上下编，其论安胎保产之法，概括殆尽，而又平易近人，病奇而治病一无所奇，然不奇即为至奇，所谓平淡神奇者此耶？得是书以佐钱氏胎产之书，安常履顺，以及变化不测之症，一开卷而心目了然，如法施治，靡不奏效。作是书者，其亦一片丹心，体天地好生之德也。敢不急付手民，以公诸世。是为序。

光绪辛卯上元节，蕙生钱稼秋书于平潭厅署之东轩。



池王爷池然的原型到底是谁？闽南王爷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名宦说，即以个别王爷身份，在小范围区域内出现。但有一个是例外，其分灵之多雄冠闽台，这就是同安（今翔安下同）马巷元威殿的池王爷。

据《池府开基祖庙元威殿》史料记载，池王爷降自明代，万历三年（1575年）武进士及第（文中举人，武中进士），南京人，姓池名然，字逢春，又名德诚。平生为人耿介，居官清正，常怀治国安民、济困扶危之志。近年来，我们遍查明代史料和南京以及福建各地池氏族谱，均无“池然”此人。可以肯定“池然”的姓名和生平均是人为杜撰的。也就是说池王爷这尊神是人为造就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信仰是中国人造神的依据，所有中国神祇都是活生生的先祖”。那么池王爷的传说又是根据哪位池氏先祖事迹编造的？经查明代闽南地区（厦门原属闽南泉州府）史料，距今400年前，厦门出现了一个“显赫”的“池氏

家族”，即池浴德家族。这个家族出场人物达20多位，有宦官、名士、文人、节妇，其中池浴德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广施仁义的善行在坊间广为传颂，其事迹与“池王爷”为民捐躯的传说有相似之处，且相关节点问题密切相连，多有巧合，给辨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据《池府开基祖庙元威殿》史料记载，相传池王爷，姓池名然，字逢春，又名德诚。池然的姓名与池浴德父子人名有许多巧合之处。

池王爷“池然”与池浴德父亲“池扬”（祖籍今宁德福安市），福安方言同音。在闽东福安方言中“扬”和“然”读音同为“yuan”。“池然”是否暗喻“池扬”？

池王爷池然字“逢春”，与池浴德父亲字“春台”，都有一个“春”字。枯木逢春，有死而复生的意思，显然是在纪念故人。

池王爷池然又名“德诚”，与池浴德的名都有一个“德”字。德诚，仁德诚实之意，是用来夸奖人的。

以上池然的姓名先隐含池浴德父亲池扬，后切入池浴德，正符合古代造神追溯祖德的习俗。

二

史料传说池王爷池然是明万历三年（1575年）“武进士”及第，南京人，时任漳州府道台，四品官。

历史上池浴德是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相差十年，一个整数。祖上是嘉禾屿永宁卫中左所的总旗，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入了军籍，池浴德是军人家庭出身的进士，是否在暗示“武进士”？

池浴德中进士后，曾经在南京供职，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四品官。池然和池浴德都是四品官，一个是南京人，一个在南京当官，多有巧合。

三

据《池府开基祖庙元威殿》史料记载，池王爷池然在调任漳州府道台时，赴任途中于马巷以东7公里处之小盈岭，路遇天使，池然得悉系奉玉帝旨意前往漳州播散瘟药裁减人口。池然心中忖度，自己上任伊始，漳民即将遭此灾殃，不如舍己之身代漳郡万千生灵，遂即设计智取瘟药自服。瞬间毒性发作，脸色变黑，化身于马巷。为嘉奖其舍生取义的高尚品德，玉旨敕封其为代天巡狩，全称是“玉旨敕封代天巡狩总巡王”，民间称“池府王爷”。

史载池浴德在16年的仕宦生涯中，勤政爱民，清廉公正，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名垂青史，留有“池半升”“无花果”“曳舟亭”等佳话，成为后世楷模。难能可贵的是池浴德41岁托母去世辞官在家，对乡里与地方的事务仍很关心。他闲居马巷37年，经常施舍乡里，自己出资买地建造义冢，收

埋无主尸骸。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秋，泉州地区以及整个闽南发生8级地震，引发严重饥荒，饿殍无数，瘟疫盛行。池浴德一面为民请命，呼吁开仓救灾，一面举家族之力组织赈灾，施药救济，日夜操劳，平息瘟疫，数万饥民受惠。自己身心疲惫，得了一场大病。老百姓有感于池浴德的恩德，为他建生祠，尊称其为“池府菩萨”。

传说中的池然因智取瘟药自服救民，被称“池府王爷”；现实中的池浴德因赈灾平息瘟疫，人称“池府菩萨”，两者何其相似！

四

据《池府开基祖庙元威殿》史料记载，同安马巷元威殿，俗称池王宫。明万历年间始建于马巷五谷市榕树下。明天启二年（1622年）迁建现址。

400年前，元威殿的所在地为同安马巷五甲街，是当地名门望族蔡姓的聚居地。在古代，非蔡姓人不能随意迁入祖居地，更何况是建外姓人的庙宇。

从以上姓名、生平和事迹等迹象分析表明，池王爷池然的原型可能是池浴德。如果此论成立，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池王宫能够迁入蔡氏祖居地。

史料记载，历史上同安池蔡两家都是名门望族，有姻亲关系，池浴德的女儿嫁给蔡家的蔡献臣。蔡献臣（1563—1641年），同安县翔凤里平林（今金门）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刑部主事。蔡献臣与池浴德的次子、厦门明代名士池显方是好友，对岳父池浴德当官为民、举家赈灾的善举无比敬仰。

由此推测，池王爷的元威殿与池蔡两家有密切的关系。池浴德是1616年过世的，在他过世后6年（即1622年），池王宫从五谷市榕树下迁往现址正名元威殿。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池王宫很可能就是池浴德的生祠。而蔡献臣为了纪念岳父，把池浴德生祠迁到蔡家祖居地，改其名为元威殿。元即

源头，威指威严。建殿造神者也许在暗示池王爷原型池浴德能立德树威，源自他父亲池扬教诲有方的功劳。史料记载，池浴德26岁考中进士出任县令。临行前，父亲书写对联为其送别：“世积俭勤，席祖荫，追思昔日；官期清白，戒儿曹，努力将来。”嘱咐其要牢记祖规家训，清廉为官，勤俭为民办事。池浴德跪地接联，携祖训传承和父亲嘱托踏上仕途。为此，造神者把元威殿上的池王爷取名池然，与池扬谐音，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池王爷原型的辨析中可以看出，造神的策划者，对池浴德家族的情况十分了解。在造神过程中，他们很好地掌握分寸，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在字里行间隐藏着池王爷与池浴德家族的关系。既不用真名实姓为池浴德歌功颂德，又在池王爷传说中注入了池浴德家族的诸多元素，可见造神者有避嫌的良苦用心。

池王爷文化的产生年代（1622年前后），正是明朝中后期。朝纲混乱，权幸用事，贪官污吏横行，加上倭寇侵扰，老百姓苦不堪言。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期盼有清官大老爷出现为他们请命。池浴德在朝时勤政惠民的事迹早在坊间流传，辞官居家37年又在乡里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老百姓看在眼里，传在嘴上，从为他建生祠开始，一个把他神化的活动在酝酿。于是池王爷的传说就应运而生。1616年池浴德过世后，随着元威殿的建成，就逐渐被神化为池王爷池然。

自从1622年池王爷元威殿建成之后，当地举凡疾疫灾患，前往祈求，非常灵验，膜拜池王爷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在农历六月十八日神诞前后，进香团此进彼出，香火鼎盛，热闹非凡。明末清初池王爷信仰已在闽南地区的厦门、泉州、漳州一带传播，有分炉数百个。

元威殿建成约40年后，池王爷文化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传入宝岛。据考证，池王爷信仰传入台湾始于郑成功长子郑经。1663年，清朝与荷兰

人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失陷，郑经军队便撤退到台湾。据平潭屿头岛民间《海底簿》一书记载，郑经从福建撤退时，众将身背池王爷神牌来台湾。康熙三年（1664年），退守台湾的郑经把政事委于陈永华并采纳陈的“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以陈永华为学院，“自此台人始知学”。池王宫兴建和池王爷信仰的传播应是此时开始的，至今已有300多年。现在，池王爷已成为台湾民间普遍信仰的神灵之一，信众遍布台湾本岛的台南、高雄、嘉义、台中、新化、苗栗、新竹等地，以及金门、马祖、澎湖等外岛。本岛多地建有“池王宫”，据不完全统计有分炉500多座。每年台湾各地都有信众组团回马巷元威殿祖庙进香，最多达近万名，促进了两岸对人缘、神缘的认同。马巷元威殿也成了两岸宗教文化交流最频繁、活动最大的民间场所之一。

17世纪末，清政府收管台湾后，池王爷的传说开始发生变化。在台湾的闽南话里，“池”“郑”谐音，“池王爷”闽南话音同“郑王爷”，在台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郑成功。台湾民间（包括迁居台湾的池氏后人）担心驻台的清政府官员把祭祀池王爷误为纪念“郑王爷”郑成功，就把传说中的池王爷由明朝的池然改为唐朝的池梦彪。因此，从闽南迁居台湾的热心民间信仰的人士，回到大陆时，就把台湾版的池王爷池梦彪的传说带回闽南，并在各地建庙祭祀。所以，泉州和漳州一带的池王爷也有名为池梦彪的。但经考证，闽南一代凡以池梦彪为名的池王爷庙，均建在清朝之后。而以池然为名的池王爷信仰，早在1622年就在民间传颂。可见池梦彪的传说应是从台湾出口转内销而来的。

经以上初步探讨，厦门翔安元威殿池王爷池然的原型应是池王爷文化开始传播时的同时代明朝厦门人池浴德。当地的老百姓有感于他的功德为他建生祠，死后建庙元威殿供奉并神化为池王爷池然，应属功烈神灵。



闽北民间歌谣拾遗

文 / 薛妤欣 邱沛瀚 林 琅

早在四千多年前，闽北人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闽北在战国时期为越王勾践的领地，秦时属闽中郡，西汉时鉴别闽越国，东汉末属建安郡，三国时是吴国的西南地区。入宋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和历代战争和数万迁民流入闽北，“三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风，隔条街巷不同话”就成了闽北一大特点，历代迁民和闽北人长期相处，语言上兼容并蓄，逐渐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闽北民间歌谣：山歌、小调、劳动号子、畲歌、儿歌、习俗歌、宗教歌、南词、北调等。

劳动歌。“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歌谣就是劳动歌。远古人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呼唤着有节奏的声音，这便是早期的劳动歌，这种古老的形式经过漫长的发展变化流传下来，就变成了各种形式的劳动歌。

劳动号子主要是从事重体力劳动时使用的，收集到的伐木工劳动号子，形式为一唱众和，如《驮树歌》，它指挥和协调肩扛木筒时的动作。这类号

子节奏感，韵律感十分强烈，领唱与合唱的交替和劳动动作的起止配合密切。另一类是叙述劳动过程和描绘劳动场景的号子，如当地人称为“锁歌”的山歌，多是在山林垄田里劳动或挑担行路，翻山越岭时唱的。这一类歌内容相当广泛，一般七言四句，押一、二、四句韵，有些出现长短变化，原因是歌词多是即兴创作，尽管曲调是固定的，歌者都能合理地处理好。

时政歌。目前，闽北民歌中古老的时政歌不多，大部分时政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193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了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率领下，挥戈入闽。在这一期间，闽北产生了大量红色歌谣，如《大布成立苏维埃》《挂起镰刀锤子旗》《红军来到我畲乡》等。这些红色歌谣的产生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了劳苦大众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如《三斤熟铁打马刀》《新打梭标两面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了不

起》一类歌，具有高度革命战斗精神，反映了人民武装的豪迈气概；“富屯溪水长又长，儿上前线莫念娘，英勇杀敌打头阵，为我工农谋解放”，更是闽北人民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对革命的衷心拥护，因为人民已认识到“穷根就是国民党，要想翻身闹暴动”。这些红色歌谣自始至终贯穿着鲜明的主题，歌颂革命歌颂党，是中国歌谣曲最闪光的部分。

仪式歌。这一类中相当部分是在男婚女嫁、新房落成等大事中家里唱的，如《出嫁歌》是畲族女儿出嫁前的哭别歌，通过哭别向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表达骨肉亲情和依恋之感。另外，还有一些节令歌，多数结构严谨完整、调式基本固定，如《龙灯歌》《新屋落成》《拜年歌》。

情歌。闽北情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有的是对纯洁爱情的歌颂，高度赞赏那种对爱情忠实坚贞的美德；有的是深刻而又生动地挖苦和讽刺那种对异性采取轻率和玩弄的不负责的态度，当然更多的是含蓄或直率地表达青年对幸福爱情的热烈追求，反映了劳动人民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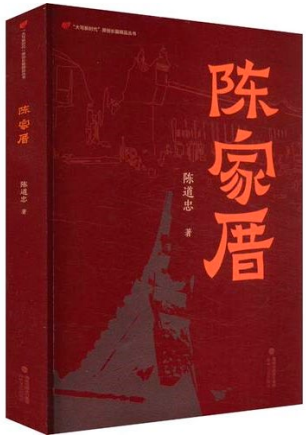
儿歌。闽北儿歌的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地方性特强。在分布上，普及面也特别宽。但是，多数是在乡镇所在地和居民多又相对集中的大村里流传。这与这些地区的儿童生活环境和家庭生活条件有关，他们比在大山窝里分散居住的儿童空闲，聚集嬉戏的时间较多，当地儿歌童谣又因口头性、方言性强、浅显好念而易学易记。

闽北儿歌的内容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催眠歌、摇篮曲，如《萤火虫》《逗儿歌》《猫儿楚楚》等，这类歌大部分是父母唱给儿童听或教儿童唱的；二是游戏歌和趣味性儿歌，如《唱红志霞》《月光光》，这类歌传唱广泛；三是事物歌，这类歌涉及面较广，除游戏之外的内容都可包括在内。这类儿歌和其他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一样，直接反映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在思想内容上主要表现底层社会

人群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活、民间节日生活和民间儿童生活场景，如《生个状元郎》《接新》《乌老鸦白老鸦》《开锁歌》《好嫂嫂》等。还有一些儿歌是叙述或描绘某件事物的形状和特点，以增加儿童的生活知识及各种技能的歌，如《青菜歌》《枫树》。这些儿歌大都充满劳动人民健康的思想感情，由于它们的不断启蒙和熏陶，儿童们从中得到了初级的生活教育和社会教育。

“砍柴不离刀，上山不离歌”，这句闽北俗语生动反映了山歌在闽北人民生活中的地位。2003年，顺昌县音乐教师盖建平收集整理了闽北地区的民间歌谣，并集结成册为《闽北民歌》，填补了闽北民间歌谣研究的空白。虽然该册子未正式出版，但其却以内部资料形式在闽北甚至海外地区广泛流传。如，南平市延平区巨口乡横坑村是当地著名的侨村，素有“闽北第一侨村”之称。该村拥有3200多名海外华侨，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并与拉美侨团建立了跨境合作。《闽北民歌》也随侨亲传播到海外，并随之产生了许多创新传承性的民间歌谣，如《驮树歌》《奔向光辉的二十一世纪》等。近年来，南平市政协还针对包括闽北民间歌谣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开展了一系列民主监督。如南平市民盟开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建议》（第2043007号）提案办理民主监督，有关建议得到市文旅局采纳，南平南词等项目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哈萨克斯坦世博会等；市文旅局还答复，下一步，将以保护传承为核心、以宣传弘扬为重点、以创新转化为抓手，深入挖掘阐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组织非遗项目参与“文化润疆”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闽北民歌这一飘荡在山水之间的艺术精灵定能创新性传承发展，为福建文化锦上添花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文 / 徐 可

塑造—— 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 ——略谈长篇小说《陈家厝》的人物

陈道忠的长篇小说《陈家厝》，书写了一个小山村的百年变迁史，真实反映了传统农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变迁的状况，鲜明突出了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题。作品围绕重修陈家厝这一中心，以朴实鲜活的语言，刻画了陈春旺、陈嘉树、林定军等人物群像，讲述了乌山村在时代大潮中起伏伏的故事，描绘了闽东农村的风土人情、民间风俗，仿佛一幅色彩斑斓、立体丰满的乡村风俗画、风情画。

《陈家厝》是一部以乡村建设何去何从为核心问题的小说，通过描绘陈家厝及其周边人物的历史变迁和命运流转，探讨了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作者陈道忠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细致入微的情节描写，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陈家厝》中人物众多，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各有特色，辨识度很高。尤其是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小说的中心人物陈春旺是乌山村老一辈的代表人物，作为修建陈家厝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他富有智慧，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通过四处

奔走，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让陈家厝得以重修。他还是红色历史的讲述者，正是在他的讲述下，乌山村的苦难史和革命史才重现在读者面前。

在乡村建设中，林定军作为一位基层干部，深知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他坚持重修陈家厝，弘扬传统文化，并认识到修建古厝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林定军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推动乡村的发展，他真心对待百姓，积极倡导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他在小说中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为乡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嘉树是另一个在乡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为陈家厝的翻建和陈果山公园的建设捐款，并计划创办乌山村教育基金会，为家乡谋划未来，为家乡子弟和父老乡亲办更多实事。陈嘉树与陈春旺、林定军一起，共同探索着乡村前行之路。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体现了对乡村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担当，也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活力与希望。

《陈家厝》塑造了很多人物形象，其中大多为农民，也有领导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在小说中，陈道忠避免了单一化标签化的刻板描写，而是通过细致入微地描写，将这些人物放置在具体情境中，展现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态度与处境。这些人物不是苍白肤浅的，而是血肉清晰的、立体丰满的、复杂多元的，他们的变化和发展与生活的日益深刻复杂相应而起。比如村民，他们既有着普通村民的狡黠、自私，又有着眼界有限、见识不足的自卑、怯懦。再如镇党委书记游世方，为了晋升职务，他逐个拜访县里的主要领导；可是当他在检查抗洪途中发现落水少年时，他丝毫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奋不顾身跳入激流救人，并差点丧生。自私与忘我就这样矛盾地集于一身，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正符合人性的复杂性。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多重情感的书写

——评郑泽鸿诗集《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

文 / 钱欣宇 任 毅

摘要：郑泽鸿的诗歌深情明亮，视野宏阔，《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里百余首诗，无论是倾泻在笔端的磅礴大雨，还是回望喻示人生来路的乡土记忆，抑或抵达指向多重意涵的当下生活，都闪耀着心灵和生活的多重折光。他采取辽远阔大的视角，诗集几乎包罗万象，立体地展现了这位青年诗人多样独特的诗歌风貌。

关键词：郑泽鸿；《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雨；生命力

“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多么有实感的一个标题，我仿佛看到雾蒙的天，淅沥或瓢泼的雨，浇在路面，融进土地，汇入海里。一个身影站在雨里，用他的笔穿过白天与黑夜。我闻到雨的味道，潮湿的、清新的，他会怎样描写雨呢？于是我打开诗集，走进诗人的世界里去。

《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是青年诗人郑泽鸿的诗歌精选集，列入“第39届青春诗会诗丛”，书中收录了诗人近年来的诗歌129首，立体展现了这位青年诗人的诗歌面貌。这些诗歌深情明亮，视野宏阔，元气淋漓，情怀高迈。无论是倾泻在笔端的磅礴大雨，还是回望喻示人生来路的乡土记忆，抑



或抵达指向多重意涵的当下生活，都闪耀着心灵和生活的多重折光。字里行间深婉暖意、拂去蒙尘，让我们更加珍爱百感交集的生活^①。

大雨滂沱在笔端的倾泻

闽南的雨是独特的，诗人郑泽鸿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多年，闽南的雨陪伴了他多年，诗人的身上沾染了磅礴的雨的气质。在福建这片海边的土地上，诗人热切地呼喊“雨是海的文身”，这独特的雨的深情让他的诗意倾泻，郑泽鸿的诗中多次出现雨的身影，这雨伴随着他的欢喜，他的愁思，他对青春时代的记忆，还有奋斗路上的艰辛。在诗人的

① 福建文学院：郑泽鸿诗集《当我再次写到大雨滂沱》分享会举办，福建文艺网 www.fjwyw.com/2024-09-24

笔下，雨成为一种意境。《在金湖一号船尾读雨》就写出了美丽悠远的雨中情思：“在大金湖的开阔处 / 我们遭遇大雨……他驱赶游轮 / 劈开湖心密密麻麻的针脚 / 一帘珠幕，悄然遮住水上丹霞 / 酒醉般涨红的脸。”突然袭击的大雨并没有影响诗人的心情，反而使他诗意倾泻，船尾卷起的浪花、驱赶游轮的舵手、乌云与电闪雷鸣，此刻都成为诗的养料，随着船的行进荡开波纹。在雨中，诗人也分享一部分小儿的童趣，《接雨》中这样写道：“在菜市场买鱼 / 儿子伸出手接雨 / 像在接受滂沱的音节 / 多么欢欣 / 微笑的脸上溢出童真 / 我们只关心鱼鳃是否鲜红 / 过问大海的价格 / 在烟火中奔波 / 唯有他独享纯粹的时刻 / 就像这世界只有他 / 和上帝玩着好玩的游戏 / 那一滴滴冰凉的 / 淅淅沥沥的 / 欢乐啊。”小孩子的世界总是纯粹美好的，他不用为生活奔波，也不用过问市场的价格，或许雨本应是这样的纯真。而这一刻，在雨中，诗人也透过小儿看到了那短暂的欢乐的影子。雨似乎总陪伴着诗人，在他需要灵感去创作的时候，在他孤独地创作着的时候，雨是《留在白衬衫的断章》里安静守候的朋友：“橘黄灯下，二十二中门口 / 蹲在柏油路 / 借手机屏幕的微光 / 敲击瞬间的灵感……”雨还是《雨夜》中诗人灵感的爆发剂：“海浪一遍遍磨蚀天空 / 让轰然降落的磅礴大雨 / 打湿内心的焦灼 / 他在白纸上写下一句诗 / 雨就拍得更加猛烈 /…… / 是的，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笔 / 溢出了清凉的雨滴 / 浸透霞浦的永夜。”雨，是诗人亲切的挚友，陪伴着诗人许多个日夜，灵感枯竭时，雨或许也能激发一点诗情，《灵感消亡史》中诗人深情呼唤着雨的延续，跃然纸上的是像朋友一般的雨、如影随形的雨，风声，雨声，人生的点滴，都充满了诗意的抒情^②。

对生命的热情讴歌

当诗人的目光投射到日常的生活中，他便发现了隐藏在平凡生活中的无限诗意。诗人是那样热爱生活，那样诗意地去描写美好的一切。面对生活，诗人郑泽鸿毫不吝啬他飞扬的赞歌，在《凤凰独舞》中，他赞叹着鲜活热情的生命。老者在剧院门口独自舞蹈，而诗人安排了忠实的观众：大巴和汽车，它们沉默，而她的热情充斥着这份沉默，也闯入了诗人的内心，这样的热情洋溢着生的力量，这份生命的热忱使得浮躁的人间也有了一片静谧的绿荫。《声声慢》呼吁着平凡的幸福：“你有多久没伫立窗口 / 看黄叶飘落 / 像闯祸的孩子，逃向山野的怀抱 / 你有多久没凝视 / 当晚空飞来鹰云 / 是否那倩影，融进了蔚蓝心胸 /……”诗人感受着时光如梭的飞逝，感叹生活的快节奏，在巨变的时代，或许慢下来，能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的本真，去看黄叶如何飘落、云朵如何飞翔，去留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思，与生命共舞。同样的情感还见于《当你被这样的清晨戳疼》：“并不是这样的清晨不存在 / 只是你已经很少早起 /…… / 这是汪洋恣肆的生命之歌 / 那尖利呼啸的热力 / 如一万只蜂针 / 猛地扎进麻木的心。”少有的早起让诗人遇见了与平时不一样的清晨，虫鸣、鸟鸣，刺激着诗人的神经，一股蓬勃的生命的热浪冲击着被平淡生活磨平的躁动的心。这诗意的目光还留意着书里的世界，《永别了，安德烈》：“安德烈公爵死了 /…… / 这一刻 / 托尔斯泰把我包含期望的心 / 写死了。”感受着安德烈在书中的“无言”，诗人充沛的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挥发，一个多情的诗人浮现在纸上，无论何时，他唱着生命的赞歌。诗人总能发掘生命中一时一瞬的无限美好，《吞夏》《绽放》《暗香》《瑞芳

鱼卷》《夜钓》《雨中舞》等等，都是从日常的生活里生发出的无限诗意，诗人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灌注在笔尖，通过他的诗传达的，是向上的、喷涌的生命力。

这份对于生命的热爱跟随着诗人的脚步散布在每一个他经过的地方，他在诗集里记录了他旅行的足迹与沿途的诗情画意，《玉龙雪山》里他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沉醉于雪白的山巅：“玉龙潜在神山已千年 / 吐出雨雾蒙蒙 /……”诗人在《馥馨楼的仰望》里与古老典雅的馥馨楼深情对望：“龟裂的墙体 / 扶着我走 / 馥馨楼，今夜我要醉倒在你的酒仓 /…… / 快去招呼振成、承启、永隆昌来喝酒吧 / 无论它们现在多么辉煌 / 那都不及你的目光 / 深邃苍凉。”

在诗集中郑泽鸿多次写到旅行路上的诗情画意，比如《艾溪湖的黄昏》《乌镇遇雪》《西湖颂》《过赣湘边境》。诗人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倾注在脚下，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野，目光所及皆是美丽，每到一处，就是与那时那地的灵魂共振，他感受着笔下风光脉搏的跳动，在他的笔下，所有的景与物仿佛拥有了生命与呼吸。他用他的脚步丈量路途和远方，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他心中的畅想，美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厚重，化作诗人源源不断的灵感在笔端飞扬。

精神的原乡，不竭的动力

乡村，是诗人灵魂的栖息地。郑泽鸿的诗作中饱含着对故乡的深切的怀念，如《炊烟》一首：“沿着炊烟一直跑，一直跑 / 几声雄鸡的啼鸣 / 绊住我飞奔在 / 沙土中的顽皮足茧 / 呵，自由自在的乡村王国 / 白蝴蝶停在肩头，小伙伴正躲 / 草垛捉迷藏……”那么美丽的场景，原来只在梦里重现，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儿时的嬉戏，是诗人对于童年和乡村无限的眷恋，同样的惆怅更见于《苏塘村本纪》，回望过去，故乡是“我从小村的泥泞中走

来 / 沾满了一身土灰 / 雨的啼哭充满了湖泊的慰安 / 那是因七岁的手触摸湖底 / 和一群鱼的追逐”。为了生存，诗人不得不离开乡村，在行囊里悄悄地装起乡愁，一路前行：“命有孤舟 / 不被驯服的艄公 / 注定背井离乡 / 远离扑着萤火的土地 / 我仿佛正跳进河里捉鱼 / 却突然伸出壮硕的手臂”。这是无尽的怅惘，诗人反复吟咏着“回不去了”，让人想起鲁迅的《故乡》，回不去的不是现实存在着的物质的故乡，是关于那里的一切，是“触不可及，祖母的叮咛 / 我绕着旧厝的础柱 / 听她搓草绳的呼哧声 / 夜夜呼应着远处的大海”，是摸进湖底与鱼嬉戏的七岁的手，是“年少的我”站在棚顶对光阴的丈量。整本诗集中，这样暗自神伤的诗句比比皆是，在《余甘》中，“每当夜深人静 / 想到它们在儿时归来的山坡 / 等待我和伙伴们采摘，填满 / 一件件嵌满补丁的衣兜 / 那股童年馨香，分泌出的 / 放声欢笑 / 便久久凝进 / 不能自己的婆娑泪光”。是对伴随诗人童年时代的遍植山野的淡绿色小圆果亲切的怀念，是那份再也回不去的余甘，而诗人在夜深人静时缅怀心中的故土。《湖泊之吻》中，诗人给予儿时陪伴的湖水以亲切的怀念：“7岁就在湖里游弋 / 和十几个小伙伴嬉戏 / 钻入深底，泥泞中触摸……整整分离了二十年 / 再也没有彼此的亲吻 / 却怀念那清澈水滴。”

故乡的存在，是诗人一直往前的动力。他在《苏塘村本纪》中呼唤着精神的故乡：“这一生应有这样的夜晚 / 听门前的流水声 / 彻夜洗去痛楚和不安 / 这流水来自乌石 / 一个拯救饥饿的地名 // 我不应抛弃这里 / 一辈子的母血和脐带—— / 我梦中的原乡！ / 无论身在何处漂泊何方 / 都是‘苏塘’两个字唤起了 / 重生的力量。”诗人从未抛弃他的乡村，也没有在缅怀中沉沦，故乡的一切，儿时的经历，给予了诗人许多无形的力量去前行，当他想起那梦中的村庄，便会获得灵魂片刻的栖息。在《回故乡》里，那“巍峨的远山 / 雄伟地矗立 / 刺

^② 任毅：《郑泽鸿：80后诗坛的一颗新星》，《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12期。

穿了四野的荒芜和寂寥 / 像布达拉宫般 / 在我枯萎的心房 / 轰开柔光万丈”。诗人守着他精神的那片净土，他的情感来自厚重的乡村，这类作品呈现了他细腻赤诚的游子深情。

柔软的眼光映照心灵的角落

诗人的内心是敏感细腻的，郑泽鸿的柔软处集中体现在他对亲情的书写中，《母亲》道：“深夜听见母亲的咳嗽 / 如丙申年的鞭炮烟火 / 交替蔓延 / 母亲的腰痛关节炎又犯了 / 大好的春节 / 她还是忙忙忙 / 像埋头犁田的耕牛 / 播种春夏，收获秋冬 / 不像苦难低头—— / 她只是轻咬头巾，取一片白云 / 妆抹岁月风霜 // 母亲渐渐衰老 / 我多想擦去她脸上的皱纹 / 连同她忍痛不语的眼神”。母亲的咳嗽与新年热闹的鞭炮声一起穿透黑夜，让诗人想起母亲劳作的日常，诗歌感念着母亲拖着病体却还是不停操劳的绵绵恩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动容。这种苦难与感恩在交替蔓延的烟火与如耕牛般忙碌不语的母亲的对比下，显得更加忧郁深沉，增强了抒情的立体感。在《骑一条河去看你》中，书写着诗人对外婆深深的怀念：“我想骑一条河去看你 / 当风突然吹起，告诉我秋天 / 已爬上窗台 / 还有门前炮仗花 / 依然安抚梳妆台 / 缠绕那把头梳 / 吞噬旧年的黑色齿痕 / …… / 外婆，我想骑一条河去看 / 你满面皱纹漾出的曦光 / 就像在后郭村口 / 你一遍遍大声唤我的乳名 / 喊我回家吃饭”。诗歌体现出极强的画面感，梳妆台如故，而斯人已不在，“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物是人非之感使整个意境显得无比苍凉，幼年的回忆跨越时光的界限，轻柔而又沉重地拨动着诗人的心弦。这柔软的对亲情的书写还有《儿子，我想对你说》里温暖的对晚辈的叮咛：“…… / 无论岁月如何流逝 / 黄土怎样深埋枯骨 / 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欢笑 / 永远都不会落幕”。声声情真意切，诗人对儿子深沉的爱溢于言表，一个父亲不沉默的爱意充盈

在字里行间，感染着每一位读者。

敏感细腻的诗人也将目光投射到自身，一首《县前直街36号》，诗人深情回忆着他的学生时代：“荷花池畔，是谁在弹唱 / 十七岁的迷惘 / …… / 再让我独自走在寒星注视下的钻石广场 / 再让我为你们弹奏心爱的破吉他 / ……”诗人感叹着韶华易逝，在对母校的赞美与对师友深切的怀念中进行着不朽的青春，这是从灵魂发出的震颤，是每一个关于学生时代的角落里留存青春画面。

这样柔软和细腻的诗人眼光更体现在其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悲悯，《惠安女》读来令人伤怀：“在惠安世纪大道 / 遇几名女工，坐草地吃盒饭 / 我的泪水喇地流下来—— / 她们可能是 / 我的奶奶、外婆、母亲、阿姨、堂姐…… / 风中，我把车载音响越放越大 / 越放越大 / 试图把她们的笑声掩盖 / 直到，草地的身影越缩越小 / 越缩越小 / 止住车内的滂沱大雨”。可以说，诗人具有人道主义的关怀意识，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独特的敏感处：来自心底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弱小者的同情，诗人看到辛苦的女工，想到的是“我的奶奶、外婆、母亲、阿姨、堂姐……”。这种由此及彼、由他及我似的关照，更容易引起人的共情，作诗不仅要有眼前的苟且，也要心向远方，恰好，诗人郑泽鸿完美地将它们结合到了一起。

对郑泽鸿来说，由一首首诗作凝聚而成的诗集，就是他独有的精神世界。诗集几乎包罗万象，诗人的情感是多重的，街道、音乐、雨点，书本里面，到处都闪耀着他诗的曙光。诗集最终呈现的，是“骨骼中的闪电”般的精神气概，是像《霞浦，我要霸占你的夜》中所陈述的“使劲跳入诗行”的不屈，是永远向上走的勇气，是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里翩翩起舞。诗人在热烈的书写中，彰显对生命的无限热爱。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文艺家风采

民盟盟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中国检察官文联书画协会理事

福建省画院特聘画家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艺委会委员

福建省政协书画院特聘画师

福建检察文联书画协会副会长

福建省民盟书画学会常务理事



◎ 陈 伟



1	2
3	
4	

1. 乌山揽胜
2. 灵源深处
3. 福山福水福绵长
4. 榕荫福地